

泰西民法誌



泰西民法志

HISTORY OF SOCIALISM

BY

THOMAS KIRKUP

TRANSLATED BY

I. K. HU.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
1912.

泰西民法志序

子墨子曰天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侮賤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嘻何其言之靈然有餘恫也顧或者曰以我處人羣猶水點之在空氣耳以國視地毬猶沙顆之在石層耳彼此相角乃有抵力強弱相形乃見能力噫執是說也知有物競焉耳烏覩所謂兼愛尙同之情哉英學士李提摩太先生胸期曠邁有志於天下之大同日者取甘格士先生所著之泰西民法志授余曰試譯之余讀未卒卷釐然有當於心因溯民法之發原實當西歷十九期之初葉而將大盛於二十期中舉凡汽船火車電線之所通阿屯姆力之所積莫非此義之所彌綸而布濩嗚呼何其侈也且今日者機牙微發性道猶晦又非此無以矯末學之弊爰諦參全書迺譯華文質諸當世或言墨學者不棄而教之歟

宣統庚戌仲秋元和胡貽穀謹識





凡例

一西學之界說曰民聚而有部勒所嚮者曰民會民會者有法之羣也是書詳於民生治道而歸本一法字

一是書體例重在紀載而議論事實兼採並收凡爲治民法學者導先路也

一纂錄一事必繫以年月月不詳者但繫以年史例然也

按此書皆記十九期中之事實凡紀年如一千八百字樣多從刪節

以避繁複二十八期事則加九百字樣

一古人立言行事有關於民法者詳載於篇其生平出處間亦傳其崖略爲知人論世之一助

一述古證今折衷要理學者運以慧識當見一理貫徹始終至派別家異則各有專書本書從略

一 記事非難述義維難本書避易就難於末二篇尤注意焉

一 全書意在振新民俗以一千九百七年列國聯會爲通郵而以通功營業會爲歸宿

一 是書爲英國甘格士先生原著分上下二卷都十六篇譯者就文敷陳不參臆說間有刪汰則以專論西事與華人渺不相關也

泰西民法志目錄

卷上

- 一 民法總綱
- 二 法國民法肇基
- 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民法
- 四 英國曩時民法
- 五 日耳曼民法學家賴薩勒
- 六 駱勃德司
- 七 馬格司
- 八 萬國聯會
- 九 日耳曼民會共和
- 十 掃除政府

卷下

- 十一 民法正解
十二 民法與天演比例
十三 近世民法進行
十四 民法趨重之勢
十五 民法近狀
十六 結論

原 譯 刪 印
箸 文 訂 售

英國甘格士
元和胡貽穀
上海蔡爾康
上海廣學會

泰西民法志上

篇一 民法總綱

泰西民法之學。胚胎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亦越於今。積書充棟。吾黨澄觀博覽。知其理猶有未盡圓足之處。然種子繁布。幾於風靡五州。且國之以文明稱者。勞人程度較高。更奉此說以鼓吹後進。於是一唱百和。迭起環興。甚至謂是學也。不僅左袒勞人。實爲徧地毯人之保障。似此範圍之廣。譬諸朝潮夕汐。孰能壅之使不流哉。

上 志 法 民 西 泰
岷之蚩蚩。恆不免蹈常習故。忽焉而肇興民法。必有大不得已者存。弭禍無形。其道安在。給求養欲。時哉。時哉。

一
篤生名流。昌言民法。前後踵接。心本無他也。惟以持論過激。致釀禍階。馴至毀冕裂冠。殺人盈野。其於民法之本旨。有毫釐千里之差。事之可悲。孰甚於此。吾黨悉心研究。視險象爲民間之劇疾。亟宜對證給藥。抉去病根。總總焉圖治其。

二
標。非。醫。之。良。者。也。

研究民法有二要焉。一曰愛心。一曰公心。

曷言乎愛心也。民法之興也。爲勞備道。艱難爲貧婦。訴困苦爲弱國。或孱族。鳴冤枉質言之。特援救。救。救。無告之民耳。似此性天。悱惻重以心地。光明筆之於書。有不動人憐憫耶。

篇

一

曷言乎公心也。凡人猝遇新理。倘使漫不加察。安能相悅。以解何況。民法之往事。未必絕無罅漏。其新說又不免流於矯激。拘墟之子。屏斥不遺。餘力亦固其所。然使置身廣座。暢聆偉人之名論。未有不怦然動者。無他。公道自在人心也。特此義之發揮。要須俟諸異時。始克含宏光大耳。

具英銳之識者。灼知民法隨俗尙爲轉移。由駁雜而漸臻純美。故其過去之史冊。班班可考。現在之事跡。亦頗有線索可尋。然未來之勢力。有未易以臆見測者。要之進行之遲速。與其結果之優劣。亦惟視現在人羣對待之情狀。或可約

略決之耳。

醉心民法者。憑空結撰。固屬無當。反抗民法者。晦盲否塞。昧真理而戕天機。其謬尤甚。吾黨於此大事。惟當屏除客氣。掃蕩偏見。秉公心以行。愛心庶幾與世周旋。履道坦坦矣。

民法之名。何自昉乎。昉於三十三年。三年一後千八百八十之保貧黨。甫越二年。突

有揭黥以示於衆者。名曰萬國萬民會。英人鄂溫。蒿日時艱。力主保民。實充領袖。會中人於民法二字。反覆討論。遂爲習見之典。自時厥後。法國民法學家雷排德。著近代新民一書。詳述沈西門及傅理雅及鄂溫諸人之新說。而引申其意義。此名益以暢行。蓋自英人創始。號召以來。風行於歐羅巴。全州成爲十九期學子。至堅極卓之名。且蘊絕大之力矣。

英國民法之學。必推鄂溫爲導師。法國則沈西門。傅理雅實倡之。後之宗其說者。縱有奇想。亦不乏新理。且標揭名義。又多歧出。然按之時局。揆之輿情。實一

成而不可變。故凡爲窮黎造福而干涉私人之財產爲公衆紓禍而限制物力之偏勝或籌更新以改舊或議除舊以布新總謂之曰民法而其實皆與今世所謂自由爭競之制顯爲敵國嗚呼不其難乎夫自十八期末葉以來獨夫逞志之禍日熾小民不堪逼勒往往激而反噬羣以民法爲名就事實言似有未能脗合者然名義以習慣而定此後民間之習慣度必無異於昔人也則雖曰其名確定焉可也

循名以核實理財學家所有事也然試取德法二國學子之說而覆按之持論往往有異同德國理財學家羅司專之說曰銳意爲民間謀幸福勢力殆未免過情海爾德之說曰制一人之情欲以徇衆人之意向是爲民法樂內脫釋之曰民法也者以國人貧富之不均政府從而裒益之且必有持久不匱之遠圖非如拯溺救焚偶焉調劑已也按此說似最切合法國理財學家賴來孚則曰民法學之第一義在促進民俗於平等第二義則爲改訂法律與政權之輔助

史幾爾繹之曰。審鄉理財學。

綜是數說。足見民法二字。實人心同具之至理。然或遺神取貌。或得魚忘筌。其於民法之真詮。究未能切中肯綮也。而羅師專且以民法爲過情之舉。尤乖本義。蓋自生民之朔。憑恃其衆且彊。以侵侮乎寡而弱者。何國蔑有。甚至峻刑苛法。毒害蒼生。莽莽塵寰。尙有公理哉。

泰西民法志上

民法也者。民之法也。論者不察。視爲國政之附庸。甚矣其誤也。夫民法之名。之得以卓然屹立者。由於私人之不憚艱苦。幾經集議。庶幾有得當之一時。故自始創。以至於今。不分種。不分國。不分教。祇知聯合萬國之工黨。傾覆。憑權。藉勢。之政府。蓋最有魄力之馬格司。實倡之。民間多靡然從之矣。

五

雖然。工黨中人。非盡有勇無義。爲亂爲盜之比也。嘗聞人言。民法爲最新之革命。虛無黨。卽其流亞。則更謬矣。民法以克自樹立爲主。初不以人之摧敗爲榮。然而建大功。成大事。類多經困苦艱難之奇境。苟非抉籬籬而破城府。斷不能。

平。棧。道。而。履。康。莊。試。證。諸。古。教。宗。之。改。正。也。新。舊。互。持。不。下。積。尸。一。千。數。百。萬。
 具。交。戰。一。百。五。十。餘。年。新。教。始。告。成。功。至。於。今。弗。替。奴。約。之。開。放。也。南。北。兵。連。
 禍。結。南。人。負。固。不。服。北。人。百。折。不。撓。至。於。殺。人。盈。城。血。流。漂。杵。黑。奴。始。克。自。主。
 公。理。於。以。大。明。更。泛。觀。歐。州。國。史。凡。屬。君。主。之。國。民。氣。鬱。而。不。伸。必。俟。豪。傑。迭。
 興。出。九。死。不。顧。一。生。之。計。始。克。脫。專。制。而。行。憲。政。今。之。食。其。利。者。又。誰。得。而。譏。
 其。不。軌。於。正。耶。且。卽。就。革。命。言。以。堅。勁。之。心。矢。猛。進。之。志。萬。不。得。已。委。頭。顱。於。
 草。莽。等。性。命。於。鴻。毛。馴。至。毀。冕。裂。冠。絕。綱。解。紐。府。怨。稔。惡。無。可。諱。言。然。而。探。本。
 窮。源。非。憑。藉。威。力。之。當。軸。諸。公。苦。摧。而。重。抑。之。俾。之。鋌。而。走。險。耶。
 一
 更。進。而。究。民。法。之。實。非。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耶。既。隨。時。勢。爲。轉。移。又。依。
 人。心。而。更。改。始。也。莫。知。其。是。終。焉。不。悟。其。非。尋。常。局。外。之。品。評。固。未。識。廬。山。真。
 面。然。匯。參。各。種。見。解。恆。覺。有。一。線。真。理。貫。徹。其。閒。理。何。在。蓋。晶。瑩。不。滓。粹。然。理。
 財。實。學。而。已。

是故民法之所縣的以求者求俾食力之徒同受教育之栽培均沾天產之利。益無一人抱向隅之戚熙熙然同登春臺也。乃返觀數百年來民衆之勢運但覺富者益富貧者終歲勤動僅得薄薪微俸苟延喘息絕不得掌財產之權爲之主者且奴視而禽畜之民法學家良不忍也。謂夫龍斷之惡習不除大乖相生相養之道禍機所伏一發難收何況槁項黃馘之夫坐困於曠飢忍凍黃榜紫標之室從事於恆舞酣歌甘苦僭馳怨咨交作窮民以謀食故苟且敷衍已耳孰肯竭其智巧迅赴事機失今不圖循是不變良工絕跡美材委地第爲輸財營業之人計其無所利也明矣。至於人入窳鄉老弱轉於溝壑少壯流爲寇盜其不利於公衆尤可怵目。於是民法學家有財產必歸公衆宰理之議庶幾勞逸均而安危共無畸重畸輕之弊斯無出爾反爾之禍矣。

民法持平之道舉凡工藝各廠不分主客權則公操利則均分各家學說千手雷同然於率行之正鵠或議設政府以總大成或議設分局以理庶事或謂宜

操何術以資聯絡。或謂宜本何道以垂永久。各執偏見。莫衷一是。至論利益均分之法。亦多不盡從同。如沈西門一派。則提倡按工給值之聯合會。傅理雅一派。則主張營業贏餘。先提十成中之若干成。俾任事者略沾其澤。乃析其餘爲十二成。傭力者得五成。輸資者得四成。運籌者得三成。又如四十八年巴蘭格倡議。公司營業人所得酬金。以彼絜此。無少岐視。德國共和黨宣言條規。則營業所獲之利。當按羣傭之所需用。養其欲而給其求。惟羣傭當樂事勸功。毋或隕然坐廢。

若就哲學教宗二家之說。以參民法。論者亦各表意見。或謂史冊所書之民法。憑虛想象。特理學之變相耳。今世之所風行。則竟造乎其極。實爲物理學革命之動機。反其說者。則徑指爲基督教博愛之支派。二說並列。各有其是要之。民法學之倫理。雖非適合乎基督教法。然殊塗同歸。不能離而二之也。

民法之根據在理財。誠哉其無疑也。故將合勞力家與輸資家爲一爐之冶。俾

之各棄其舊習重訂分利之新章此舉若成豈惟一切生計之頓改常度哉朝有政治家有倫理工有巧藝士有美術胥將蒙其利賴而受其陶鎔革故鼎新光燄萬丈蓋自古遞嬗而至中世自中世胚胎而成今世舉凡豐功偉業罕有足以比方者請得而言其概

一曰民法改易國政純屬共和也曩者鄂溫及沈西門提倡新機迹頗涉於專斷今則以理財原理補益共和故主張改革之端苟忽置理財之本原而泛議國政之權利縱或亦有所得微末烏足恃哉

二曰民法原本忠恕相爲始終也羸弱之無以自存也若家奴若田隸若肆傭強有力者日肆侵陵不啻殺人之利器民法既定資雄力厚之子胥有卵翼同類之天職不以人種國境教宗分畛域此其理想之明晦與夫實踐之能否姑勿深論第觀史冊往事仁人矢兼愛之宏願竭力爲民請命至捐其身家爵祿而不悔固彰彰耳目間也

三曰。工藝之美。由於人力之勤也。夫人之望藝事之進而益上者。情也。民法不立。民智不開。一旦脫地獄而登春臺。不但執業者薰德善良。雖勞不怨已也。傭力免束縛之苦。受值以工之良。楷爲衡。無所謂忿爭。亦無所謂抑勒。有誠而無僞。有公而無私。其孰甘安於蠢愚製物。仍多竄敗哉。

四曰。民法行而富室之自由。有增無減也。疇昔之日。能濬發才智。享用優美者。惟得天獨厚之寥寥數輩耳。民法大行。爭端悉泯。人盡得乘機戮力。以求多福。而富室之位置。益以鞏固。誠哉其相成而不相害也。

新民之大概。略述如上。請更言其意趣。

一曰。今世盛稱之營業。專重通力合作。力戒離羣索居也。夫公司經理之法。程一如私家之財產。苟能獲利輸財。施力者各享受其所應得。與外人絕不相干。於是好爲高論者。競謂世間營業之本利。皆當循此軌度。民法始有圓滿之機。然主持中和者。則謂宜先取淺易。諸階級準情酌理。而行之綱要。既舉。

次及條目。庶民法之在天下。真有暢茂條達之一時也。

二曰。十九期以來民法。僅人羣遞演之理想。然究有見諸行事之實力也。著名民法學家之空譚。殆爲將來民衆發榮滋長之預兆。故民法爲公司之勍敵。猶之公司之改革。殖產與夫殖產之改革。畜奴也。其在今日。則達識之民法學家。多自謂吾輩恆不免有所騷動。亟宜啓淪智識。徐待夫世運之嬗蛻。大局盡歸掌握。芸芸億兆共樂裁成。始克造乎其極也。故民法之明效大驗。尙須期諸將來。今則百里猶賒九十焉。然其義理則閔中。彌外。感人最速。宜德國理財名家均極注意。而其國之憲法亦深受其陶鎔也。且文化漸被之人。民與夫探賾索隱之士。夫受其激刺者。幾徧宇內。蓋由小康而進大同之理。天壤間無可易已。

三曰。民法與現行之財政不能並存也。今世之盤踞財政要津者。寥寥焉。屈指可數。乃又彼傾此軋。肆意誅求。勞力之傭大都供其指揮。受其籠絡。絕無支

配之力。違論。享用之權。乃淺見之理財學家。竟多視爲合理。或更逞任物自
然之偏見。深識者恆厚非之。且抵拒之不遺餘力矣。

四曰。民法既明。富室與勞傭。胥蒙樂利也。夫就勞傭言。固曰民法行而萬衆之
重負釋。因以迪其方寸之靈德。厥功蔑以加也。然就富室而言。亦有無窮之
沾溉者。何則。民智愈闢。物化愈劇。豪富先吞并小康之子。愈豪愈富者。更一
鼓而盡擒之。是同舟多敵國。當局若懸崖也。況又有窮簷蔀屋中人羣起而
將發難。豈得寢息。宴然已乎。故民法雖爲貧戶揭義旗。實不啻爲富家築堅
壘爾。

總之民法之名義。繁衍博奧。不可端倪。惟是書之所標幟。不外十九期以來之
景象。法人以沈西門輩爲前驅。英人則濫觴於鄂溫。以迄於今。馬格司一派。尤
爲萬衆之所宗仰。然而民法之懸於天壤。不自今日始也。試徵諸太古。一鄉一
黨一族。早皆具體而微。故其人皆以屈己從人爲正理。於是有共產公享之例。

進爲共產私有之例。乃再變而爲私產之獨擅。蓋至十八期之末。造敵制於以釀成殖產人逞志自由。遂積而爲從政及理財之大本。若夫貿易家之肆情爭競。又近世之異象也。

遐稽古史。秉國鈞者實兼操縱財富之權。故時而行卹民之善政。如英國之有保貧律。而重整財產。以蘇民困之豪舉。史家亦常記之。要皆民法之胚胎也。嗟乎。民生困塗炭久矣。自古初以迨來。今幸有哲士仁人。勞心焦思。謀所以善其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如巴圖拉與慕爾之烏有國。亦民法之嚆矢也。天主教會中人。又有嚴守共產公享之誓言。至今不衰者。亦卽民法之先聲。廓而大之。弗容緩矣。

然則十九期之民法。何以別於前此之共產法哉。民法隨時勢以爲階級。不能一蹴而幾。十八期之末造。時勢之最要者也。英國工業。淳然更新。促成規模宏大之工廠。此猶甘霖將霑而先見密雲也。惟此制雖爲更新工業之一大機關。

然反爲豪強之所利用。益逞獨夫之樂。小康家如爐燎。毛朝爲股東。夕充雇役。仰人鼻息。莫敢誰何。大工廠則氣象愈雄。直足以網羅全地。物極必反。工業之改革乘機大進。是之謂工業之革命。

自外界言。則曰時勢探其內蘊。則心思之改革。所繫亦至重也。橫覽今世界心理之變遷。雲滂潮流震撼大地。當法國大革命之世。業已煌煌宣布。據公義爲對簿之準。執自由爲醒世之鐘。理財學家如師密亞丹。於民事不無影響。沈西門更特標一幟。期竟福祿特爾羅梭師密亞丹未竟之志。尤曲盡保赤之功。然則民法也者。時勢之所生也。一生於十八期末。造之英國工業革命。鄂溫實挹其流。一生於同時。法國之心思革命。沈西門傅理雅益煽其燄。蓋幾經刮垢摩光。斯義益炳然共睹。故前此雖有共產之事實。大都猥瑣庸陋。抱古籍之餘燼。非當今之瑰寶也。所可寶者。鄂溫沈西門輩草創之碩畫。率是以往風聲所樹。徧及萬方文物之邦。蔚爲民臬。宜哉。宜哉。

且民法發生之始。非好爲是擾攘也。鄂沈諸君三復自由平等。胞與諸格言。知勞役之深可貴重。重以英法兩途之革命。激而思奮。有可斷言。况鄂溫以博愛爲宗。深恫夫營業之積衰。沈淪已入九淵之下。苟不力圖改正。曷以登斯民於衽席。免世路之荆棘乎。於是出其闢新之大力。挾其救貧之宏願。首締工約。以紡棉廠爲見端。務期一變營業者之心理。使大利不集於一人。而散於衆人。然後慊於心焉。

沈西門之抱負。與鄂溫始異而終同。何言之。鄂溫所疾首者。工業險巇之惡果。沈西門所痛心者。豪家專橫之濁流也。當法國革命之秋。豪家封殖之藩籬。幾盡掃除而廓清之矣。然華透路之風雷既息。死灰漸次復燃。工黨雖新。創聯會。孤陽不足。滅羣陰。食采之勢。家事神之僞。士依然擁高爵。籠厚利。便其社鼠城狐之計。肆爲鯨吞蠶食之謀。沈西門積憤既久。思合工徒。學子之英俊。褫其權。而代其位。一新法人之耳目。且矢言英俊既爲民上。不得蹈若輩之覆轍。務從

整理工業保護公眾入手是爲應盡之職。

二儒之所鼓吹者絕不雜囂張之氣。故三十二年英國雖已改正選舉之制。鄂溫仍視爲不足恃。讀立憲之詔書。又嘿然以爲無當。惟謂斯民程度不齊。姑暫聽命於政府。以長民法之萌芽耳。迨至操業者各有自治之能。始一躍而躋於自立。貴族豪紳之聞其說者。以其和易近情。頗採用之。沈西門一派之用意亦復如是。故第一次上書於路易十八皇。但言渴望工業世家革封建世家而代之耳。要之民法之挺生。固爲法國革命之轉捩。而受國政之感發。亦不爲少也。民法之發軔。蓋自十七年。鄂溫繕具集合共和黨條陳。上之議院。始也。同年沈西門建議。確定民法之指歸。考諸史乘。信而有徵。積至五十年。英法兩國揚摧此種學理之士人。後先並起。法則沈西門之後。有撥魯亨巴蘭格輩。英則鄂溫之後。有教會中之民法學家。若馬立司。若金司勒。亦後起之秀也。

爾後日進靡旣。則德俄兩國哲學家。推闡之力居多。惟其所規畫者。每牽涉國

事四十八年宣告共產之露布已嶄然見頭角。至六十七年馬格司刪汰而潤色之。近歲又經各國著名家細加考覈。義益完固。同志者多奉為金科玉律。且載入列國議會之盟書矣。

標舉綱要。略如上文。試更言倡導者之卓見。

篇二 法國民法肇基

沈西門派

樂天為民法之始祖。持心衡物。有類於七百八十九年。九即一年一後千七百八十法國革命之見端。故謂人羣治化。可一躍而登於仁壽。雖乖實例。執信不疑於民俗。層累曲折之故。茫乎未解。即達爾文明白剴切之生理論。亦若充耳不聞。斯固夙昔之民法學家與理學家同坐之病也。

法國民法學家之泰斗曰沈西門。生於七百六十年。貴胄也。幼負大志。日令其僕昧爽入寢室。即呼而警之曰。公子。其毋忘爾有大任焉。則唯而起。嘗夢其祖

沙立曼。以他年勉立奇績。詔之。其冥心獨往也。尤出人意表。早歲嘗議開鑿太平大西兩洋土腰。以通其流。又議移瑪德理腹地爲海岸。跡斯二議。已超越常人萬萬矣。

革命一役。沈氏猶未顯名。願以購得籍沒公地致富。然矢言非以私己。將來有所爲也。年將四旬。篤嗜哲學。思一擴其胸襟。一年娶婦。僅一載而離異。後以刊行所著書。罄其產。暮年益復無聊。身執賤役。歲入僅英金四十鎊。轉賴舊僕之資助。其族人亦憐而周之。二十三年。貧甚。圖自盡。未殊。然已眇一目。瀕死。始有人稍稍親之。

沈氏雖以理學得名。然於體裁抉擇恆力三者無一達。其論著亦雜糅不精。願心思超脫。感人最神速。哀此先哲。爲公盡瘁。宜奉爲法國民法之開山也。

沈氏紬繹民法學之意緒。大都言厯旨晦。無足深覽。而其所嚮之所在。固與人以共見也。沈生當叔季。目擊夫法國革命風波。封建之制度。橫決而不可收拾。

乃慨然有感。特爲重建民會之規畫。然不遽發表。而必請命於路易十八皇者。亦可見其有維持秩序之深意矣。至其力摧封建。則以雄藩跋扈。重蹙民生。不能不忍小忿。以就大謀。因倡言工界領袖當執國柄。而遂於實學之士。當任中世教會之司鐸。是則沈氏所籌設者。殆爲工業之法團。而以新科學爲之導瀾耳。

顧合力殖產之說。造端閎大。且主之與傭。素有相爲齟齬之勢。未易合而爲一。沈殆未之思也。第知工學之魁宿當居津要。保衛民會而已。及其新基督教一書告成。勞傭之窘狀。於焉披露。沈氏之眼光。亦轉而集注於此。蓋不期而漸合教宗矣。

新基督教未刊之先。沈西門略不究心於神學。至是。爽然有悟。蓋新基督教者。博采基督教之微言奧旨。而出之以簡要。故當時贅疣之教規。概屏勿取。惟以天德爲尚。以胞與爲量。究觀教義之宏深。大衆當有扶植貧民生計。道德之天。

職。而。其。執。行。之。法。當。組。織。完。善。以。蘄。致。夫。大。道。此。則。沈。氏。一。派。之。標。幟。於。教。宗。之。精。理。與。再。造。民。會。之。功。能。庶。幾。其。有。合。矣。

沈氏一生苦心孤詣。絕少知音。及歸道山。衍其遺緒者。亦止及門數輩。二十八年。裴柴特參其教旨。接續而張皇之。三十年。裴與尹芬汀同膺舉爲沈派之董理。是年七月。革命復起。沈派勢力漸盛。法蘭西全國英俊少年。從而和者頗夥。由是同志集議。別聯公會。冀實踐均財之法。

公會甫立。內訌猝興。尹芬汀議建僧制。破男女之界。廢婚媾之禮。裴柴特心非之。潔身引退。同志之矯矯者。多步後塵。三十二年。公會以奢費故。財力漸絀。乃移居尹芬汀私邸。謀立共產會。會員以服章自異於衆。旋以傲擾無紀。妨害治安。黨首逮捕。而此派遂絕。會員多散爲工程師。計學家。與商賈。其後李西蒲開鑿綏斯土腰。蓋遠源於沈派云。

沈西門鵬圖未遂。鴻爪留痕。至今述之。令人有餘思焉。其在創議之日。語多轟

陋。陳義未明。得裴柴特爲之修訂。琅琅可誦。要其大旨。實由歷代之哲理。以分
摧陷。建築之。二世方其摧陷也。智勇相勝。爭奪。蹂躪。亂之。風足以演民生之
慘劇。及其建築也。以教化爲正宗。奉法服勞。愛人。諸寶訓。足以復民俗於平和。
彼起此伏。迭爲盛衰。卽二世之所由定也。居今視昔。團結之力。殆佔優勝。旣由
家族進於都邑。又由都邑進於國家。且由國家而進於統合。將來世界大通。尤
必以是爲元素。向也。愛力脆弱。漸卽消亡。種種濫法。酷威實以胎禍。召亂。繼今
以往。汰謬種。而伸人權。目宙合爲匡廬。指圓輿爲公產。後有作者。不易吾言。已
今世私家所訂之制度。巧取豪奪。使勞傭無立錫地。勞傭雖蒙自由之虛名。而
受飢寒之實害。隨主人之喜怒。定身命之去留。哀哉。且似此陋制。一再傳而基
址益固。殖產者之子母。彌積彌厚。累世承襲。不擇賢愚。然試環聽。反觀衆方。以
被虐。故萃怨毒於一家。是則貽子翼孫。適所以招災叢禍也。欲排此弊。惟有解
除承產之律。就天施地。生之美利。作大公。無我之達觀。合羣分司。公操諸業。夫

而後民閒有正當之業。主化私爲公。轉禍爲福。豈不懿歟。

沈西門派所挾持最堅者。爲分階之治體。卽按工給值是也。視才能之高下。授以位。置依成績之優劣。定其報酬。是蓋屬於學理。與靈德之獨裁政體。固空前絕後之建白也。至如尹芬汀別創僧制。則怪誕不經矣。

室家男女之制。此派又有所更張者。以爲男女皆處於單位。卽所謂匹夫匹婦也。位埒斯勢均。有合任家國及教宗之義務。故其主要之文告。亦依據基督教婚姻之制。惜尹芬汀墮入歧趨。浸至任情縱欲。蔑視道德。未免爲惡名所歸。然著名之民法家。裴柴特等。固先已蟬蛻於此塵穢已。

重視形骸。亦其派中之要義。惟以語涉誕妄。非識者之所公許。至天主教善惡對敵之義。既爲彼等所唾棄。而以爲情慾之軀。應滿其優美之量。是說不經解釋。固不能明。然卽經彼輩解釋。仍昧真際。甚至尹芬汀之說。偏宕過甚。流於褻狎。導人幻想。自由媾合。詭託宗教。固盡人而知其不潔矣。

沈西門派瑕瑜互見。揭其真諦。無待諱飾。其令人神悚者。則新舊財政之激戰。實爲此派所噓拂。雖於民間受病之源。未能深悉挽救之方。亦多不適然盤錯之錮習鬱之既久。乃欲撥之使正。自非可責望於旦夕也。特其所執行者。失之過激。故排擊雖多。扼要家庭道德。亦未嘗脫略厥後。違其初制。竟至放浪不羈。怪誕自喜。謬取邪僻之僧制。終收潰裂之惡果。遂使磊落光明之宗派。爲法蘭西英年志士所擁戴者。一旋足而淪於猥鄙。闢茸之地。疇昔痛詆庸俗。自處高潔。豈料遷喬入谷。重爲後世所詬笑。嗟夫。紹述無人。竟成絕響。沈氏其賚恨於九京乎。

傅理雅派

民法之發於文心者。傅理雅實導之。八年著書詳述斯旨。推行濡滯。迨沈鄂二派後先衰替。始簇然露其鋒芒。

傅氏派與沈氏。屹然對峙。經緯各判。沈氏主中樞集權。傅氏倡公團自由。沈氏

以國家操縱實權。傅氏以各團代表國家。而各團之自相維繫。則集要於一種新會。名曰法輪。治是爲中樞之元首。其他皆屬附庸。

傅理雅以七百七十二年生。天姿穎秀。其父布商也。命之輟學而繼其業。心滋戚然。行貨於本國各城之外。復游歷和蘭日耳曼諸國。富於閱歷。諳練世故。值革命亂作。遺產蕩盡。且逮入獄。僅免死刑。仍令從軍二年。離伍而歸。始稍稍復其舊業。

傅氏少時。卽注意於商業之所不足。思矯正之。年五歲。以洩言貨物原價。見責於父。二十七歲。父命之監視焚燬腐穀。蓋先值粒食之空匱。居奇囤積。久而紅陳滿困。不堪食也。傅因是二故。疾視奸僧益深。不惜勞精。敝神務期踐克己之實功。籌合羣之公益。志意純一。迥異時流。及至暮年。恆每日向午。兀坐斗室。待富豪投以鉅資。俾得遂其志業。然所謀未見成效。著作亦無大名。門下寥寥。若晨星然。如是者十年而卒。

沈西門人往風微。傳說乃稍重於時。爰有愛而助之者。合營一報。以廣其聲氣。三十二年。謀建法輪治於威爾塞列斯。事卒無成。鬱鬱不得志。三十七年。賁志以歿。跡其生平。篤誠無僞。深信人類有自然之進步。血沸神瘁。以謀羣福。自奉顧甚儉約。而待人則甚溫厚。心知爲義奮身赴之。絕不瞻顧。其行誼有足多者。惟堅持成見。以爲人性雖分善惡。而惡之力甚微。不足敗乃公事。此則失知人之明矣。

傅氏懸想之要樞。固以民法爲歸宿。然其薰陶於神學性學也實深。沈西門派重視形骸。亦爲其所依據。而推想益廣。以爲惟神化育萬善。愚人自外其幘幪耳。且神之力量。彌淪周浹。體物不遺。宇宙間物質生機。知覺官骸。莫不荷其生成。故上自三辰。下澈九垓。直立橫行。飛潛動植。罔弗受其宰制。推至人心之微。厭獨而好羣。亦造化自然之消息。惟人。有時自蔽耳。傅氏闡釋此旨。至深極博。自信見道真切。非若鏡花水月。託體虛無。直如鏡燭。犀然灼見底蘊。斯固神聖公

例。懸。諸。日。月。而。不。刊。質。諸。萬。世。而。無。惑。者。也。

其言性理也。以爲人有十二情根。類別爲三。曰知覺。曰感慕。曰裁制。知覺。五司。娛悅。耳目口鼻膚是也。感慕。四。主結合。父母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此二類。用情。最顯。人易識別。惟裁制之力較大。統以上二類而支配之。約別爲三。曰輪轉。推。陳出新也。曰競立。好勝惡辱也。曰緣會。牽於俗。溺於私。精神與形體。至是而不。自禁也。三者之中。每偏重於競立。然民生交誼。實有調和諸情之妙用。故情根。自由。自進。調和之功。卽伏其中。久之而劑於平焉。其理殆如各色之混合。流轉。而呈一白色也。

傅氏爲斯民計。闢除荆棘。馴致安平康樂和親。惟使人性之自爲發展而已。其。發展也。須力破文治之舊籬。別建理想之新幟。使人性漸與天意相融。洽。故所。創之法。輪治。卽預爲之地步也。法輪治云者。四百戶或一千八百人。占地十方。里。集合一村。落。予取予求。怡然自足。通工協力。殖產繁茂。農田工藝。各勤專業。

人得盡其才。樂其事。自由自在。無詐無虞。至是而公眾合羣之精義撥雲見日。登絕境焉。

法輪治爲民會之一組織之法。合七人或九人爲一團。合二十四團或三十二團爲一集。諸集相合。卽爲法輪治。其相結集也。純任自然。情投意合。廣廈華屋。體適神舒。遊其宇者。充然意滿。無顧忌。無離索。熙熙皞皞。同在景風淑氣之中。政體則絕無強制吏治。則悉歸公選。然特牛刀小試已耳。苟能推行盡利。各羣盡仿設法輪治。而公舉賢者以統之。迨夫世界各法輪治。合而爲一。公舉主政。亦止一人。以今世突厥國都城爲寰宇之京師。且凡以上諸計畫。皆聽人羣之自相吸引。無所用其矯揉。馴至愛情自由。男女合離。無庸節制。而婚禮遂如廣陵散矣。

法輪治中之職掌。則取法乎科學以治事也。職掌有三要端。務在引人入勝。一曰隨其所好。一曰盡其所長。一曰隨宜更易。此三者鼓舞人才之良法也。傅氏

以爲人情於樂爲之事。行之必力。故隨其所好。當其事者。必愉快而無困難。至夫最不可堪之勞役。自有汽力以代人工。且可獲效倍蓰焉。其營業所得。贏率公之於衆。先提如干使均沾之餘。則析爲十二成。五成酬傭工。四成歸股東。三成給運籌。其間者。富人多資。不禁蓋分利得當。不見其有害也。才力之不平。等者。宜鼓勵之。使皆歸有用。至實行分利之法。視作工之成績。而異其爲。日用必需之品。而最費精力者。報酬最厚。有用品。次之。玩好品。又次之。綜計酬償之金。爲額極豐。近今所未有也。說者謂此法徧行。將使人人有致富之機緣。其信然歟。

法輪治主要章旨。在使人無一不能自立也。故巾幗亦享均利之權。孺子年及五齡。卽以成人待之。傅氏之構想。誠一絕妙之烏有國。非古人智鏡之所及也。顧其所根據者。與科學法理。適成反比例。按之實際之經驗。遂齟齬而不相入。則其於人心趨嚮。與羣演公例。猶未達一間也。其最所忽視者。曰人之爲己心。

夫爲己心之潛伏於人叢實具莫大之勢力不免損及公衆故其民俗之稍進莫非遏有生之獸性以漸進乎人道耳傅氏則欲一切放縱不施羈勒婚姻一道尤所顯著其說果行民皆瓦解既不得終南捷徑以臻樂國且將舉現有之道德抉籬破網而復返鴻濛之世界也

雖然傅氏之妙緒紛綸足以開發學者之神智似此小疵之顯著無害其爲大純也其譏評當世之弊也洞見癥結陳說羣治之進步也尤極激昂以此見法輪治之組織有二利焉器使才能需用各足一也脫集權專政之病泯國界僞黨之嫌二也若其卓裁達識預攝地方自治之隆之小影愈不可執一端之誤而沒其全功

受合理之制裁爲公衆代攝之私人資本法輪治亦容納之所以防侵犯自由也且私人資本有變動不居之權有自主而無拘禁此又科學中之民法學家所亟當探擇者故傅氏之歆動鼓舞一世者一神聖之烏有國耳近代法學羣

學之革新。經其擘畫者。實非淺尠。將來肩鑰。胥開環海大通。往哲微言。終收宏效。特非可。備規。錯矩。以壯熱而趨。魔道。故其弛縱之說。在所必去。而盡人以服從。法律沐浴德化。爲指歸。庶幾底於有成矣。

篇三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民法

由今溯昔。民法之集要。實在三十年。傅氏派興。沈氏派衰之日。而其最著之象。則爲英法二國中等下等民人之劃界。不足以昭平允也。夫英法二國。爲近世工業政治財政諸動機之樞要地。向者中下二等民族。併力齊驅。以謀傾封建制度。至是選舉權竟形偏枯。中等人得控馭下等。豈知下等人數最多。業爲飢驅。又見絕於干預國政之權利。遂乃亟起尋仇。三十一年。法國里昂城。亂象始萌。枵腹之工黨。一倡羣和。鋌而走險。以生於勞死於戰。爲其名號。此風傳播國外。英政府乃勉徇民請。頒發憲書。蓋迫於時會而然耳。先是沈傅二派之學理。祇學者稱道之。今而後。勞傭亦家絃戶誦矣。

本篇所申論者。法蘭西新民法之發達也。夫巴黎向爲革命之火山。今更爲民法之鑪錘。若巴蘭克柏魯亨輩。先有感於民生之不均。三十九年相繼刊書號召同志。於是少年之趨巴黎。研求改革之學術者。肩摩踵接。而日耳曼之國會共和家賴薩勒。萬國民會學家馬格司。與掃除政府黨領袖裴古甯。俱於此時連翩戾止。值巴柏二子之學說已臻純熟。此嘯彼應。巴黎人聞聲起舞。勢彌岌岌。惟賴馬裴三人之理想遲之久而始顯。當時未見重要。今請分論巴柏。

巴蘭克

沈傅二家之鴻製。高談遠睨。植想幽夔。與當時民生利病。頗形扞格。巴蘭克則不然。法國情形。業既體會入微。故提倡最力者。要求共和自治之國家。爲重建民會之進階。故雖就固有之國家。施以改築之毅力。其學理屬於積極。然有實際應用之性質。且堅忍不拔。務達其鵠與恆。泛迥異矣。

巴生於十一年。雅負時名。三十九年。組織維持財政會。自著療苦一書。以閃電。

之眼。藉生花之筆。糾舉習俗之紕繆。指陳挽球之方略。其力闢工業。爭競誠爲老生常譚。姑勿深論。惟痛揭弊源。籌建良策。則爲有目所共賞。故法國工人尤酷嗜之。其與前輩表同意者。則在排斥身心對敵之說。而期互爲融洽。共達圓湛之境。其進化蓋二而一者也。故推論羣力自由結合。以謀道德與物質之改良。同時並進。然亦灼知民俗之遷善。非先謀國政。不爲功。蓋民俗之與國政。互爲因果之理。故僅知團力之爲美德。据公理仁慈爲均勞濟困之善法。而國政之頑塞如舊。則亦託諸冥想已耳。必有操縱一切之權。駕乎司法行政用兵之上。而后可祛大患。奠大業。然非憑依權勢與秉鈞者有所干請也。蓋別有所恃。卓立乎政權之表也。

職是之故。巴之所望於國家者。建立共和圓滿之始基也。願開放平民。非用搏象全力。不足與觀厥成。夫平民執業所需器具是也。器具缺乏。國家有供給之職。且國家之確解。卽貧民之儲蓄銀行也。故所陳草創之法。謂共和國家宜設

工業公會籌備要需。代訂章程。並爲選任第一年職員。俟基址鞏固。卽令會員自任會務。不復干涉。總理則公選也。贏利則公分也。有所拓張。亦由其自爲謀畫也。此種共和之工業機關。與私人獨營之工業。不相衝突。且可漸漬而同化焉。前此專斷之局。至是而無以自存。國家則維持工業。有屬草設備之義務。無定章轄治之實權。是則衆建之與獨營。不惟耦俱無猜。且得國家爲苞桑之繫。利孰大焉。果若共和政府。居間爲人民盡力。始也代表。繼以保護。則爭競制度之無益有害。雖童子猶知之。任物自然之曲說。烏得廁於學界。而純粹之自由。乃得日進無疆矣。

酬報一說。巴氏陳義甚高。其言曰。才智之士之所以自見者。不在受償於民人之多寡。而在造福於民人之厚薄也。壯哉斯言。蓋不徒爲揄揚之口吻。而實爲工業共和會報償律之原理。夫才智出衆如鈕頓者。其造福宏矣。民人雖欲報酬。非金錢所可將意。然紐頓固已得當以去。蓋其所發明者。爲衆人所利。賴人

生樂地。孰過乎此。雖然。巴蘭克亦未嘗不思以特殊之獎贈。激勵良工也。巴蘭克少年著作。亦嘗附和按工給值之說。然不過稍順反對黨之意見。非漫無限制比也。四十八年。所輯新書。脫穎而出。標新領異。舉向所遷就者。收拾無餘。其書中警語有曰。今世之教育。反對民法之教育也。欲人之奮勉。必以代價鼓舞之。抑知新教育。溥行。則品性識量。將頓改。其舊工價之無判等。第可無慮。罣礙也。此巴獨據之新理也。至夫私人資本。有願附入者。亦所樂受。苟營業有進境。並可規定其利益。惟合資既夥。聯會之機必寡。是又不免於資本偏傾之患矣。

法國四十八年之革命。爲共和爆裂之時也。驚風驟雨。震盪歐州中部及其西部。蓋釀而成之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歷代強權之條教。奧都維也納假定之議案。和約條約自願私利款有分歐力陸之以及叢惡諸政府。不任仔肩。不恤民隱。若法蘭西。防民不靖。陽施立憲政體。陰則剝奪選舉公權。積諸總因。遂呈惡果。革命之

起無深識遠圖。狼顧鴟張。蜂屯烏合。彼豪俠之士。期成此舉。企就大功者。亦訝其來勢之鶻突也。然是固爲世界進步必歷之階級。不觀其結果乎。法國卒頒根據普通選舉原理之憲法。而政府承認爲工人作保障之天職。是誠世界人類創見之盛事已。

巴蘭克者。民會共和黨之魁傑。四十八年之革命。其感力頗盛。嘗代表工黨。任職省會。同寅皆嗤爲迂。迄無就緒。是年。創立國家工業會。名是實非。與其初志相刺謬。其總理爲杜馬士。著有國家工業會小史一書。明諷暗嘲。無非欲彰巴說之不可行。至杜之所實行者。僅能收集流離失業之民。納之於不能生利之一途。衡諸巴議。招致勤謹樸誠者。授以生財之工。爲得爲失。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且疾視巴者。乃欲羅致坐食之惰工。起而與民黨爲難。不亦慎乎。

巴蘭克志雖未竟。而其理噉然。政府不得而掩之。乃設立資助貧民之工業會。顧各會統核經費。僅得英金十二萬鎊。其大半又擲於虛牝。蓋政府爲塞責計。

本不望其有實效也。且革命之喘息方停。財政告竭。百貨滯銷。新舊各業。氣象衰頹。以言振興。戛乎難之。然亦有寥寥數民會。挾其實力。犯難圖功。於此見巴之計畫。實有精理。惜政府不樂推廣。純以譎詐籠絡其民。求其博采嘉謨。降心相從。蓋終世而無一日也。

世途杌隉。誕此奇英。和風道貌。言婉意深。無顯位。無毅力。操縱人羣之權。蔑如也。盧森鉢爾厄工黨議會。實爲主席。而難遇同調。事等鏤冰。且其失意。更有甚焉者。是歲五月。開普通選舉制之國會。法之業農者及操他業者。與巴黎諸市場之工黨。仇視若水火。一聞工業共和之宣告。譁然不服。卒至國家工業會。一刹那頃。銷聲滅迹。巴黎之工黨。激爲畔亂。旋爲賈凡納克所平。然巴於工黨之蠢動。固不任嗾使之名也。

柏魯亨

八百九年。柏魯亨生於法蘭西之倍散根。與傅理雅同鄉土。髫年爲人牧牛。兼

轉移執事。學業多得之於闇修。十六歲始入學。家貧無以購書。則假於人而手錄之。資稟穎慧。試輒冠其曹。日者攜獎品自學歸。歸則家無粒粟。以果腹。意泊如也。十九歲。投身書肆爲印工。未幾。遷校閱之席。遂得徧讀神道諸書之藁。於神學頗有心得。更抽暇晷。讀希伯來文。而以希臘臘頂及法文互證參觀。自製文法通議一書。見者服其自試之勇。顧不諳語學奧窔。升堂而未入室也。

曩者。倍散根中學定例。凡遇軼才之英年。輒資助其學餼。以鼓勵之。三十八年。柏以合例故。得每年法金一千五百法郎之學費。以三年爲期。當是時也。柏之遵守禮拜日有益論適成。瑰瑋之志略。可見一斑。嗣適巴黎。杜門幽居。刻意攀索。更留意於巴黎民法之潛滋暗長。四十年。初著誰爲業主一書。以業主爲劇盜。觸忤倍散根中學監督。幾奪其優待費。是後。以書致傅理雅黨人。切論產業問題。遂罹法網。旋見釋。其痛詆當時財政之偉作。蓋刊於四十六年也。嘗於倍散根設一印刷小廠。以折閱而罷。復膺里昂商號總理。四十三年。辭職。卜居巴

黎隱然爲新黨渠帥。時人咸敬憚之。

次年二月。革命暴起。柏魯亨蹙然憂之。蓋民黨改革家。均不及爲先事之綢繆也。然飄搖驟至。柏亦不避艱險。挺身旋渦中。頗爲儔輩所推重。是年刊布之民黨雜誌。及其他關於民義之公報。柏實創之。議論精悍透闢。絕無顧忌。其廁國會議席也。曾進抽收間架及入息稅三一之條陳。未邀允行。又嘗籌創一銀行。貫貸不取抵物。需徵集資本五百萬法郎。應徵者僅一萬七千法郎。事遂中輟。且好爲放言高論。抵觸忌諱。取憎當道。繫巴黎獄中三年。維時識一織紵之少女。遂締婚焉。

柏所神營而目注者。既屬財政之改革。不暇更張夫國政。故於第二次建設帝國。夷然處之。及至五十八年。出所著倡亂與戡亂時代之公法以問世。則皆舐排教會諸不合法之治理。措辭峭厲刻酷。自知爲政黨所不容。而幽囚之厄將繼至也。於是遯迹比京。久之始歸法國。頽然遲暮矣。然猶慷慨著書。不能自己。

六十五年卒。

論法蘭西近世奇特之人物。柏魯亨其尤轟烈者矣。且品性純潔。處戚族朋友間。雍雍如也。赴義則奮不顧其私。胸襟廓然。舉止大雅。及聞民法家夢想之。烏有國則笑其爲井蛙之見。遇蕩檢踰閑者。醜詆之不少。假借雖然。柏之善善惡惡。發於至公。不設成見於人。無蓄怨也。其所敷陳。縱多偏宕。後人共諒。無他。而其壯往不屈之氣。則洵可謂有恆不渝已。

泰西民法志上

柏之運思。紛綸錯綜。泛而觀之。不得要領。晚年亦自覺之。回視前作。譬若斷肢碎體。不足以言學。惟借徑於此。以進窺國政與財政之精義耳。讀者苟沿流溯源。得其會通。當知柏之見道極真。堅確不移。於財用出納之原理。洞若觀火。而於德性之要旨。信之彌篤。故其爲教也。亦循此旨。以改造理財之學。注重大同平等。故其最高之希望。在芟夷民會舊制。以按工報酬不分等差爲首務。按工報酬者。作工一日。則有一日之價。蓋以作工久暫。爲報酬之上下也。是說在傭

工爲自由。在主人則受損。然柏毅然行之。虧耗在所弗計。雖有巧匠若裴提亞。希臘工著使與劣等朽工。同其傭作之時。亦必同其受工之價。不重技巧。而重勞役。豈爲目前營利計哉。蓋望將來羣化演進。泯智愚於無形。庶幾人皆齊等。而公道大明也。

由按工給值之例。而更得一新說焉。曰。產業權者。無異國家之籍沒權也。凡未入國籍之旅人。一旦物故。國家可收其財產而有之。曷爲業主亦有之。曰。彼之擁有財產。坐享租息者。同爲不耕而穫。不勞而利。務消化而不事生殖。則於權爲濫使。於理爲悖入。

故柏之孜孜兀兀。發明民會中之科學。本於大同平等之理。參以人類資性之傾向。才量之大小。交際之疏密。立爲條理。俾衆悅從。惟此種科學。不能面壁臆造也。博觀人事。斯爲得之。至於入穀之期。必經千折百磨。更歷世紀。庶幾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彼夫沈博二派之失德。早爲柏所齒冷。而其以改革民俗。

爲可咄嗟立就者。柏亦目笑存之。嘗謂彼具奢望而失其實者。將率天下而爲羣盲也。

其論民會之變更。則分過渡造極爲二期。過渡則盛倡刪革產業私領權。而以蠲租減息爲入手。然後循序漸進。不蹈烏有國之邪徑。然舉足之後。艱難跋涉。非豪傑羣起。如孟德斯鳩者五十人。先後扶而翼之。不能達其域也。故柏之所切望者。在人人能自治。能自由。自由之真面出。則民會之氣象新。由是而入恢詭之途。則亦以羣理爲歸。夫羣理之極軌。在德化蒸蒸。達於最高之度。人各自爲法律。無復藉外力之薰治。斯爲完美。故常言以人馭人名。判仁暴。實同壓制。民俗邗隆之世。必秩序咸備。無爲而治。然而豈易言哉。

柏魯亨產業論。與馬格司資本論。見解略同。蓋皆目爲吸收衆力。安居而茹利者也。柏之業主。猶劇盜一語。雖屬苛論。然按之公理。實有其絕相類者。試以奴制證之。夫主之蓄奴。殄滅人格。何殊屠儉哉。有巨室於此。占膏腴。藏鉅鏹。賃地

有租。稱貸有息。日朘月削。剝奪他人。而已食其利。泰然受之。柏以爲人皆有享。用天產之權。今乃以數人割據之。賢於攘竊者幾何。且若輩亦倖值其時耳。當六月革命之際。民法之勢力少衰。黨人之卓犖者。投身灰燼。人有戒心。若輩乃少得志焉。迨立第二皇朝。人又妄侈太平。苟焉安之。不復憂深慮遠。故在拿破崙第三皇之世。法國徒事粉飾。號稱安堵。前此鄰國被其感化。洊至隆盛者。至是亦不能以法之國粹。輸還法人。使之益進於上理。而世之採風者。方且崇拜法人。頌禱弗絕。嗚呼。法豈真造乎其極之國耶。

篇四 英國曩時民法

鄂溫派

英國民法學之振起。以視同時之法國。瞠乎其後。故欲知鄂溫之有功於民俗。先當審其所處之時與地。及人民生計之程度。由今思之。當時之英國勞傭。生於憂患。未嘗學問。蝸居鶉服。疾痛呻吟。政法專暴。呼籲無門。朋輩周旋。禁錮立

至農民則終歲勤動。所得幾何。甚至無以聊生。轉於溝壑。若夫工藝之改新。享其利者。巨紳大賈耳。不甯惟是。機器益夥。雇工之途益隘。食力者艱於謀生。流爲餓殍。仁者目擊心傷。乃遲之久而膏澤不逮於民。卽少逮矣。惠政朝頒。變故夕起。不旋踵間。仍歸烏有。至其作工定例。日鮮暇晷。婦女兒童。亦廁其間。貶值以競售。兒童入廠操作。有幼至五齡者。而工作之鐘點。侷於成人。監工者又時時嗔叱之。嗟彼幼稚。旣離怙恃。又無保傅。及其稍長。男女雜處。以苟且而喪其廉恥。惡俗之釀成也。其源非遠。何怪後裔之庸劣性成。體魄羸弱。不堪任事者比比乎。

夫英固號爲立憲先進國者也。然當十八期之風教。實猶未進於開明。業工者視爲賤役。絕無與聞國政之權利。業農者託命地主。無異於封建時代之農隸。其塗民耳目之憲法。與前此稗政。致慨同病。迨拿破崙戰役已闌。勞傭受禍益烈。羣人麀集。徧地鴻嗷。遂爲英國之一大累。鄂溫民法之擘畫。凡以疏解此艱

難耳。

篇

鄂溫者。博愛人也。爲英國民法學之宗匠。生於七百七十一年。少時嘗受業於小學。至九歲而中輟。十歲習布業。歷三四年。旋游倫敦。藉廣聞見。繼赴曼徹斯特。卽爲棉廠總理。廠工五百人。咸仰賴焉。鄂精於治事。膽力過人。經理未久。卽超越諸工廠之上。美州暨海島棉花供英國之用者。實始鄂廠。廠中紡績諸法。初未合度。經鄂詳諮密考。遂漸改革。遂卓然爲英國織棉家巨擘。

四

鄂溫志在濟衆。然初尙無所表白也。遊於格拉斯沽。邂逅新蘭那織布廠主譚爾之女。悅之。乃慫恿舊友入廠股。已亦赴焉。既娶譚爾氏。卽留居格拉斯沽。八百年。鄂以深得新蘭那廠股東之信任。遂爲總理。愈欲遂其更新擴張之宏願。以大有造於商途。

新蘭那廠。雇工二千五百人。五齡以上幼童。居五之一。皆愛丁堡格拉斯沽之貧家與善堂所遣出者也。譚爾性仁慈。撫之有恩。然窘乏之極。安有生趣。且難

任之勞。至賤之業。稍知自愛者。望望然去之。故廠中皆民間陋劣之人物。鼠竊狗偷。酗酒角鬪。無惡不爲。教育與衛生兩途。生平未嘗夢見。況羣焉溷集一室。積垢薰蒸。釀爲疫癘。若輩乃安之若素。孽哉。

鄂溫任事之後。見其齷齪無人理。亟思所以解救之。先爲之改築居室。躬立軌範。以資觀感。復設一肆。銷售精堅無僞之物品。且取價廉平。以便貧家之購取。惟酒禁綦嚴。不欲人之沈湎失德也。其尤著者。則在教育少年。英國嬰兒學校之設。實濫觴於鄂。歐洲有志新民之士。雖或見及於此。播爲論說。然鄂實匠心獨運。非拾人牙慧比也。

鄂溫以客商而執廠權。其始不無猜忌。乃未幾而人之歸心也。如水之赴壑。且廠經理。贏率歲增。一擲千金。規其大者遠者。似不爲過。股東不察。詫爲揮霍。合辭詰責。鄂不堪其擾。十三年。集股別創一公司。投貲者年息五釐。若裴恆敦。若夏林。皆股東之著名者也。鄂由是得展施仁術。所以愛護工人者。視前更有

進矣。

是年鄂始有著述。以講學輔仁。爲栽培人格之基。當時教宗之竄制。鄂概加擯斥。而別創一宗。謂爲民德之升降。全憑客感之推移。蓋人生境遇。適然相遭。在己無操縱之權。卽不能定其榮辱也。更推此理以究人事。乃知人以德爲本。而玉成之者。必始於垂髫之日。處諸適宜之羣。以陶淑其性情。而完其秉彝之德。更推之新民之制。以爲人事善惡。別有因緣。不以一身負功罪。是說也。然耶否耶。學者當能辨之。

厥後數年。鄂溫之舉措。匪僅通國屬目。且翕然馳譽於大陸矣。十六年。勑設工徒學校。教養兼施。尤爲當代名流所贊歎。又欲改訂工廠條例。終不得議會之贊成。格不行。引爲生平憾事。鄂性情闊達。交游多顯要。內則政府諸元老。外則列邦名公鉅卿。檐蓋造門。執賓主禮甚歡。俄皇尼古拉爲皇子時。亦嘗戾止。皆稱道鄂之蓋謀偉績不置。至其廠中之工徒。則壯健活潑。無粗糲不給之憂。其

稚子則識理知書。無獷悍不馴之氣。飲博無賴。絕迹於廣場。曖昧不端。恥行於閭室。且上下之感情極厚。若子弟之愛父兄。內外之條理秩如。若脈絡之貫支。體宜其厥務。日新月盛。於實業史中占一席也。

夫鄂溫當日之經營。一博愛家之事業也。是以力圖公益。不顧私利。沈思獨往。雖遇挫折。毫末不以動其心。至十七年。而披榛探蘭。探驪得珠。轉而入於民法家。其上岫貧條陳於下議院也。卽一鳴驚人時也。當時劇戰始熄。商業消沮。民困滋甚。鄂探源立論。謂人工與機器之爭。競實爲厲階。欲圖補救。惟有集合衆力。制伏機器。其爲寰人計。大都以是爲不二法門。

其所規畫者。合千二百人爲一公會。聚居之地。約六千畝。乃至九千畝。築公宅以居之。合爨會食。俱有定所。晝處同堂。夕歸私室。別立保嬰條例。嬰兒及歲。公會代撫育之。父母顧視其子。但可於會食堂。或其他適宜之地。此種公會。或創自一人。或由鄉村郡邑及國家。皆可隨大小以分廣狹。惟必有公明幹練之才。

任統治分理之責。凡隸公會之下者。工作遊息。有定候。均勞共樂。若一家然。鄂溫擬設之公會。以新蘭那市爲準。在會人數。可自五百以至三千。爲數適當。不虞散漫。其要義。則首重農業。故田器咸備。且多闢富源。繁其事功。務使俯仰各足。作息歡然。亦可採用新機。倍獲籌車之利。博取良法。俾無罅漏。可尋而又振新學制。使人人知重公德。剷淨私見。一法既立。聞風興起。合十百千會而成。一大會。馴至合全世界成一圓滿之法團。猗歟盛哉。此則鄂之所傾心禱祝者也。

鄂溫濟貧之術。極爲時流所贊許。太晤士報與晨驛報。亟獎之。當世之賢豪與之同志者。無論矣。其良友中最赫奕而可恃者。卽英國女主維多利亞之父剛德公也。說者謂。以鄂聲望之隆。魄力之厚。鵬程萬里。正待發軔。不意在倫敦大會。發駁斥教宗之議論。國人遂目之爲無神黨。疇昔之心悅誠服者。一轉瞬而視若路人矣。

顧鄂之自信。不少衰也。迫欲建立公會。一售其醫國之技。二十五年。其弟子康茂佩。試行於蘇格蘭附近之地。鄂則獨力經營於美國之印第安那。未逾二年。相繼覆敗。蓋昧於涇清渭濁之殊塗。轉失球菑恤貧之真意也。且會員兼收並進。流品不齊。嗚呼。懷瑾握瑜。抱負遠大者。與狡黠猖狂。游騎無歸之俗客。魚龍雜處。玉石不分。而欲相與有成。非猶南轅而北其轍乎。

鄂與諸股東。貌合神離者有日矣。二十八年。脫然謝絕新蘭那之轆轤。注意於倫敦一區。欲有所布置。顧前此儲金大半耗於印第安那之試驗。失其富商資格。惟以廣布利物樂生二義。爲民黨之領袖。其最足動人者。卽三十二年。創備值均配之制也。三十五年。又倡立萬國萬民會。民法之名。如芽斯萌。如泉斯達矣。

甫閱數年。鄂之大言炎炎。足以激刺勞傭之耳目者。靡弗雀躍鳩舞。奉爲漆室明燈。然鄂於牌合之制。不加羈縻。既失閨楣之防。不免牆茨之誚。三十九年。試

行民法於愛爾蘭。略著成效。歷三載。地主售產償債。會場中止。再行於海姆顯。絕無寸功。論者惜之。跡其一生。僅能收效於通功營業一事。暮年。憬悟前非。篤信神學。五十八年卒。年八十七。

鄂氏扶搖直上。忽焉墜風折翼。其釁已略述上文。姑勿論傑構之難成。古今一轍也。要其狙擊。宗教敢掩日月之光。誤解締婚。更舛陰陽之理。妄想更新人類之捷徑。躡等以幾轉致。斲喪民生之元氣。紕繆至此。焉得不敗。假令依昔時之正鵠。交結絕無敗類。裁度存乎一心。其效必有可觀。惜以邁衆之賢。一誤於濫交。竟以人心爲無惡。再誤於欲速。不察斯民遞演之公例。其講民法也。又以輕心掉之。謂外界善緣之接觸。乃爲陶成人品之樞機。至積習之桎梏性靈者。廓而清之。易如反掌耳。惟善力最宏。可於談笑之頃。引人入於仁義道德之途。豈知挾此棉力。斷難挽積重難返之惡習。乃因之而一蹶不振。不亦可爲長太息乎。

鄂之於生齒也。不患其多而患其貧。法在機械之發明。與馬爾塞思限制滋生一議。絕不相類。蓋鄂以生財爲度人之法航。而以均財爲獲福之津梁。假使所立之公會。漸形人滿。則析而分之。別立新會。如是遞分遞立。至於徧布地毳。則爲期寔遠。非巧厯所能祿也。且人類之智識。道德。愈演而愈進。必非今人能望項背。屆時雖曰人滿。自必綽有餘地。以居之。至今日之憂人類駢闐者。則皆由於各謀己私。爭奪兼并。反咎乾坤。過隘上之人。復不能迪其常識。道以善法。乃鯁鯁焉。慮供品過少。食指增多。此鄂之所大惑不解者也。

鄂溫爲歐史不朽之人物。若執成敗以論英雄。則拘墟之見也。要知熱誠雄辯。無往不爲。斯民解困。故民法而外。凡見一善罔不力助。而身任之。英之育嬰院。福田。誰闢。各廠。傭工之節勞。密網。誰開。十九期最新之工廠。嘉種。誰播。他若通功營業會。亦導源於鄂。其論普通之學識。衛生之要義。仁恕之原理。則尤遠邁當時。其立自治工會。爲將來民會之前提。且以勵人之活潑進取者。則又與傳

理雅相伯仲矣。

鄂以一身叢集譽尤。蘇張不能爲之辨。且粗疏躁急。耄年更甚。重以志大言大。才不足副。反自阻其前程。而不自知也。至論其人品。則自有錚錚佼佼。不可得而掩者。特嫌行仁而失之過寬。行義而失之過激。不免塵翳寶鏡耳。要之好善若渴。毀家破產。而不顧以視居積取盈。谿壑難饜者。賢不肖相去何如哉。

三十二年。英國鼎新之成效。偏而不全。絕似法國三十年之革命。蓋曩者貴族怙勢。今則中等人擅權。中等以下者。咨嗟啜泣如故也。惟鬱之久。故發之驟。擾攘之工黨。以急進爲主。銓政則歸公也。議員則歲舉也。就其表而觀之。一要求新政之動機也。然諦察內心。非奪虛權而爭實利。卽於其分配餘利之條畫。知其爲財政之作用。後此馬格司卽本此旨而擴充之也。夫餘利者。由勞力而生。勞力爲殖富之原。而居至瘠之地。僅能免於凍餒耳。其所得之羨餘。悉飽雇主貪囊。使彼天潢貴胄。豪族縉紳。優游娛樂。以卒歲年。問享用之從來。皆勞力者

之血汗。乃餘利未能均享。不平孰甚焉。

鄂溫學說既衰。接武而興者。有基督教之民法家。自四十八年至五十二年。爲其風行之時。金司勒馬立司羅特祿。皆其中之矯矯者。當時急進黨挾持之名義。固執鮮通。顧馬立司輩聞聲相感。惻然動悲憫之心。著倫敦苦民一書。刊布於四十九年。是書窮形盡相。筆墨酸辛。而羅特祿固飫聞傳理雅之緒論。而訂同心者。乃倡立通功營業會。藉爲補牢之策。

金司勒復手編寓言小說數種。歷抉爭競弊習。不遺餘力。且別具高屋建瓴之識。解謂民法。竅要不外基督教之博愛行諸民間。斯真度世金鍼也。夫倫理與靈德爲鞏固民會之金湯。持此理以激厲之。裨益世道人心。功在不朽。故雖疏於計學。非殖產家之指南。而重視民艱。實均財派之左券也。

篇五 德國民法學家賴薩勒

傳略

英法二國合流之民法學派。至五十二年。而風流銷歇。無復當年茶火之觀。過此以往。民法之豪傑。先崛起於日耳曼聯邦。賴薩勒其尤著也。

日耳曼民法學家。固嘗預於四十八年革命者也。但其功不在於革命。而在於進德。其最負時望者。賴薩勒而外。曰馬格司。曰恩結爾。曰駱勃德司。

賴薩勒生於二十五年。幼奉父命。入勒不士格商業學校。非所願也。既而遞升入普都柏林大學。精語學哲學二科。尤嗜黑智爾學說。故政治學。裒然居首。四十五年。卒業。至巴黎。得交同國人海恩。海稱賴爲英姿踔厲之少年。實新世之驕子。將優享實利之福。蓋其博通機警。堅毅沈雄。得於天者。獨厚也。此外之所訂交者。亦皆老成碩望。且富於經驗之生物學家。憚波德。亦復亟賞其才。

四十六年。遇海法德爵夫人。賴薩勒一生之波譎雲詭。於焉託始。夫人者。蓋與其夫反目而離析者也。然財產與嗣息二者。夫婦忿爭。法廷無從定斷。賴既與夫人遇。毅然許効馳驅。遂乃精考法律。控爵主以恃強欺弱之罪。士師集訊至

三十六次。卒絀爵主而直夫人。歷時已閱八年。局外人謠詠蠱起。甚至遣人盜爵主之寶盒。事發被逮。士師坐賴主使。雖力辨得釋。尤駭聽聞。

賴於是。案力任艱鉅。至終不渝。風影之疑。中於人心。聲望銳減。賴自謂勞勞塵事。偶用機心。男女往來。則矚然不滓也。且海夫人之抱屈。適爲含冤。無告窮民之小影。懲一爵主使恃勢。憑權者。稍知警惕。實揭示公理之先聲。然人猶未甚信之也。且案懸未斷之時。屢解私囊。以助海夫人。夫人既割得爵主鉅產。照約年助賴金六百鎊。賴恆產本不甚菲。從此更不患爲寡人子。說者謂賴殆合俠士與賈客爲一人。揆諸排難解紛而不受苞苴者。固較遜一籌也。

四十八年。馬格司與恩結爾諸人。刊發民會共和報。賴望風廣和。終苦言易行難。且緣此開罪大僚。紮居囹圄中。六閱月。幽囚無俚。乃草備演義首章。中有云。余最樂爲諸君告者。余靈臺炯然。灼見此身爲民會共和之走卒也。付諸手民。盈城傳誦。

賴以與聞四十八年之亂。不得居柏林者十年。五十九年。竄身僕御而歸。洸憚波德入謁普王。代爲緩頰。始得甯居。是年。發刊意大利戰事與普國利害一書。警告國人。勿附奧以攻法。其略曰。法人果出全力。逐奧於意境。以意王伊馬毅爾之英明。終不能阻其統一也。惟奧則必受摧殘。不能爲我聯邦之障。害實大有禱於日耳曼全局。故爲普計。當助法拒奧。奧衰普乃雄視列邦。執日耳曼之牛耳。此弱株強幹之策也。厥後德相畢斯麥亦以挫奧爲長策。而賴已戛戛獨造。先時而言之矣。

賴爲海夫人訟案。遂精律學。因著公理綱要一書。據史乘。迭見之。法理參以雄深之見。解頗似孕毓。革命精神也者。然於今考之。殆發明學理之偉箸。非倡亂之逆書也。

四十八年。日耳曼之革命。賴身入其中。非幸災而樂禍也。賴之爲人也。挹其風裁。則恂恂學子。聆其志略。則烈烈丈夫。合剛與柔。各造其極。至其智深勇沈。尤

非。賁。獲。之。流。亞。所。據。之。勢。既。屬。利。便。遂。乃。英。英。露。爽。躍。躍。欲。動。事。機。一。至。從。事。於。壯。往。義。烈。之。生。涯。矣。

山。雨。欲。來。風。滿。樓。英。雄。用。武。之。時。會。至。矣。奧。政。府。與。人。民。內。鬩。賴。急。起。直。追。以。擁。護。工。黨。爲。名。擣。破。中。等。人。之。羅。網。且。要。求。樞。府。之。畫。諾。吾。不。敢。知。日。與。聞。國。政。也。特。爲。民。法。之。所。激。遂。顯。其。抑。強。扶。弱。之。敏。腕。銳。身。爲。工。黨。前。驅。聳。彼。朝。紳。爲。我。將。伯。鼎。新。革。故。時。哉。時。哉。

似。此。磅。礪。鬱。積。之。民。法。賴。懷。欲。陳。之。也。久。矣。六。十。二。年。值。日。耳。曼。新。舊。代。謝。黑。智。爾。之。學。派。一。變。而。爲。畢。斯。麥。之。時。趨。且。統。一。各。邦。普。人。執。政。亦。肇。端。於。是。年。夫。普。國。固。夙。以。哲。學。理。學。爲。聯。邦。所。宗。仰。者。也。其。經。國。遠。圖。如。政。事。武。備。實。業。亦。皆。較。勝。於。諸。國。故。延。攬。實。權。亦。於。勢。爲。便。是。年。秋。畢。斯。麥。爲。普。國。首。相。政。黨。勢。燄。日。張。然。自。由。黨。亦。同。時。並。進。屹。若。勁。敵。

夫。統。一。日。耳。曼。之。帝。業。國。人。望。之。殷。矣。然。盤。錯。艱。難。非。普。人。亟。練。軍。實。不。爲。功。

而用兵之後。事之成毀。又惟兵力之彊弱是視。故畢斯麥首重戎政。冀恢皇圖。乃所謂自由黨者。不諒苦心。羣起沮之。上下交闕。正烈賴氏投袂而起。慷慨激昂。宣講憲法之神髓。糾正自由黨之過誤。謂今所發表之憲法。卽政治之機能也。政治機能者。合一國上下而言之。長駕遠馭。惟吾普王王之政權。惟恃軍備。卽規定憲法之始基也。自由黨妄欲與之爲敵。其何能淑。

賴再接再厲。以爲反抗政府。祇有宣告王黨罪案。紳民同離樞密院之一策。若逡巡不出。則政府將藉口樞密院之公議。而強稱爲合法矣。

或有病賴之言。重強力而疏公理者。賴因箸強權公理評一書。謂已所論。箸引据史事。參考時勢。未嘗雜以私見。且凡生息於普政府之下者。並無辯論公理之權。必待政體易爲共和。始有公理。始有根於公理之強權。

賴說雖風發泉湧。然秉政者仍銳意修兵。不但不聽芻蕘。且視樞密院之從違。自由黨之怨否。皆等諸無足重輕之數。五十六年。奧軍受創。畢斯麥之政策。更

如火之始然。賴則既失歡於君相。復不容於自由黨。此時之倥傯。亦云甚矣。六十二年。賴別闢新徑。宣講工人職業。大意謂世界方新。勞筋力者。實造成之。其辭雄雋。其氣飛揚。遂不免爲警吏所拘。疑爲煽貧民以畔富室也。賴力自剖辯。無效。禁錮四月。期滿覆訊。復自申訴。有司爲所動。罰鍰五十鎊而釋之。出。是名大噪。人咸耳而目之曰。是能融民會國政於一鑪者。

時工黨中有疾首蹙額者。則以流行之自由黨派。不務本而徒逐末也。迨勒不士格。工黨委辦成立。既不滿於自由黨之草章。又無確定公守之理法。遽欲召集工人。大開議會。六十三年。請賴方略。賴答以通劄。反覆辨論。淋漓痛快。黨人感之。考賴先著工人職業一書。以庸率從豐爲開宗明義。通劄更詳論民會及政治理財諸原理。謂工人爲新世墾荒之元勳。遂與德之自由黨。勢分冰炭。通劄中條論民會共和之法。釐然井然。首標工人宜獨立法團。謀公益而除公害。自由黨魁夏石法理哲之計畫。脆弱而不足恃。其規定庸率。亦阻進步。今欲

爲治安計。國家宜依普通選舉制之理。建設殖產會。使工人得如分以相償。凡此條件。勒不士格委辦頗贊成之。邀賴親蒞宣講。同意者千三百人。異見者止七人。遂定執行之矩矱。

賴薩勒之舌戰於佛琅克弗爾也。始柄鑿而終如破竹。頗自憇其志業之將成。夫日耳曼傭工。皆自由黨之羽翼也。故始皆不滿於賴。賴初蒞講壇。雄辯滔滔。歷四小時猶未已。衆人或鼓譟。或詰難。環攻而中梗之。乃賴以詞鋒之犀利。熱電之簸盪。聽者卒相顧動容。鼓掌之聲雷動。越二日。重履講席。以覘輿情。則全會可者四百人。否者止四十人。翌日。更赴美因士議場。七百工人歡迎若狂。故賴嘗自負云。余以舌戰。屈人如拿破崙之資。敵攻敵。故所向披靡。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快意之事。當前下手之方。遂定。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創立德國工會約法極簡。惟要求普通選舉權耳。當時德國人民之選舉權。視財力之豐嗇。區爲三

類。工黨久以爲不合。因提出二案。一平均選權。一刪除階級。後者爲果。前者爲因。戮力一心。甄陶勸誘。賴且身任議長者五年。蓋一呼百諾。無復離羣索居之感矣。

泰西民法志上
是年夏季。入會者無多。賴亦以體羸退養。秋復出任事。濛泥河兩岸工徒。崇拜之如仙佛。是年冬。著夏石德理哲一書。極論夏石德理哲之謬。蓋欲自白於柏林。濛泥之法廷也。顧書中多醜詆語。有傷忠厚。君子恥之。惟其才氣過人。內則會中有難解事。獨力部署。外則懸河之口。曉譬敵人。侃侃無所餒。蓋冀以轉柏林迷惘之人心也。賴氏爲公盡瘁。雖璞玉渾金之體。亦將銷磨以盡。次年二月。自記曰。余體素強。今乃孱弱支離。精散神瞽。夜不成寐。質明而起。腦暈目眩。恍不自持。是蓋操心勞慮。履薄臨深。以至於此也。他且勿論。卽以三閱月而成夏石德理哲一巨帙。刻摯有若病狂。況工黨之無識者。受余之熱忱。苦口而報余以冥頑冷淡。使余灰心短氣。肝膽欲裂。尤足戕余體而有餘矣。

夫積勞則宜養晦。旁觀勸之。卽賴亦自知之。顧有不能忽然去者。則以滌泥河兩岸之工衆。與已結不解緣。渴欲一與周旋。以舒胸襟也。六十四年五月。次第宣講於沙林。近及巴門。及哥羅尼亞諸城。諸城士女。奔走趨集。歡待有逾於人君。蓋民之敬君。或束於禮俗。其膜拜英雄。則發於至誠也。時值工會成立一週祝典。人情之激昂如沸。賴抵一城。老幼男婦。蟻集郊外。或編枝作額。簇擁於前。或散花成茵。牽裾於後。蓋人氣沸騰。花香馥郁之中。湧現一絕代文豪。曰賴薩勒。嗚呼盛矣。當時賴致書海法德夫人曰。余覺新教宗誕生之日。必有同此景象者。其自鳴得志也如此。

周年紀念會。千載一時。雲集響應者。盈千累萬。迥非尋常會事。所可比擬。而賴之演說。電流風發。尤足以光茲創舉。先是普王以某地織工之乞訴。憫其窮蹙。允撥私款濟助之。美因士監督亦著書評斥當時財政之敗壞。與賴聲應氣求。賴因明言於衆曰。今日吾黨所規畫者。據理甚正。下自氓庶。上至君公。雖欲阻

過勢有不能斯言也。蓋招人信從之的也。故濊泥河岸工人。傾心向賴。或欲以附羶譏之。然靜觀當時民間慘怛之象。當未有能出此忍言者矣。夫日耳曼疆土。屢經遷變。強族之狡焉思逞者。環起迭攻。靡有甯息。無論勝敗也。其急募之軍糈。皆工人之血汗爲之上者。如牧羊然。既伐其毛。又割其肉。又如匠製鐵鐙。既療以火。復擊以鎚。非過言也。彼虐使衆工。需財則腴其脂膏。募兵則迫其効役。卽偶有光線可冀。而轉瞬卽逝。仍前愁闇之世耳。雖然。陰盛則陽生物極。則必反。脫苦海而登樂土。聞賴言實有厚望。蓋繼今以往。拯焚救溺之聲。將徧布於全地。而擁高爵享大祿者。雖譎詐性成。亦當知民善之不可犯。而凜凜乎環矚於其旁者。將起而搗其巢穴也。

若是皎然不滓之宗旨。苟得人而理。未有中道而畫者。惟若服從之情過盛。使操權者得以爲所欲爲。則亦非計之得也。何圖明哲如賴。而反蹈之。蓋賴之設心。每涉虛僞。好炫耀樂浮榮。所挾持者。期望過奢。不自覺其過情。方其勇於赴

功卽浮夸之性質愈顯。至其演說之所據。半如海市蜃樓。取快一時。而其心亦常抱不足。悼成效之不償。初願加以秉性卞急。一不當意。繼以煩惱。初不知爲義役勞之酬報。非指日可幾也。喑鳴叱咤。賫志以沒。說者謂其自戕天年。假令襟期曠達。則其所成就。必不如是而止。而負氣捐生。亦知免矣。

賴旣仗義執言。爲窮簷蔀屋中人請命矣。已乃自奉極奢。饌品之豐腴。爲柏林巨室所僅見。夫以彼矜貴之一少年。善自調攝。持梁齒肥。曾不自饜。而竟役身於工黨。此亦事之至奇。而解人難索者矣。時柏林有文學會。爲名流薈萃之所。賴往游焉。得遇貴族女杜厄姬斯氏。爲文字交。兩情繾綣。迨六十四年夏。復遇之。女正二十妙齡。賴亦年僅不惑。因訂婚焉。女父爲巴維也。拉外交官。駐瑞士之給尼發。聞女私與賴締姻。怒甚。幽女室中。迫棄前盟。無何。女歸來。加活札伯爵。賴遽失所望。憤欲狂。因約女父及來伯爵決鬪。來許之。遂角勝於給尼發郊外。賴受重創。越三日。逝世。氏之死。雖輕於鴻毛乎。而殯禮甚盛。儼然殉義之豪。

傑也。其門下奉之若神明者。至今猶未衰云。

賴之行誼得失優劣。昭昭然矣。惟其天才超雋。氣魄雄偉。敏於拔俗。銳於更新。皆其大過人者也。其想望太平。則較馬格司爲尤熾。其熟思審慮。蓋考察四十年來歐洲財政之變象。有以致之也。然其嶽嶽大節。不免銷擲於膏粱文繡。纏綿歌泣之中。情慾盛而克治之功。疏雖有天縱逸才。無補時艱。轉妨羣治。此由於志不純行不潔。雖挾其名義。與日月爭光。而在己曾無篤敬之心。又不知爲民會共和先導之神聖。尊嚴而轉爲情魔所縛。卒至功敗身死。徒供後人唏噓。憑弔之資。何其惑也。向使稍持義理。自爲繩墨。何必效隋珠彈雀之愚。雖然。其愚可哂。而爲後世闢除榛莽之功。誠不容沒。今也繙閱傳略。見其異想天開。益人神智者不少。允矣其爲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在日耳曼史乘中。流譽至今也。當時日耳曼識時務之俊傑。實抱匡濟之偉略者。厥惟二人。畢斯麥與賴薩勒是矣。畢之志略。在繕完普國兵備。統一日耳曼。而振新之。以慰日耳曼歎慕之。

人心也。賴則以擁護工人爲標幟。已則立於指揮之地。而以勞傭爲後勁。然無明定之條例。若何進取。若何建設。皆恫恍無所藉手。正如閉戶造車出門。未能合轍。此草創之所以必加潤色也。

學理

賴薩勒於民法所佔之位置。與賂勃爾司馬格司二人絕相類。賴之取資於二子之學說。亦復不少。然不居紹述之名也。妙想絕塵。發揮精義。別立一格。未嘗有依草附木之心。

賴之所迫於問世者。在解決富家應否攙奪勞傭之成功。與其運籌所得報酬之外。應否越俎以攬利權也。方欲作書論之。適值勒不士格亂作。實驗之機。不求自致。奮起角逐。無復成書之暇。夫擔當大任。必有定識定力。今學理未明。基址未立。而輕身嘗試。此所以事後而不勝悔憾也。

聆其議論。洋洋灑灑。令人咋舌。然說理未圓。章法不備。觀其著述。亦皆倉卒應

變之作。嘗自言嬉笑怒罵之文章。雖不軌於正。而有功世道。亦足以補吾過矣。抑其所提倡者。皆推本於事實。視馬駱輩膚辭游語。按之無一實際者。蓋有間矣。惟其無章法。故前後矛盾處。遂無術以彌縫。

然其旨趣所存。迹而求之。固朗若列眉也。今取其所著之工人職要及通劄及夏石德理哲三書而覆按之。工人職要之要義。以工人爲新世之製造議員。遠溯史策遞嬗之事象。近考歐州財源濬發之階級。而造極於工人集權之國家。斯卽圓滿之共和也。然由上世漸更爲中世。其間法度之燦著。不知經幾許改革。學術之日新。不知費幾許經營。互爭權利。判智力於微芒。戰勝天行。觀新陳之代謝。其層疊複雜之原因。不可究詰。然後工業大盛。市場廣闊。擁厚資享巨產者。勢燄日增。而勞傭困矣。其初利用羣力。非不藉口胞與也。及其成功也。忘彼櫛沐之勞。肆其敲剝之技。公權則以便己公意。則予限制復從而依託政法。逞其私圖。舉人類不能勝之重負。悉以加諸其身。而勞傭愈困矣。然彼憑權藉

勢者何修而得此必其由屈而伸自弱而強千回百折停辛伫苦則其所以得此勝利者亦至艱矣天下事惟難得者不易失而謂勞傭之鬱積不平欲以烏合之衆勒彼爲城下之盟其亦不度德不量力之甚矣賴於工人職要未能體會及此欲令積困之工徒一蹴而爲新世之代表昧攻取之略圖捷獲之功豈有倖歟

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賴所目爲新世破曉之日也是日也工人蠟集革命獅吼宣言國家之準的在增進工界之福祐而決行普通選舉制也凡爲國年年逾弱冠皆有應享之權不以財產爲限本此原理以望新民會之成立與成立後之統治皆惟工黨是賴而統治之法全體渾合不設界線則較諸史傳之成法判若鴻溝

賴於工人之職守別具卓識以爲人莫不有利羣之心有利羣心者卽當盡力以供羣用是人皆勞傭也故工黨之格律之性質實爲人類之所同具雖種別

國別萬有不齊。而其宗旨則萬川同源。其自由則萬方一概。且所以養成宗旨。保障自由之法規。亦即億兆人類所當共守者也。顧欲大白斯義。必自人權並重。選政公舉始。然後錮習可除。更始可期。就積累言。憲法既由公定。自必淳發。公心有善。必彰。有惡。必瘳。邦治之隆。可計日待也。就消耗言。選舉公權。不見侵奪。亦不至濫使。蓋遇擅權牟利之有礙羣化者。自當曉以大義。使知益羣。然後能益己。即彼稍自審度。亦當憬然於孤立之不可以久也。是故保羣即所以衛身。一人之利益。與民會自由之進化。實相表裏。未有羣肥而家瘠者也。如是爲福於羣。而謂濫使其權。可乎。

賴更發鏘金玉之音。以訓工人曰。吾黨之希望。既若是其華耀莊嚴矣。凡爲將來之主人者。宜如何痛自洗刷。一變疇昔之塵容俗狀乎。吾等捫心清夜。凜然於天職之高貴。凡外物之鼎新內治之漸進。天壤雖大。所仰望而奉爲模型者。惟此最潔清最樸誠之工徒。言念及此。未有不猛自警省者矣。噫。蓋世榮名。

得失。祇分俄頃。惟爾銘諸心版。時加刻勵。若逞忿以肆惡。嬉戲以妨功。爾其戒哉。方來之偉業。將於爾身觀厥成也。嗚呼。賴之教人。周且摯矣。獨其責己甚。怨竟至狼狽以死。所謂明察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力任千鈞者。不能自舉其身。殆賴薩勒之謂乎。

以修德進業爲教者。賴之國家釋義是也。所言與自由黨大異。自由黨懷其偏見。以爲國家之責任。祇在保護人民之自由與財產。是說也。賴呵之爲夜巡說。何言之。以其職在禁暴詰奸。值夕以外。無所事事也。因而獨抒己見。謂國家實備萬善。其力之所被。表裏精粗。無不到。豈僅爲一時防弊計耶。

賴嘗言。史記之進化。與物理搏戰無已時。蓋含生負氣之倫。初則稚弱愚闇。其後漸競漸進。以抵制夫物化。史記者。所以紀人事之尺進寸取也。然人事與物理。戰勢孤力脆。其奏效亦甚難矣。必也國家宣力以補助。克竟人類自由發達之全功。庶有豸乎。是故國家之職。在惠保黎庶。啓沃其天性。濬發其才能。普被

教育均霑福利。苟有缺陷。當力爲調護。務令人人完其天賦之自由。至於矯正國家之流弊。別有論著。不復贅。而此關於政治之心。陳義甚明。其優於疇昔之見解。固已掃蕪詞而標真諦矣。然以理想而施之實行。成敗優劣。視國家之措置得失而定。則共和國家之締造。烏可忽哉。

準斯以談。今後國家之作用。將藉其各種機關。扶植各團。各人之進行。有玉成而無箝制。斯義爲識者所共認。然其實際。則一冒險之軍人。使人民於苦難中得平和耳。其理甚繁。茲亦不備論。第就國家之於人民責任言之。爲道至廣。不惟剔除民害。使不失其自由。并宜增進羣福。令相忘於熙皞之天也。

賴於民會財政之標格。可卽其排擊傭率編制。想見其爲人。蓋其於傭率編制之異論。與馬格司羨餘之議。同佔重要之位置。抑二家更自有其獨到之見。馬所屬意者。在富家享利之過當。而氏之著眼。則在傭工所得之瘠薄也。各據半面。而合則一事。夫所謂傭率編制者。隨應求之漲落爲消長。普通之工價。常使

工人僅足贍養而已。其間或有升降。然不久即底於平。蓋若傭資稍昂。人有餘蓄。則婚娶易而生育繁。生育既繁。長成斯速。傭者因以增額。供浮於求。而傭率必降。至於僅敷衣食而後已。視前適劑於平也。反是者。人必停婚娶。圖貿遷。終至傭者漸少。供不應求。傭率亦必升。而至於平。斯固盈虛消長之定理也。賴大惡之。直抉其弊害曰。贏餘者傭工所生產。今取其一分以療生產者之凍餒。而其餘盡爲富家之所吸收。徒手游食飽煖。逸居可謂平乎。是則傭率編制之結果。祇使傭工之辛勤所獲者。轉失承領之權。徒抱向隅之憾耳。通劑之大意如此。

賴於經濟學理。他無所憾。惟憾其損及傭工也。故其所以救治之者。直主張隔絕資產與勞力之關係。古未有能言之者。而賴以電劍風刀。斬除惡根。從此出財。施力兩勢相均。即合謀以殖產。亦不設主傭之畛域。在施力者自闢其利。而自享之。以救傭率編制之弊。其樹義之堅也若是。

夏石德理哲亦創有殖產會者也。以獨立自營爲貴。賴又厚非之。以其與國家資本之論相敵也。夏之殖產會。傭工不能食其利。蓋恃恃手足之烈。固遠遜機械之巧。且其立會之意。欲令入會工人。優享賤價之物品。豈知物品價廉而傭率不減。惟數輩之結合。或能之。若推之工人全體。則其勢左矣。何則。傭率之編制。依物價爲漲落。未有物價銳減而傭率如故者也。然則勞力者生利愈多。卽物價愈賤。其結果也。傭率亦逐時而減也。將欲盡其力。以求贏於衣食之外。有慨其徒勞而已。

賴以爲助。長工人生活計之捷訣。惟有使之得所憑藉。而居富室之地位。乃真能自由擴充其營業耳。然工人者。大都四壁磬懸。貧無立錫。豈有點金之術。遽作大腹賈乎。給其所需。供其所缺。惟國家能之。國家之大任。在贊助一切文明之進步。而探原揭要。孰有大於百工全體之福哉。故通剗中之條畫。卽本於國家籌資以營殖產會也。

夫國家創興實業。非無成規也。濬河道。立銀行。築鐵路。通郵政。皆其見端。在殷富者購股以博厚利。贊成恐後。未聞有中梗之者。而於近世最宏遠之事業。以冀勞備之福利者。尤爲急切。乃反起而齟齬耶。故嘗擬辦殖產會於普國全境。預算開支一千五百萬鎊。此懸定之數。不必責令國家。輦金濟用也。要惟國家爲之擔保耳。其於殖產會也。居名譽股東之地位。有協議規章糾察款項之權利。過此不能更事干預。工人得行動自由。儻國家循此而行。乃真合於共和性質也。乃真爲全體工人之行政機關也。雖然。茲事體大。所需巨額之金。將安所出乎。夫國家之籌兵費。動盈數百千兆。所以洩君相之私忿。逞黷武之雄心。且爲富戶開闢商場也。乃既不恤竭澤而漁。以供軍需。獨至濟衆博施之仁術。雖執政諸公。懸的爲招安所得。此一千五百萬鎊者。好善之士。踵門告募。亦安從得此一千五百萬鎊者。相與仰屋而嗟。束手無策。此亦事之至可悲已。

顧賴初不謂民法。以殖產會爲止境也。由粗及精。自易及難。非閱世經年。無以

臻於純美。惟深造必由遞進。則此殖產會者。最和平而有效。先布種子。以待萌芽秀挺。枝葉繁茂。則賴之用心也。其所冀實踐之方。卜居繁盛之都市。按其人情風俗。先立基址。隨傭工之性質。分門別類。以營各種適宜之工業。嫌怨既泯。休戚相關。則其合力以各施所能。意中事也。且各殖產會互通情款。以相維持。自可免意外之損失。準是以行爭競惡習。已消弭於無形。資本偏頗。更不慮其肆虐。利孰大焉。迨夫人知其益。徧國林立。則國勢隨工業而日興。非實業彫敝之國。所能與之抗衡。是皆見之於夏石德理哲一書者也。

賴於民會演進之方。取徑雖別。其歸宿則與馬駱輩同。百變不離乎共產也。嘗謂分工實所以通工。此法一立。則羣力萃而殖產豐。故平準之理既明。則私人之領有權。於法爲不順。必漸歸於澌滅。然後集全體之財力。合大羣之人功。以營民會共和之事業。量各工之所應得。而分布其利。法至均也。彼夏石德理哲者。偏執私人資本之義。是殆斷港絕流。不足與語河海之大也。爰揭大義辭而

闕之。若曰。人不能違衆而孤立。卽不能離羣而獨勝。進步之必恃乎合羣。證之上世中世之事實。歷歷如昨。未有以一人妄想。而能得所謂自由者。卽令得之。亦曠鼎耳。於是更進其運會之理想。謂人生與財產之關係。在己不能自主。何則。財產之衰旺。恆受大勢之轉移。雖有智勇。袖手莫展一策。此卽所謂運會也。證以英國七十九年農業之驚惶。先三年業甚旺。爲全國冠。時則美州土產豐稔。英受其敝。農產價格奇跌。兼以霖雨連旬。摧殘更甚。農家之中落者。更僕難數。而與農業榮悴相關之各業。俱受虧耗。然不得謂孽由自作也。其所以然者。誰實致之耶。

此意外之蓄。近今財政中恆見之。誰執其咎。非工業競爭之惡果耶。而彼堅僻自是之理財學家。乃責之營業之人。宜爲賴所目笑也。夫厄運猝臨。非孤弱所能斡旋。雖然。秉國鈞者。漠不關懷。誠不免於溺職。故恆痛斥之。且民之有法。欲戰勝此運會也。卽不能。亦欲以民會之扶助。解災戶於倒懸。是卽所謂仁術已。

夏石德理哲一書。所以解釋資本與勞力二事者。諄諄焉不厭求詳。而其排斥備率編制。可見其愛護工人之盛意。至其論富家之盛衰。則更具察往知來之識。謂富家。今日而極盛。則有發原於史事者。有構成於時會者。其起也可灼見。其由來。其終也。可測知其變象。而在今日。死。器。轉。束。縛。活。機。資。產。者。死。器。也。勞。傭。者。活。機。也。且。彼。何。由。得。此。資。產。非。亦。從。勞。力。中。來。乎。以。功。成。身。退。之。勞。力。家。反。噬。同。類。使。今。代。之。工。黨。受。拘。繫。之。苦。是。則。傀。儡。之。資。產。惡。餓。日。張。生。活。之。工。徒。生。機。日。挫。也。是。皆。培。擊。之。言。也。

賴於民會財政之見解。更可即其力駁夏石德理哲。而得其大凡。夏氏者。德國自由黨財權之代表也。主張獨力自助。賴則持合羣之說。以相詆諆。初未知二者各有非常之重要。未可狃於一偏也。即其運會之理想。亦屬過慮。蓋財政受外來之激蕩。雖如疾風暗潮。窮於防閑。然地方工業之景況。及其巧拙勤惰。固亦足以定生活之運命。夏所倡之工團。則取多用宏。維繫之勢頗順。賴則以手

工不敵機械。病夏說之無當。曾不自思。以寥寥工人之私團。擴爲全體之公團。較之組合私人之法。難易得失。不可同年而語。而其救濟有限工人之小善。更可推廣其量。爲全體工人謀大利也。且夫自由結合之制。必有所由起。則夏之工團。實易見功。蓋凡隸於工團者。既得資本。又經閱歷。較諸無所憑藉者。自易進步。此則民法之初。統轄全世界財政之先聲也。徒以蔽於偏激之情。僅知爲積困之工人。雪忿而於事之本末。初終未嘗潛心體察。遂昧於一切建設。莫不有遞進之機能也。

顧夏之工團。祇民會之發端。不足以包舉大體。卽夏亦自知之。惟其爲工人計。必先。去其阻梗。則與賴之工人。會適相映合也。蓋傭工合資營業。得自握理事之權。自分所得之利。完內部之精神。絕外人之侵蝕。夏之所以勸工者如是。賴乃病其人滿。殊無當也。夫人類之孳乳繁衍。不當爲杞人之憂。僅視其謀生之程度耳。今憂夏氏工團之人滿。則賴氏之工會。亦必不免。蓋養生之品既多得。

之且甚易。丁口驟增。勢有必至。工團工會。又奚擇焉。惟以殖產日富。隨生齒而並旺。且爲傭工所獨享。則小而工團大。而工會安見其有害乎。要之夏之新論。固自有優勝之處。其言傭工獨力自營。可以絕倚賴。可以資歷練。生人事理。既能了解。他日者。使當新舊民會起滅之衝。自爾駕輕就熟。何患折軸絕鞅乎。兩家學說。準鵠不同。賴主國援。夏主自助。二者果不相入乎。試就其成效觀之。八十五年。兩派之劇爭。如懸案不斷者。已閱二十五年矣。夏設工團。以營業而集資。爲數頗鉅。第就日耳曼一國所集得者。已達一千五百萬鎊。此卽賴所欲乞援於國家。以經營其殖產會者也。噫。刈蓬蒿而殖嘉穀。獨恃國家之援助。已乎。

賴所沈毅堅忍而爲之者。卒以不得政府之援手而止。蓋德國政體。雖云選柄公操。然亦可拒人民之乞請。故賴志終屬泡幻也。或謂賴年不永。故所圖未遂。非也。賴以外。德國民法學者。不僅牽涉邦交。且有不服本國之意念。是則深犯

王黨之怒。乃欲得其贊助。難矣。雖然。彼爲民會共和黨者。縱極柔讓。能博政府之歡心乎。又未必如願以償也。故賴之抱負。其初已卽兆敗機。不待蹉跌而始爽然也。政局如斯。其能有試驗之時會哉。

古今來救時之豪傑。往往興嗟逝水。遺無窮未了之緣。賴卽其一也。顧其爲功於世。至大而遠。而不可以語皮相之士。試舉賴夏二氏所造之因。以究其將來之果。則八十五年。夏創營業工團。德國境中同志。凡一百五十萬人。集資一千五百萬鎊。賴倡民會共和。九百年選舉之期。贊成之者一百四十二萬票。可見二人均有絕大之功業。潮湧瀑飛。期諸方來。初不以相歧。故而阻其一瀉千里之勢也。

今更下精密之判決。舉賴主要之偈語。以當度世之金針。蓋其所力持者。建設共和政體。使強權必與公理相融。洽傭工俱有高超之學識。鼎新政界懋建宏規。蔚成公操。選政之國家。凡爲國家之代表者。須實力贊助自由教化道德之

進境不以國權加諸民權之上。務使國政中人服從民法。職是之故。國家之於殖產。會有資助成立之責。卽於民會有宣幽導滯之功。庶幾經數十年之繼長增高。積千百學子之殫心竭力。勞傭之開放。可底大成也。

賴氏神游目想之境。誠若是其美滿哉。試返觀普人統一日耳曼之政略。則其所重者。陸軍也。警政也。工黨非所措意。雖有才高學邃之工人。反受箝束局促。若轅下駒。時則有民會共和黨起而自解其困。於是傑出之工徒。歡呼景從。情不自禁。此不獨日耳曼爲然。凡在文明之國。鬱則求通。困則必亨。勢有必至也。彼歐洲各國之執政者。無一能爲民會盡力。其不暇耶。抑不欲耶。要之非生民之福也。茫茫大陸。劫運方新。擾擾羣生。息肩無日。生機盡矣。方且峻科條。勒捐輸。財源竭矣。猶復振軍備。講戰略。悉索民膏。等權利於弁髦。蹂躪同類。儕性命於螻蟻。嘻。慘矣。矧值八十八年日耳曼新皇御極。英年氣盛。嗜戰尤甚。生靈塗炭之禍。日熾。向使新君果知悔禍。以祈挽回戰鬪之狂瀾。亦不可得。蓋好戰之

毒深中人心。非拔去其根本。雖傾萬斛血淚。無從解此魔障也。況夫日耳曼之史記與地理。皆構成戰局之材。居是境者。不能遽改勢使然矣。自餘諸國。亦各有其遠源近因。不能韜戈解甲。弛其國防。以故仁人志士。當澄心靜察。知賴之理想。不能圖成於旦夕也。嗚呼。賴氏往矣。其志略高純。毅勇卓著。初不以一售掩其大名。上下古今。凡崇拜自由。渴望進步者。不宜奉爲遺型。而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哉。

篇六 駱勃德司

駱勃德司者。普國最和平之民法學家也。以排斥革命自居。秉性沈默好學。主張調和國家。以發達民會。當世民法學者。或譏其不合。然駱氏標格雖異。指歸則同。若化除成見。而觀其大者遠者。則駱氏之學理。所以合於民法者。瞭如觀火矣。

駱生於八百五年。少嘗學律於哥敦堅及柏林。三十六年。移居巴滿來尼亞。以

律師而銳力於理財諸學。間亦注意地方自治事宜。

四十八年。革命軍甫平。膺普魯士國會議員之選。兼新教司鐸。未半月。罷職。四十九年。普國分選舉權爲三級。駱慨然投書政府。責其不合。旋又預於北日耳曼第一次大會。以不得志而罷。其任地方事。盡於是矣。

駱氏嘗與賴薩勒通書。其辭令之工。爲時傳誦。又嘗欲組織民會。聳動守舊黨。魁滿意爾。與賴氏之著名從者海存格來。顧卒無效。駱性靜。善運思。與躁進者異趣。深信民會之有漸造而無速成也。故常勸勉工人。勿附和激進之政黨。而爲純粹之民會黨。七十五年卒。

駱固忠君愛民者也。故其論民會之權。當屬諸君主。其於共和民會。所引爲同調者。純屬理財本旨。而不願附和集財法。故賴薩勒之殖產會。不以國家爲主。而僅藉國家之援助。駱意頗不謂然。夫民會而能共和。固駱所欣賞。然本國之君主政體。亦爲駱所愜心。以是神營目注者。惟德皇攝行民會主權耳。蓋駱常

以國權爲神聖。謳歌日耳曼。錦繡前程。殷然有餘望焉。

其論列民法學理。則效法師密亞丹及李嘉圖二家。爰提出勞力與傭值維繫之定理。後世民法學家。多奉爲枕中鴻祕。更推論租息與傭值。皆爲國家財賦之原。國家能分配而不能茁長。非得羣傭之增殖國財。安從出乎。故勞傭爲資本之祖。彼執傭值出於資本之說。將不攻自破矣。蓋傭值之於財政。獨立而非附庸。凡勞傭所生者。卽爲勞傭所應有。於理無可中飽。此則理財先定傭值之大要也。

賂因進論時局。謂貧者弱之根。將來商業衰落。民不聊生者。非貨棄於地。亦非人弛其力也。殆由傭值之不均耳。蓋凡勞力者。勤於殖貨。實開布帛菽粟之門。而嗇於養生。僅免枵腹赤體之苦。夫一國財賦之大源。全恃傭工爲挹注。乃所以償其勞者。僅此區區。而其人數則實居消耗者之大半。奈何衣不蔽膝。食不果腹。節儉勤勉。猶懼不給。安有餘資從事。消耗貨物之積滯。以無力購置者多。

也。然則產額之繁。轉與銷數之寡。相應。銷數既寡。產額隨減。而職業亦必驟少。職業既少。勞傭之財力日益銷鑠。由是實業就衰。民生愈困。而彼耗財坐食之富家。與地主轉利殖貨之不能均享。遂可籠而有之。既消耗於需用品。應有者盡有矣。勢必競誇侈靡。恣意揮霍。而應無者。亦將盡有。於是需用品日憾缺乏。侈靡品轉見饒多。賊世害民。弊不勝言矣。

駱勃德司立論之旨趣。謂生產機關將隨文化而日上也。其分民會財政之進步。都爲三級。一、據亂世教化未開。生計最劣。二、撥亂世民智不齊。財產歸私人占有。三、升平世公理甫明。資財與勞役相依。居今世而言第三級。猶駐足云亭。而望泰山之巔也。然則歷級而升。其道若何。是當組合大羣。確行按役受償之公例。如是。則共產之義。庶幾瑩澈。不留纖障矣。若世運已臻。第三級民主國業。經成立。則人無居積。礦山湖田商場工廠皆屬國家。凡所生產。盡隸國權。乃得覈實以報。各傭而從。旁掠奪者。吾知其無能爲矣。然實造斯境。爲期悠久。非僅

百年必世已也。駱億其時。當在五百年後。苟不如是。人類道德之力。尙不足以語此也。

快捕風捉影之談。亡贍國濟時之實者。非駱之謂也。駱爲當世計。力持和平。有異乎攘臂疾呼者。上文已言其梗概。然其調和當世之策。安在則在地主與富家。仍不失其固有之利。惟振興殖產。增得之贏。率均當歸諸傭者。其振興之法。國家制定。平均之日。工合宜之傭。值且以時修改之。隨殖產之增額而漸高。其傭值。值之大小。仍視各工。精麤。以爲比例。此法果行。競爭薄俗。已草薙而禽獮。公理丕彰。如雲消而日出。民法大行之盛世。至是而躬逢之矣。凡此柔化積習。漸改大同之計畫。其初基不離於國家操殖產分配之權。由是而推廣民法之界限也。

兩言以蔽之曰。駱之宗旨。與賴馬輩同。惟作用則異耳。以日耳曼人民新得之政權。進求民法之確立。亦意中事。然泛舟湖沼。未足與語溟渤之大觀也。彼國

家方屬權於羣寮。使夾輔民法之進行。則固有未盡善者。無庸諱也。駱安得不期諸方來乎。至其建白之功。自不可沒。揆諸日耳曼近代財政學理。如華克男輩所導揚者。非其流風餘韻乎。假令駱不能刻意譏評諸要理。曷以變其羅盤乎。故時人有推尊之者。目爲民法之始祖。

篇七 馬格司

民法志中之俊爽豪邁。聲施爛然者。莫馬格司若也。有志同道合之恩吉爾。共倡定律與革命二義。勢力最偉。學說亦鋒厲無前。凡國人之以文明稱者。莫不奉爲矩矱。

馬格司與賴薩勒。同爲猶太之苗裔。或謂馬之父若祖。等而上之。至於十六期之遠祖。皆爲猶太法學士。未知確否。惟其父母。實皆邃於實學。二十四年。馬格司行年六歲。全家舍猶太教而皈基督。

馬格司天性肫摯。才思敏捷。又處優宜之境。於日曼耳最高之學業。無所不覽。

嘗入大學。習法律。蓋所以悅其親也。而其精神。則專注史學與哲學。時則黑智爾學風盛行。馬頗得其神髓。三十八年。得博士學位。榜尼大學。延之就哲學教席。知其友鮑安爾在彼教授神道學。爲大吏所辱。乃不果往。

馬格司游心革命。與日耳曼學士大夫。頗不相得。況普之執政。又絕無匡濟斯民之願。益復孤掌難鳴。有萊尼報館者。與民主共和爲敵者也。馬氏往司筆政。益力駁普政府之種種悖謬。甫閱一年。執政者將脅之以威力。報館主洵懼。亟思退讓。馬氏倏然引去。旋娶萊尼巨族之名媛。堅妮氏爲妻。實締同心之雅。故馬氏主張革命。不得志於時。而意氣不撓。實得力於內助之賢也。

雖然。伉儷情深。不可阻其風雲之氣也。成婚後。卽赴巴黎。以求所學之大成。自此下帷攻苦。無間寒暑。與法國民法諸名家。誼洽情深。常秉燭夜語。不覺達旦。又與柏魯亨促膝談計學。娓娓不倦。顧其交最密者。被逐之同國人也。故與詩人海恩爲神交。而朋黨中之要人恩吉爾。尤所心折。恩爲德國巴門製造家之

子。生於二十年。幼習弓冶世業。後居曼徹斯特者有年。四十四年。晤馬格司於巴黎。兩雄相遇。傾蓋訂交。垂四十年如一日。

四十五年。普政府授意法廷。驅駱出巴黎。乃往比都不魯捨勒。歷三年。離普魯士國籍。長甘漂泊。不別作歸附計矣。是年。恩吉爾之偉箸英倫勞傭鏡成書。越二年。駱亦作哲理實禍一書。以反抗柏魯亨之實禍哲理。時則柏名方盛。且與駱爲舊交。乃駱竟出全力以敗其名。將毋過歟。曰。非過也。當日黨爭之勢正烈。凡於真理有所心得。卽當直抒胸臆。爲百萬勞傭請命。駱之爲此。將於大局有所補救。雖損故交。不計也。顧書意頗晦。不足動人觀聽。惟發表其見解。不落恆蹊。固有心人所亟賞耳。是年。又偕恩吉爾當稠人廣座中。公布其兼愛之志趣。勞人終古奇冤。賴以伸雪者不少。聞者歎爲得未曾有。

倫敦民法學家。結社以討論者有日矣。及聞馬格司造極之學理。翕然從風。與恩吉爾亦遙通聲氣。是社也。卽爲萬國聯會之先導。故學者重之。當四十八年。

革命之際。馬遄返日耳曼。逋客歸國。僑輩歡迎。遂與其同志。力贊新萊尼日報。絕頂之共和。逾年。赴倫敦。非止游歷也。蓋將消遣歲月於理財實學之中。以求達其革命之志也。暮年。持論益縱橫有奇氣。抨擊王室典章。卒傾覆之。而其體魄。爲勞瘁所傷。長與藥鑪相對。八十三年。溘逝於倫敦旅舍。是年。適共產黨起。事巴黎。馬未及見。繼其志者。非恩吉爾其誰屬乎。恩與馬交最契。共事四十年。馬沒十餘年。恩獨任勞怨。爲窮民所託命。亦以憂勤致疾。九十五年卒。

日耳曼民法之誕生。其原因至複雜也。四十年。普皇威廉第四卽位。民法如旭日之初升。已視黑智爾學說爲不急之務。研究哲理之學子。相率改向他途。蓋人生切己之利害。如風馳潮湧而來。則昔時虛懸之理想。自雪融冰解。以去際斯時也。人羣之生計。爲凡有血氣者所注重。雖遏其進趨。而勢有不能。况外國有法蘭西之革命。愈足歎動日耳曼哲學大家。巴黎民會之旗幟。飄颺空際。有見之而不生豔羨者乎。是故民法也者。惟頑劣之政黨所惡聞。而自馬格司輩

視之。直爲羣理政治財權一貫之教宗也。顧知其重矣。而又託諸微眇。深不依科學之紀律。安有實事求是之一日。故馬恩輩。倡爲表裏洞徹之法。一則使民法依科學爲模範。一則以乘機之革命。傳布歐洲各國。

推衍馬格司派者。當知其要在贏率之原理。夫贏率爲勞傭所生。今勞傭所得者。僅足贍家。此外則盡遭僱主之漁奪。故三十二年。鄂溫派欲免贏率之見侵。嘗行標籤之法。按籤標明工作時刻。以定貨物之價值。卽以定勞傭之報償。此一義也。蓋前代理財學家樂客貝戴等。已微引其端緒。而師密亞丹所未能暢發者也。

價格隨勞力而定。爲馬傾心之要義。故盡力標而出之。其有功於勞傭。至大而遠。若賂若柏。雖各有所造詣。然或失之偏。或流於激。要皆未能中榷。夫二子之於馬格司。其發明之先後。論者疑而未定。然此至均之法。固爲民法學家所同寶。而無待隨聲學步者也。彼賂氏之功。雖有稱之者。究不足與馬氏媲肩。馬之

雄辨毅力。喚醒睡夢。爲民法志中所僅見。蓋羸率之原則。至馬始發揮光大。非他人所勝任也。卽此原則。以推求資本之沿革與感力。夫何扁鑰之不可啓。而資本之在今日。所以能左右一世之財政者。亦可卽因窮果。無或遁形矣。故馬所發明者。實爲民法哲理之基。其匠心獨運。絕不限於駱勃德司之成說。論者乃疑其剽襲。抑何輕量豪傑乎。噫。如馬者。十九期破天荒之思想家也。其研究近世歐洲財政。直以畢生之精力。推陳出新。故獨於諸儒學說外。放一異彩焉。馬之大有造於民者。在推論資本。而卽發明民法也。蓋資本之演進。本於史學自然之理。究其要歸。必底於民法之傾向。故其所措意者。在發明近世生計之公例。誠以生計大勢。隨資本而轉移。卽生計之盈朒。以驗資本權之隆替。此其故不難灼知。且可預料其結束。必不離乎民法。故馬格司派所言。皆理之至常。絕不矜奇炫異。而於現行法制。不甚疾視。惟明認之爲民法必歷之階級。而促進之一任。資本家之勢力。自由發展而終。必爲至善之法。更代焉爾。

置母財徵地租者。搜括羨餘。以自肥其私。卽爲資本日富之真際。故欲知資本制度。不可不先明贏率之原理。馬持此原理。卽以備值爲贏率之確解。其碩畫卽以是爲入手。

閭閻之財富。聚而觀之。浩繁之物品耳。夫物品。無論天產。亦無論人爲。必在適人之欲。乃有相當之價。故曰適用之值。卽爲財富之源。試觀殖產貿易場中。應求相劑。凡物之適用者。其得值也。卽視人類需要之緩急爲比例。故此以貨應彼。以財求顯言之。則彼此交換而已。世界商場流通之交換物。如煙如海。不可紀極。其彼此交換之比例。亦萬有不同。然必有同之者。而後比例生焉。至於因同見異。非在物之本體。蓋當貿易之場。任何物焉。苟其數足。與他物相抵。無不有交換之作用。而交換所由起。既非物之本體。所自呈。則孰從而成之。曰成於力作之人耳。夫物數無量。莫不以人力爲結晶。其得值也。亦惟以人力爲引線。故在物無值。惟人工爲有值。以人工爲交換之準則。而物之價於以定。且物價

之定不係乎某工所產而係於工作時刻之久。暫率是道也。人無分巧拙皆能得高價也。若夫工作時刻之標準則折中以定之。是則勞力與價值相維之原。則近觀即得無取鉤深索隱爲也。

夫資本之得占優勢其來源不一。必有憑藉權勢者。囊括殖產資料一也。必有轉徙覓食者。隔絕殖產資料二也。必有交換制度。運貨於世界商場三也。顧究其源之所自生。資本家何自成。轉徙之勞力者何由集。世界商場何由闢。試分論之。

覽其事象則甚顯。考其由來則甚遠。馬嘗上溯英國往史。確知英爲財富之淵。溯當中世之間。農民薄具殖產之資料。事畜之餘。以奉藩牧。更有餘蓄。乃投入商場以權子母。然猶力弱勢分也。迨中世之末葉。元黃變色。萬象更新。封建制廢。教皇權削。盡撤舊俗之藩籬。美州闢地。印度通航。聿開新世之棋局。凡此影響所及。業農之家。散其徒衆。承租之地。淪爲牧場。加以工業漸興。各據地以經

營農隸益失其巢穴。芸芸者衆。無術餬口。遂有降爲流丐者。然其大半皆舍耒耜而入城鎮。託命於工場。此工黨之所以日多也。

由封建時代而入財富世界之際。殺奪之風頗熾。富戶憂之。亟謀蓋藏。此資本發起之一因也。又若鬻奴墾地。皆資本家封殖之時機。迨夫市場既開。本國工業益受刺激。小康之家。當之輒靡。於是竭蹶流汗。更進於機械工業。以圖立足。至十八期之末。工廠羣起。汽機盛行。工業之新造。乎其極。資本殖產法。遂如赤日方中矣。

資本制度既定。富商所汲汲者。欲藉贏餘之資。以益厚其財力。此今昔所同也。顧所謂贏餘。何從得之。非資本家能自致也。挾資營業。以交換爲要領。上文已言之。然使交換之時。祇以物質相易。別無加於物質之上者。則贏餘何從出乎。必有利用之一物。焉使所生。逾於所費。而贏餘出焉。其物維何。卽傭工。是已。夫工人無力殖產。始獻身於市場。出其力以求售。博得代價。卽曰傭銀。所以償其

勞。贍。其。家。也。然。彼。雇。傭。者。既。賴。傭。工。所。生。產。以。支。給。廠。中。各。費。而。尚。有。餘。賸。遂。攫。爲。己。有。其。所。攫。者。非。卽。抑。勒。勞。力。者。之。傭。銀。乎。故。馬。定。雇。主。溢。收。之。利。卽。爲。被。雇。者。力。作。而。未。受。償。之。利。

侵。蝕。傭。銀。久。而。成。俗。在。昔。封。建。之。世。主。人。之。待。奴。隸。雇。工。暴。戾。如。虎。今。之。資。本。家。則。如。狐。陽。若。無。損。乎。工。人。之。自。由。陰。則。吮。其。脂。膏。俾。之。癆。瘵。以。死。在。勞。力。者。身。隸。麾下。雖。欲。不。聽。命。而。不。得。而。富。家。剝。蕉。抽。繭。之。計。畫。更。百。變。而。不。窮。馬。特。以。百。萬。言。之。巨。帙。反。覆。論。之。燭。奸。有。類。溫。犀。直。筆。不。亞。董。狐。於。英。國。工。業。制。度。之。大。弊。抉。摘。靡。遺。非。直。不。以。工。業。發。達。爲。榮。且。引。以。爲。大。恥。諸。若。迫。傭。工。以。久。役。待。婦。孺。若。羊。豕。視。生。命。如。草。菅。皆。揭。出。之。指。爲。富。家。弋。利。之。祕。鑰。傷。天。害。理。莫。此。爲。甚。此。書。一。出。和。者。頗。衆。英。國。工。廠。議。案。因。此。爭。持。不。決。者。歷。五。十。年。之。久。無。非。欲。裁。抑。富。家。之。恣。橫。而。救。工。人。之。隳。落。也。

古。之。營。利。者。公。今。之。營。利。者。私。何。言。之。古。者。獨。力。以。殖。產。資。本。勞。役。皆。出。諸。一。

已所獲贏利亦已享之無庸疑也。今則不然。工廠合羣力以殖產。富家舍業而嬉安坐而食。質言之。力出於羣而利歸於獨也。前則取諸己。今則掠諸人。此現行法之所以爲怨府也。彼利令智昏者。非特不知悔禍。且更肆其爪牙。其饑益張。其害亦必益烈。

曷言乎現行法之爲怨府也。以公衆之勞力供私人之婪索。人孰無心能忍。而與此終古乎。因是倒戈相向。不得以私人壓服之也。况私人之失其人格久矣。爭權則賄賂公行。馭下則險詐百出。苟能尊己抑人。不恤鄉評輿論。至是而民間元氣焉得不日損乎。且也爭競日烈。機械之進境亦必日臻完備。技巧勝而生涯隘。游手失業者日衆。而勞力者困矣。其困也。乃適如富家之願投効。不患乏人操縱。惟己所欲。由是殖產之機日益盛。產量因亦有加無已。而豈知隱禍卽伏於此乎。世界商場雖廣。終有溢滿之患。重以無數之勞傭。無力購求。使滋生之額。浮於消耗。勢必營運之家。彼此傾軋。不恤同業矣。然則資本制度於一。

方則開拓市場。一方則抑制銷路。矛盾之形。若揭其結果也。貨物積壓。販賣之術窮成本。暗虧破產之家夥。商業蕭條。生機瑟縮。富者貧。貧者益貧。其勢必不可倖免也。

似此無涯恐怖。久而一閱。且逐度增高。今日者。以理度之。殆將圖窮而七首見矣。何也。其激之使動者。營業家贏率日高。創大公司。以盛行兼并也。其抑久必揚者。勞力家閱歷日富。組大工團。以實行破壞也。將來危機。爆裂富家。深陷重圍。四面楚歌。蓋不啻自爲阱。而自陷之矣。況近世共和之義日進。勞力之衆。亦得參預政權。終必更進一級。實握閭里之財權。而解除私人資本之制。羣生利而羣享之。此自然之勢。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也。知幾之士。當鼓吹之。促成之。去其阻力。祝其早婉。而已亦蒙其澤。所謂順之者昌也。若昧於大勢。妄思抵抗。是猶孺子入沒人之淵。懦夫舉烏獲之鼎。奚見其能勝哉。是以惟仁者承天而時動。惟智者料事於未萌。當此時而合力協謀。因勢利導。其爲功也大矣。盍

共勉之。

嗚呼。毒天下者。其惟贏率乎。數人銖積寸累。蔚成京觀。而卒爲象齒之焚。身卽衆人垂涎。指動莫嘗。禁鬻而終付璇宮。於一炬故誕。育資本制度者。此也。助長資本制度者。此也。及至鬱積充塞。覆滅資本制度者。亦此也。而無如愚者不察。甘之如飴也。

新民之概象。馬嘗言之曰。吾儕所主持者。集大羣。用公產。同心協力。共建民會。所產之利。民會共有之。而儲其一分。以備擴張營業之需。是爲公積產。又儲一分。爲團體養命之源。須隨時分散之。分散之法。隨營業而異。要之各人之所得者。以服勞時刻爲定衡。服勞時刻。既爲勞役多寡之率。亦爲分利之鵠。馬之精理。略具於此。恩吉爾引伸其義。更推及於國家。以爲舊有之國家。名爲一國之民。所託庇。實則富商豪族之私僕。用之以摧辱小民者也。迨夫前局盡翻。勞力家既得政權。國中財產。悉入國籍。則國家爲公器。非復前此之私團矣。既無黨。

爭。又無。臣。僕。國家。威。權。無。所。於。施。治。人。之。具。轉。而。爲。治。業。之。具。然。亦。非。滅。國。體。廢。國。界。也。特。一。變。其。作。用。耳。此。種。觀。念。與。掃。蕩。政。府。黨。所。差。豪。芒。殆。未。易。辨。要。之。馬。說。特。立。一。宗。闡。理。綦。詳。乃。本。物。理。而。具。蛻。故。入。新。之。優。勝。也。故。民。法。也。者。基。於。國。史。進。化。之。理。以。除。苛。解。矯。進。探。財。富。之。源。以。給。求。養。欲。二。者。齊。驅。並。駕。爲。鼎。新。民。會。張。本。

馬所舉民法學之綱要分列如下。

一、上下古今。以物理學貫徹之。

二、民間政法教宗哲理諸要端。一以理財爲本。

三、自十五期以後。積財與勞力者。始分資本制度之階級。

四、積財者以剋減傭銀而日富。勞力者以僅足養生而日貧。民間殖產。惟富

者承其利。

五、工人結團。民俗日趨擾亂。

六、擾亂並起。愈進愈劇。將使中人以上之富戶。不復能掌財產之權。

七、勞力家握政權。化私財爲公有。人益曉然於殖產公共之理。爲止亂第一法。

八、永廢舊政府。以去生計之贅疣。別建新政府。以實行董理工業之權。

馬之學理如此。其於解釋傭役一端。似有欠缺。蓋謂傭役爲財富之源。僅能施諸工業簡陋商場狹隘之世耳。近世工業大進。商場廣闊。卽不能以此相例。誠以爭競日烈。計學日精。萬不能僅恃勞力以集事。苟乏明敏之才。果敢之識。神妙不測之機權。恢廓有容之智量。曷能戰勝於五州大通之日。乃執傭役爲財富之源。何所見之不廣也。至其論資本家之營利。祇爲斂取傭役之所贏。其說亦偏。彼富者創立一業。慘澹經營。維持永久。所深憂而渴望者。亦在得其報償耳。矧當營業之始。必其財產及格。方能出身任事。今指其所固有。或他途所得者。亦曰斂取傭役之所贏也。則是業尙未立。羸安從出。殊覺其說之不可通。是

以知資本未必盡由剝奪而來。不特此也。財政以自由交換爲互相獲益之公例。此例不可破。則稱貸生息亦必合例而無可疑。然則馬解釋資本制度遞進之說。不免貽失實之誚矣。

準是以譚資本家之於民生擔荷重任。而大有造於演進者也。彼勞傭所占之位。置殆其次也。馬以次要者爲主要。其亦昧於新民主之秩序矣。夫新民主之成立。將有若干新動機。輔之以行。而此新動機者。又至美備。必不能以傭役二字括之。故學識技巧。皆爲工業進步所必需。則彼擲資財以肇造若干新動機者。享受利益亦其所也。然此固未能一概論也。很戾奸險者。實繁有徒。非正當之資本家。自當別論。向使馬廣其界說。以理財學家發展財政。推翻封建。振起自由之原力。而歸功於深明大義之富商。則庶幾與民會演進之理由相濟而不相背乎。至其倡言贏率。爲皆得自向隅之傭役。此說誠足動聽。然與馬自創之歷史哲理。顯相刺謬。夫勞力爲贏率之原。當世理財學家已屢言之。惟未聞彼

輩。按語曰。贏率者。勞力家當。捆載以去也。而馬則縱心革命之極端辭鋒。非不英銳。無如與史冊事實不相合。何故馬提出此理。爲其學派之中堅。亦卽自示其弱點。其贏率之創解。卽反攻富家列傳。使之無所存也。或曰。馬殆襲取博學家之陳說耳。吾爲馬聊以此解嘲。

恩吉爾追敘馬功。以二義分疏之一曰。發明史策中之物理論。一曰。發明資本家之利用贏率。第一義似古籍中陳腐語。爲新學家所唾棄。蓋謂教宗與哲學。皆依附財政而起。其說誠多扞格。且史策爲心思發展之紀錄。原其發展所由。然則積衆因以成果。斷不能舉一節而概全體。此馬說之所以授人口實也。雖然。史策中之富家列傳。要不可刪。近代著作家。翫置之也久矣。一因其無科學之材料。一因著者趨重他途。不復留意於此。一言以蔽之。則迎合讀者之意也。蓋讀此類書者。多縉紳儒雅之子。幾不知下等人之生計。倘拉雜陳之。則懼贖其清聽也。職是之故。致湮史策之真。今得馬破除俗見。直言不諱。使人咸注目。

於理財學。雖乖著書之例。抑豈無裨於信史乎。

馬格司曠觀古今變遷之大勢。而逆料資本制度。將以潰敗決裂爲終局。果其言不幸而中。閭閻必歷非常之痛苦。然由痛苦而進於安樂。非圖治之上策也。矧馬嘗言。勞力者久被束縛。處境微而志量卑。今謂此微且卑之人。將爲民會之謀主。且能手創奇績。躬任鉅艱。而不虞隕越也。無亦勢有所不順耶。

至其解釋贏率。則當年少之日。仰承師密亞丹之緒餘。然未加深察。卽以畢生之力。從事於此。欲藉此以鼎新民俗。非不足以收拾人心也。無如見理未真。適足以階之厲。況又有不可解者。馬固確守物理論者也。而臨事則反忘之。故其所立程式。與事理背謬者。不勝枚舉。其不若師密亞丹之切理鑿心也。明者必能辨之。馬之學力。固足與師相頡頏。而慮事之審。析理之細。較諸師則瞠乎其後。師以哲理爲經。以實事爲緯。馬則直情徑行。違乎情。拂乎俗。而岸然不顧。遂致鑄鑄古今之大手筆。自損其聲望。不大負造物之篤生乎。

以馬之天才卓犖當不難立偉業成令名起龍蛇於大陸垂金石於千年乃自畫進修限於宰物之狹義拘於羸率之謬解於是絕大著作嘔心鏤肝以留貽後人者一展卷而皆憤世嫉俗之言一迴想而皆過當失中之語遂使驚才絕學曠世而一見之人徒以稍留缺陷爲世詬病可痛也夫雖然一人之精力有限宇宙之事變無窮又奚獨於馬而苛求焉且馬亦有特別之功蓋在警覺勞力者使其自知責任與位置又在發明科學新理使全世界之勞傭努力孟晉以臻燦爛光明之一境也

馬危言激論實含擾亂種子然以蓋世雄才生於其國處於其時有不能不爲鯨鐘之怒吼者則其爲此也誠有激而然也况其養成浩氣不懾於利害不屈於威武不以時局絕望而生怯心不以輿論拂逆而萌退志守死不變惟願造福於羣倫以求魂夢之安洵足爲末俗之針砭後生之師表向使其避難就逸糜情利祿則紆青拖紫如拾芥耳而乃視富貴如浮雲等王侯於螻蟻不以塵

世之顯耀爲己榮。而以貧民之釋放爲己任。嗚呼。可以風矣。彼曳裾抵掌趨勢利之途。爲蒼生之害者。視馬四十年之辛苦。塾隘堅毅。勇任能無愧乎。

就。姿稟學力文才論之。在十九期中之理財學家。孰能與馬分庭抗禮乎。然馬名之見重於世。不在其解釋。贏率一端。而在揭示工場財產之進運。與其推闡民會之轉機。其以財爲主也。說之當否。驗之將來。今勿深論。然其論理財學之重要。使凡治羣學者。萃智畢力於此一途。則收效於他日。未可量也。

綜觀馬說。蓋爲研究近世生計之性質。而據古史以釋明資本之制度也。蓋嘗盱衡數千年之事變。莫不有遞進之迹象。凡進一級。各有其特別適宜之處。財政沿革。亦作如是觀。故吾儕今日視爲竄制者。安知曩昔不奉爲良法乎。法以時而變。進化之公例則然。在創制立法者。祇取適用於一時。不能保歷久而無弊也。歷時愈久。則古法愈不可行。卽觀財政家或政治家手訂之法。盛行一時者。年湮代遠。將有苦其桎梏。而掃除更張之者矣。非薄古而愛今。實古制必不

宜乎今固史學家所同認也。馬因進論自由爭競之制。以土地資本人物三者分體組織。其制流弊孔多。前此主倡此制之民會。今轉爲其所羈。軛同聲。怨咨方今大勢所趨。殆傾向理想更高。範圍更廣之財政。是卽民法之所由生也。留心世道者。當知此義爲運會所趨之中樞。而馬之位置。可於此途之呈效定之。馬之未沒也。其學理已生二動機。卽萬國聯會與日耳曼民會共和也。二者於近世影響頗大。前卽發原於馬。後則賴薩勒倡之。但閱時未幾。賴說亦爲馬說之所吸。萬國聯會。設未久。又攙入民會革命。佔勢頗優。然其推廣馬之學理。功亦不少。今將於後篇分論此二動機。

篇八 萬國聯會

物質盪摩。是生熱電風濤。噴薄終至。決隄自勞。傭久苦壓。制漸起。反動日演。日劇終。且傳其動機於全世界。此其所以牽入邦交也。榛狁之世。惟重生命。知識漸啓。乃有交通。惟其始則百里餽糧。今則梯航畢集。

邦交遂日臻完密。且上古文化胚胎之地。爲泥羅河與阿弗拉底斯河兩岸。後經希臘人與斐泥基人。挾而徙之地中海四周。又進而輸入羅馬。羅馬人合其固有之國粹。傳徧於歐洲。更有基督教徒。力爲介紹。不限國疆。而凡受此文化之國人。彼此常具邦交之特別感情。俾異者漸歸於同。是以封建也。教權也。游俠也。十字軍也。莫不有邦交之性質。且夫世運愈進。邦交之感力亦愈盛。宏謨碩畫之起。自一國者無翼而逝。不脛而走。萬國雖廣。有如比鄰。種性國別之嫌疑。悉泯於利害相同之情。感故無事時閉關自守。必非久局。有事則越國問訊。乃見民情。

十六期之教化革命。日耳曼聯合瑞典法蘭西。以拒本國之頑錮黨。十八期中法人盛倡之自由革命。日耳曼意大利英吉利俱從而和之。嗣以法國革命熱潮。仍爲私團所憑藉。故諸國復與爲敵。今也汽機電力日新又新。更爲調和民族之利器。從此寰宇大通。民智益奮。如教化格致文學美術諸端。莫不急起直

追。遠邁前人。至若商業之日進無疆。亦時勢使然。今之業商者。每好繙閱日報。所載之商情市價。其明證也。故以區區一英國之公家銀行。影響所及。徧於五州。然猶曰業之鉅者爾。今言其細者。常人之服御飲食。無在不有邦交性質。何則。蓋紛陳其前者。多殊方異域之產品。非是卽不能饜其欲也。

十八期中。英國爲製造最盛之國。降至數十年前。猶赫然爲工業之巨靈。今則情隨事遷矣。工肆霸權。已爲歐州各邦所分執。而亦爲歐化所被。諸國之共產。卽彼東方諸國。夙稱閉化。今亦羣起而角逐。世界資木家。互增生力。各爭優勝。視一鄉一國之營運。以爲甚微不足數。必進而馳逐於廣博無垠之市場。騰躍之勢。令人側目。何況勞傭爲工業要樞。一舉動間。尤足係萬國之觀聽。如英法工黨要求增殖。而以德意等國工人之輸入。卒歸無效。歐州工人遷徙美州。美州傭值爲之驟跌。且有耐勞習儉之華工。移殖美澳二州。其本土之工人。因爲所困。吾儕考往知來。有見於東方工業。方在萌蘖。將來振興。必使英美各國之

資本家及勞力家。同遭傾覆。黃禍之慮。不僅政界受之也。故在灼見近情之資本家。靡不預籌良策。自救眉睫之禍。復結黨羽。以抵制現世潮流。彼爲勞傭者。亦爭先恐後。以廣求同志於世界。此飄流國外之畸士。所由伐木招朋。雉鳴求牡。創爲萬國工人聯會。將使爲富不仁者。受一度之懲創也。

三十六年。日耳曼人之被逐者。會於巴黎。潛結一會。名曰公道。執守共產主義。值巴黎亂作。不能相安。移居倫敦。遇北歐諸國之工人。與之水乳交融。會員之交相勗勵者。不在煽動革命。而在廣布公道。以爲民吾同胞。當共躋於道岸也。更爲馬格司學說所熏化。盛唱民會革命。必從財政革命始之說。四十七年。開議會於倫敦。易名曰共產會。其條教云。本會宗旨。在推翻資本家。擁護勞力家。廢止黨爭之舊會。別建共和之新會。卽此數語。其宏遠之志略。可見一斑矣。會衆公推馬格司恩吉爾二人。同著新書。宣示立會宗旨於天下。其書刊發於八十三年。書中義蘊。可於恩吉爾序文見之。其略曰。吁嗟乎。昊天不弔。竟使歐

美工人敬愛之馬格司長作古人而令後死之吾含哀雪涕獨敘斯編也蓋自馬格司逝後宣告書絕無進益馬氏手纂之警語則謂古今諸史一黨派相爭之日記耳役於人者與役人者爭治於人者與治人者爭其爭也依羣化之演進而而有異而工黨之摧殘於今爲烈不合大羣之力以拯起之使永脫於壓制剝奪黨爭種種之厄境其能脫資本家之羅網哉

宣言書之要領在發明古今之民俗志莫非黨爭而繼今以往則由繁趨簡祇有二黨相敵一恃財一務力二者之遠因現狀後果及其猜嫌傾軋之故書中三復申論惟辭氣矯激不免授人口實人或責其廢止私人財產權則彼應之曰勞力家應有之財產權被廢止久矣今所欲廢止者但資本家之攘奪權耳或又斥其滅除家庭倫理則應之曰工廠魚肉婦稚淫虐成風倫理之滅除不自今始矣或且病其無愛國心則應之曰勞力家本無國可依何愛之有其強詞奪理卽此可見

讀宣言書者。當知作者之境遇。蓋出於放逐國外少年之手。四十七年。值歐州勞傭之悲傷愁苦。初次駭人觀聽。因有宣言書出。是書爲各國工人聯合之導源。於史策中爲最重要事實。况其意義翻新。雄辯驚人。允爲十九期中之傑作。恩吉爾云。宣言書刊印於倫敦。適當二月革命之前。爾後傳譯各國文字。徧布全地。各國工黨之起義。多奉此爲指南。惟前此以世界同胞爲標號。今更名爲萬國工團。以號召徒黨。遂成萬國攻取之形勢。越十七年。蔓延全世界。共認工團之名義。爲萬國工人聯合之槩範。

四十八年。法德意奧諸國。同受革命熱潮。維時工人聯合會。力尙弱而無以應變。但前此放逐國外之士。今皆乘勢歸國。以效命於共和軍。頗著義勇。惜卒不能制勝。事平之後。工業驟盛。資本家之勢。燄隆隆日上。勞傭籲求幸福。猶逆流而上。駛。殊苦操柁之無術。故馬格司輩。倡言資本家之傾覆。必待其惡貫已盈。共知其阻礙民生。無復怙惡之力。至是而一舉蕩平。勢若摧枯矣。馬建議後。卽退

處倫敦。下帷攻苦。以期志業之克成。至五十二年。第一次工人聯會。竟以是解散。論者謂。蓋世宏猷。將沈淪終古矣。

雖然。四十九年政府之奏凱。僅能弭變一時。非遂能解除革命也。曾幾何時。歐洲人民。騷動一如前日。要之。四十八年以後。各國政府。亦知民氣之激昂。不得不降心相從。以是知民會。雖與政治之體用有別。而其爲歐洲之新動機。無可逆折。則同也。萬國聯會。豈若曇華之一現哉。固明明有其發生之順序。以證吾言之不謬。

萬國工人聯會。何自昉乎。昉於六十二年倫敦之萬國賽珍會也。法國工黨特派代表。如期赴會。頗受英皇禮遇。巴黎各報評贊之。謂英皇以國士待工人。不獨引入鄉嬛勝境。實足敦兩國敦榮之好。同時。英國工人更款待法代表。相與講求勞傭權利。及衆擎易舉之法。次年。法工人更舉代表赴英。提議光復波蘭。與勞傭實利諸條件。未見實行。至六十四年九月。大會工人於倫敦之馬丁堂。

皮斯來主席。馬格司與焉。會衆議從各國代表中。舉定職員五十人。以釐定章程爲專責。職員初次籌款。僅捐得英金三鎊。誰謂太倉一粟。卽能播種於徧地。毳哉。且訂章之初。公推義人麻志尼主政。乃拘於本國之性質。非交通肆應之才。馬格司起而矯之。馬固維持工黨之奇傑。一視同仁。不限於國界者也。故其所著條令。及公布之講義。深入人心。至於今不替。

講義略分三層。一曰。四十八年以後。工業驟盛。國富日增。而民困如故也。二曰。富家甘冒不韙。勞傭作苦。日限十鐘。此後供求之權。必由民間公執也。三曰。志士試行殖產會。業有成效。足徵工業之振興。無待乎富家之主理也。且謂富家之視勞傭。直如奴隸。不知操之過蹙。發之愈烈。其究也。權必歸於統合之勞傭。於是始能各奮其智。各宣其力。但工業分則敗。合則成。此萬國聯會所以爲當務之急也。

工會法章之序文。瀝陳萬國民法之綱領云。民間茹苦含冤。智淪道喪。莫不由

於勞傭之困苦。與夫雇主之賊仁害義。制勞傭之死命也。居今日而談匡濟無
論政治家。若何高見。必使勞傭不受貧窮之束縛。顧其義至廣。必由一鄉一國
而普及於世界。是宜合各國俊秀之士同心戮力。勝此鉅艱也。

序文又云。造諸種因。萬國工人聯會。乃立凡隸會籍者。須以公義善道爲行事
之標準。不以異國異種異教而分畛域。權利與義務有相濟而無偏勝。卽此數
語。旁通曲譬。而萬國民法之條件備矣。至其理想之能否中肯。尙難懸斷。然奇
才傑構。湧現於炸藥四轟之日。宜其生氣遠出。閱世如新也。

所謂萬國聯會也者。質言之。蓋萬方一致之工人總會也。且爲聯合之總樞。交
通之尾閭。而非獨攬大權之謂也。故總會設於倫敦。會長司庫總書記。皆英人
也。而各國均得派書記幹事各一人爲代表。總會之職。在召集年會。綜理大綱。
各分會皆具獨立之規模。一切事宜。由各地工人自理。然又恐其散沙之無力
也。創爲各國各分會自結一總會之法。各分會隸於本國之總會。仍得自達於

萬國聯會似此絕大經緯。一則合羣策羣力以赴功。一則使各分會工人皆得完其自由而因地制宜分職任事也。其慮周藻密也若此。

馬格司爲肇造聯會之人。綜理百務。更著勤勞。厥後會議時。不外遵其手授之方略。續加商榷。修整而補綴之耳。彼紹述柏魯亨學派者。雖衆喙爭鳴。然終格於理勢。不得不俯首以就馬氏之銜勒。議會開幕。本擬擇地於比都。不魯捨勒。公決聯會法章。嗣以比利時政府禁阻之。乃暫集於倫敦。未成禮也。迨至六十六年九月。舉行正式開會禮。於給尼發。蒞會使者六十人。馬氏之條令草案。經衆決行。更議定漸減工時。至每日八點鐘爲額。又議設完備之教育機關。使工人資格。漸躋於中人以上。此次議案。一本常理。爲民法之最易行者。當時法國使員提議。凡入會者。必須勞力之人。勞心者不得爲會員。於是羣議紛起。有謂彼勞心者。亦在服勞之列。不當屏絕。有謂勞心者好高騖遠。貽禍工界也。至最終之議決。則謂勞備復分門戶。而自棄才智出衆之英俊。況彼勞心者。見抑於

資本家。無殊於勞力者。安有屏絕之理哉。於是法使員之議不果行。

六十七年。第二次集會於老山泥。民法之擘畫。益見進步。議決輸運交通之要具。概歸國家主宰。以是褫奪大公司之霸權。而解脫工人之羈軛焉。復倡興通功營業會。以及增加庸率之善法。其深戒力防者。則恐復蹈現行法之覆轍。轉令求福得禍也。故其執行之方。惟求民間準報酬之公道而進行。以是爲變革之章法。

六十八年九月。第三次會議於比都。聯會所持之民法。至是益彰。與會使員九十八人。代表英法德比意班瑞等國。此次議決之案。凡森林鑛產土地。並運輸交通之器具。皆歸民會或共和國家掌之。同盟罷市之舉。宜出之以文明。更須縮減工時。俾受教育。因重申保工之法。工人力作所獲。宜獨享之。資本家不得挾租息贏三例。以橫加征斂。凡此皆爲勞傭興利除弊計也。又惡戰爭之禍。斥之爲暴殺之假名。故遇有戰亂。各國工人當聯合罷市。以相抵制。始終堅持。不

稍。諉。卸。期。復。和。平。次。年。更。集。議。會。然。無。所。表。見。雖。有。廢。止。私。產。一。條。以。不。洽。於。衆。議。而。罷。

聯。會。之。設。頗。擁。勢。力。於。歐。州。英。之。貿。易。會。嘗。禁。阻。大。陸。賤。價。工。人。之。入。境。非。特。聯。會。之。盾。其。後。乎。六。十。七。年。巴。黎。之。鋼。業。瀕。危。而。復。存。者。非。聯。會。爲。之。護。符。乎。故。六。十。八。年。日。耳。曼。南。部。一。百。二。十。二。工。會。俱。入。聯。會。七。十。年。蓋。滿。倫。代。表。八。十。萬。美。州。工。人。杖。策。來。歸。自。是。會。象。日。盛。漸。被。東。方。波。蘭。匈。牙。利。競。附。驥。尾。焉。時。則。各。屬。支。會。各。設。機。關。報。以。廣。智。識。而。通。聲。氣。歐。州。名。家。之。報。章。亦。津。津。樂。道。之。由。是。羣。相。揣。測。以。爲。歐。州。時。起。革。命。聯。會。實。爲。其。淵。藪。甚。至。目。爲。俶。擾。閭。里。之。總。機。關。然。究。觀。其。實。聯。會。安。有。此。力。惟。託。於。沈。摯。博。大。之。理。想。耳。況。其。規。制。疏。漏。財。源。瘠。薄。入。會。者。大。都。冀。分。河。潤。莫。解。慳。囊。者。乎。

七。十。年。又。擬。召。集。年。會。於。巴。黎。以。法。德。戰。役。而。中。阻。然。聯。會。宗。旨。繇。此。大。彰。法。德。支。會。與。倫。敦。總。會。皆。嚴。斥。二。國。啓。釁。之。無。理。逆。折。上。旨。觸。忤。時。宰。所。不。避。也。

夫聯會代表之工業同志皆有志弭兵者也。筆掃欃槍。義勇深足。嘉尚而造福於世界。更無窮也。行見工界諸同志。權力日張。環海從風。災戾之氣。化爲祥和。則豈惟工界利賴之哉。矧工人之遇戰事。尤有切膚之痛。自來用兵之日。器械糗糒。工人出之。戰勝之後。詭利虛名。工人不與焉。宜乎他黨所不容置喙者。工黨毅然爭之。而不爲越理也。

過此以往。聯會銳氣頓挫。其望誤非一端。英之貿易會。祇知一國私利。不顧萬國公益。已足令人失望。而日耳曼民法學家。又各分門戶。激成水火。重以會費告罄。官力阻撓。危象迭見。焉得不敗。然事處盤錯。猶可望轉圜。種雜稗莠。乃無可救藥也。蓋自六十九年。裴古甯率掃除政府黨若干人。附名會籍。深惡馬之力主政府集權。故至七十二年。海牙議會開時。黨爭遂起。時與會使者六十五人。掃除政府黨。忿戾不可復制。馬乃驅令出會。旋決議遷總會於紐約。當閉會之前。馬慷慨淋漓。以語衆曰。海牙者十八期國君交會之地。所以固其威權。保

其國祚者也。顧昔日冠裳盟會。今轉爲工黨之集議廳。從可知世運之漸進大同也。又謂工人欲入蔗境。有不勞而獲者。如英美和等國。是有竭蹶以圖者。如此外歐洲各國。是末又自言。願矢殘年。以謀羣福。雖遭遇迍。壯志一如疇昔也。語重心長。合座隕涕。

聯會易地。生氣已盡。七十三年。開末會於給尼發。回光一照。遂如槁木寒灰。而彼縱火焚林之掃除政府黨。尙鼓其尸居餘氣。自號任天黨。出沒無定蹤。裴古甯主之。多流血之禍。下幸當論之然至七十九年。亦滅跡銷聲矣。

評工人聯會者。羣服其設想至高。造端至宏。欲合大地之勞人。共登熙熙之春臺也。基址確立。傾欹未定。萌蘖方生。且暮卽萎。則以壅於時機。未克展布也。夫合天下億萬工人。地位才智之顯別。語言文字之各殊。無財力以資建設。無暇日以相切磋。而欲成亘古未有之偉業。於勢爲不順。惟不順也。而挽回氣運之人物。乃愈不可少。雖植懷幽篁。世鮮同調。規模遠大。事類摹空。然其宣揚大義。

警覺人心。功固有不可沒者。况移山填海。有志竟成。故集大羣以彰公道者。爲世界人羣所歸心。爲各國政府所側目。大業將成。此其驗也。非然者。馬格司輩。奚能赫奕一時。垂聲後世哉。卽彼頑錮之政黨。雖暫奮私智。逆折其機。終必回心向化。投誠旗下。無可疑慮。吾知聯會之餘風未歇。方策如新。他日者。搏搏大地。放文明自由之花。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聯會響絕音沈。其動力自在天壤也。何則。公理昭宣。萬衆傾耳奮起。圖功前仆後繼。羣情若是。繫豈無大成之望乎。故吾人不當以其挫敗而萌退志。當知不基肇造。動虞顛躓者。正所以促後世之成立也。聯會何獨不然。方其垂成而忽敗也。猶纖雲翳日。終必復其本體。民法之晦而復明。豈得已哉。以故賡續之舉。紛起於世界各國。其間雖無綜合之機關。然其感情同準的同。對於邦交之觀念亦罔弗同。其進行也。不免分道揚鑣。究其歸宿。要皆同條共貫。自七十七年以後。各國代表屢訂會期。巴黎不魯捨勒倫敦復爲萬國工人會議之場。惜

其中廁入掃除政府黨。以致時起紛擾。是亦萬國工會之動機。尙未成熟之一證也。

萬國工人會。既足震耀耳目。萬國政府之聯會。不更足令人錯愕贊歎乎。八十九年。瑞士政府。倡議聯合各國政府。磋商工業最盛諸國之勞傭。越一年。德皇頒諭。亦注意於此。其提出諸款。雖但屬萬國工會中之一鱗一爪。然登高一呼。獎助各國保護勞傭。誠有可歌可泣者。自此各國政府。始憬然於勞傭爲世界禍福之所繫。蓋含有邦交性質。而非國權所能抑制者。自今以往。勞傭之利害。政府當熟審兼權。去其害以謀其利。而爭奪殘殺之風。庶可不作。化干戈爲玉帛。以人和迓天庥。斯何如景象哉。邇治匪遙。願各努力。凡有心人。亟聽之。工界偉人更勗之。

篇九 日耳曼民會共和

欲測知日耳曼近世之進境。不可不究觀日耳曼之大事記。攷其往史。國勢分

離及教宗改革時代。其國中分立二教。教徒尋仇。至三十年之劇戰。慘無天日。財產政治道德。俱罹兵燹之剝蝕。遂致瘡痍不復。國權支離而孱弱。強敵伺隙以侵陵。蓋數百年來。法蘭西之稱雄歐陸者。實以離間日耳曼列邦。爲不二法門也。

夫佛得力帝之武功。高突康德黑智兒之偉箸。與夫十三年之普法戰役。凡此驚人事業。俱足喚醒日耳曼之人心。無如國情渙散。振興不易。其工業亦瞠乎英法之後。近至十九期而封建之餘燼。猶有存者。其民間試用織紵機。竟遲至十九期之中葉。可謂後進國矣。若夫勝法之役。雖得自立而成大國。然羣情之頽喪更甚。蓋其民不惜身家性命。以爭得之自由。至是轉成噩夢。而戰勝所獲。惟貴胃華族專享之弊政惡法。一仍舊貫。所慰情聊勝於無之一事。惟萊尼河兩岸。前此法人經營之遺業。得以安享其成耳。

當元氣未蘇。蕭條滿目之際。民情之鬱伊滋甚。况日耳曼人夙著忠義。見夫宗

邦之凌夷衰微。貴族之昏庸驕蹇。文學則謬詔高明。藝術則極形消沮。焉有不撫膺蹙額者乎。故當四十八年之革命。日耳曼人倡義尤烈。舉維也納柏林之舊政府。掃蕩而無餘。顧彼勢燄灼天之改革家。於同黨中復分門戶。羌無徹始徹終之毅力。未幾而遂爲敵勢所乘。舊政府死灰復然。議會則解散也。黨人則駢戮也。偵騎四出。狴犴爲滿。吁。憺矣。越明年。黨人之遁迹瑞士者。都一萬一千。厥後多由瑞赴美。

目論之士。以爲黨人一蹶不振。殆終成荒原之殭石。然而深識者不謂然也。蓋自有此舉。舊黨鬼域之形畢露。封建毒螫之制盡廢。而其成效卓著者。則在激起中下二等之人。使之摩厲以須。及鋒而試。終造成今日光華糾縵之日耳。曼也。然當時二等之人。有割席之嫌。亡盍簪之誼。中等人稱自由黨。多游移畏蕙之鄙夫。下等人號共和黨。皆冒險進取之志士。共和黨因斥自由黨爲羣蠹。爲罪魁。兩黨積嫌。實於日耳曼新政留一記念。試述其故。

在英法等國之中等人。實據民會之上游。日耳曼則不然。誰實爲之。則以藝學之發明較晚。中等人之識力。不足任共和軍健將。故建樹宏業。非所敢望。且所謂自由黨者。謹厚有餘。剛勇不足。而勞力之共和黨。輕率浮躁。好大喜功。使老成人見之。未有不驚心咋舌。避之惟恐不遠也。大義之不明於全國。職是之由。向使兩黨人士。各懷唇亡齒寒之懼。互敦同仇敵愾之風。何至木朽蟲生。爲識者所譏乎。無如始基未奠。兩黨之嫌隙已萌。共和黨主張選柄公操。而自由黨齟齬之。則以工人於四民中爲最多。若使各得選舉權。將不利於己也。且中等人遺傳之性。每薄視工人爲不足數。以爲是庸庸者。不過供奔走而備驅策耳。雖其中或有才智之人。亦祇在附庸藩屬之列。不屑與握手訂交。而謂工黨能忍受乎。遂走集賴薩勒麾下。其大略已述於上文。世運日新。羣化日變。二黨之軋轢日益甚。曩者號爲共和黨。至是更爲民會共和黨。彼自由黨乃優容政府。以取便私圖。說者謂二黨分裂。爲日耳曼進化之障害也。夫工黨之矯矯者。既

絕望於平和。乃從賴馬諸人而急進。馴至革命黨。蟄伏全國。是爲中等人與工黨鬪牆之變局。

今考德國工會之史記。自六十三年。賴薩勒手創此會。明年。賴遽卒。會員僅四千六百十人。蓋距立會之期纔五月也。賴遺命以裴客繼己任。統攝會務。然裴器小。不足以任重。其克勝斯職者。允推郝渭川。乃郝又制行不謹。未孚衆望。德工人降格以求。仍舉裴客續任總理。裴才慚短綆。然恪守蕭規。人服其勤。賴之故知海法德夫人。慨任會費。惟以事多干涉。工人滋不悅。兼之會員之桀黠者。忿爭不已。無術解紛。是亦初創一事之通病。吾儕苟審知德工人生計之困阨。智識之卑劣。則將悼惜之不暇。安忍刻責之哉。惟其困阨卑劣。至於此極。故賴雖竭智盡慮。瘠口啜音。而猶無啓牘發聾之一日。事勢若是。裴之碌碌無所表見。亦安足怪。然裴任職之期頗促。繼之者爲屠基。屠才稱諳練。而會象之彫繭如故。方其任職時。會中僅儲英金十八先令耳。如以財力之豐嗇。判定聯會

之成敗。則所以限其進步者。彰彰然也。

工會之叛造也。有快心怵目之一事。卽郝渭川倡設之民會共和報也。馬格司與恩吉爾之儔。始亦贊助之。嗣以郝續刊論著。援引畢斯麥政策。旅英之改革黨如馬恩者。意不謂然。因與割席。然郝之命意。根於賴苟。彼政黨有利於吾民。法者吾亦何樂而弗受之。馬恩之立志異是。謂當拒之如蛇蝎。不容兩立也。郝則謂馬恩遠託異國。不悉內情。惟己則能相機應變。要之郝之論著。誠亦有功於工黨。有光於日耳曼之民史也。

維時日耳曼政局。情睽勢渙。貽譏黑闇。工會之進行。亦如盲人瞎馬。夜半臨池。正不知稅駕何方。其撥亂反正之初象。見之於北日耳曼聯盟者。以選政普及爲根據。此係六十六年畢斯麥戰敗奧軍後所建設也。聯盟大會之初期。在六十七年。卽郝渭川舉攝工會總理之年也。當此政典改革之時。民會共和黨將何所適從乎。請先述黨人經歷之大事。

工會會員。多普魯士與北日耳曼人。同時薩克索尼亞與南日耳曼。又有新設之工會。郝渭川患之。蓋自六十年以還。工會之發起於日耳曼者。如雨過潮生。衝堰決隄。俱以妄談政治。致罹實禍。是皆名爲工人教育會。其間亦有服膺賴說者。然無識者究居大半。汎濫誣蕩。非有確見定謀。一若伏流四出。而求其歸宿也。難矣。此皆爲普魯士霸權所激成。而其尤爲賴氏工會之勁敵者。六十三年。突起於佛琅克弗爾之急進派工人同盟是也。同盟叛設之宗旨。卽欲抵制賴氏工會之勢力。然抗爭未久。旋爲共和之義所熏化。此後由共和而更入民法。凡此變遷。藍內德與裴耳之力居多。迨至六十九年。工人會共和黨成立。與工黨並重一時。彼則以薩克索尼亞與南日耳曼爲襟帶。此則以普魯士爲鎖鑰。兩黨各舉代表。以入北日耳曼聯盟大會。是役也。洵爲光前裕後之創舉。而黨人之對於畢斯麥。略不知感。在畢斯麥以統一日耳曼之功。屬諸人民。且以選舉公權分貽之。以是取信於國民。孰知相公之擘畫。一入四十八年革黨之

目中。以爲是淺淺者不足挂齒也。郝渭川則獨抱隱憂。歎息成事之不可復追。惟在當事者彌縫補救。庶不患政權之旁落。藍內德則更視此聯盟爲酷政之變相。當決去之。以清政府。故會議法章之日。引避不遑。懼助桀爲虐也。因抒其發奸摘伏之論。以爲畢斯麥之祕謀。將使日耳曼支離滅裂。蝟縮蜷伏。歷數百年而淪胥以亡也。

七十年。德法戰事方起。愛國熱潮。震盪歐陸。民法紛爭。爲之暫息。然彼二國之啓釁也。藍內德與裴耳怒焉傷之。謂二國政策。未見彼善於此。故募公債以充兵費之議。非二子所樂聞也。他若民會黨代表郝渭川等。則在贊成之列。而所以贊成之者。非好戰也。痛心拿破崙之贖武。法蘭西工黨且將糜爛。而法皇兵力果稱雄歐州。日耳曼將無復統一之望也。法軍旣敗。各黨代表全體一致。拒絕公債。倡言議和。不侵佔法國尺寸版圖。孰知黨人之要求。適逢政府之怒。橫遭禁錮。遂不可免。

此後郝渭川辭總理之職。方其任職時。屢窘於有司。不諒於同志。見困於敵黨。寢食不甯。貲產蕩盡。誠備嘗艱苦矣。而其綜理會務之蓋謀卓識。迥非繼其任者所能幾及。七十五年卒於瑞士。

自六十二年。賴氏盛唱民法之後。翁從者衆。因之日耳曼之偵吏。視黨人如大敵。或逮捕其首領。或解散其議會。報館則勒令停閉。團體則誣爲賊黨。出版自由。持論自由。徒託諸冥想耳。凡此皆有以激勵人心。使協謀對付之策也。矧值郝渭川辭職以去。分門別戶之見。渙然冰消。遂以堅其團合之力。故工會與同盟。平時則鴻溝畫界。臨難則吳越通家。卒至七十五年。合會於各他河附近地。名曰日耳曼工會黨。其會章分十六款。以自由平等博愛爲綱。而以政法兵事。工律稅則教育道德衛生爲目。一分訂專則。而公其權於人民。此會章傳播一時。較之曩昔。更稱詳密焉。

二黨合併之局已成。日耳曼民會共和之盛業。遂定其基。爰有銳志任事之黨。

員。徧布此義於城鄉。而以新報叢書爲媒介。集會演講。更相切劘。莫不殫心竭慮。以闡明道義爲己任。或印發單張。或刊送歷書。要皆以民會相敦勗。凡通都大城。民物殷阜之地。黨員之勢。燄亦日盛。官吏深惡之。因議別訂專律。顯予裁制。實則黨員所奉行。者力主和平。未嘗逆時勢而爲蠢動。此則馬格司之遺風也。然其所以遭時之忌者。則以召集大羣。合力以望速成耳。夫曰合力。曰速成。卽不免危象之流露。當時日耳曼報章所載。講臺所述。有足令人驚心動魄者。政府之嫉視而摧抑也。固宜。顧頒訂專律之法案。國會梗之。已乃解散國會。裁制民會之專條。於焉確立。其間畢斯麥實左右之。夫畢固素重賴氏者也。於賴之殖產會與選政普及諸條議。意頗融洽。今忽爲養鶴焚琴之舉。殆以樞務殷繁。不暇平心垂察歟。

夫畢相之視民會共和黨。胡竟如芒刺在背也。則以七十八年國會召集之期。藍內德不擇忌諱。公布其力助巴黎共產會之意。畢聞而惡之。遂視共和黨爲

一國之大蠹。且藍斐等昌言於國會者。類多恣睢暴戾。抵觸當道。前此懷欲陳之。而未有路者。今則傾筐倒篋而出之。不啻爲日耳曼民會共和黨對政府而下宣戰書也。夫共和黨既顯與新政爲仇。則權勢赫奕之畢斯麥。豈能斂衽低眉。甘拜下風乎。上下以積嫌而衝突。遂無術以解紛。

畢斯麥爲歐州絕代之政治家。運大智。定大謀。履危蹈險而不悔者。無非爲統一聯邦。恢復帝國之光榮也。嘗自言曰。余既扶翊日耳曼而登諸鞍上矣。今惟求加鞭疾馳。不虞顛蹶。然畢斯麥大功初定。固足稱快一時。而其續行之方略。則阻力橫生矣。夫彼堅忍刻苦。備歷艱辛。以成此一統之政局。宜爲舉國所歡迎。初不意國門之內。樹兩大敵。卽聯會與共和黨是。畢斯麥怒之甚。因用威力以相脅制。雖明知非自由國所宜出。然非此無以相勝也。遂於七十八年十月。實行民會禁律。嚴局報館。驅散黨會。言論自由之權。摧折殆盡。更遣偵吏。徧布各城。黨人窘辱日甚。懼而合謀。以爲集團。舉事不在形式。而在精神。馬格司嘗

謂工廠卽工黨之產地。工業之演進。工黨團力亦隨而發達。如影與形之不相離。苟工人不自暴棄。則勃興之機。雖臨以刀鋸鼎鑊。不能奪其志。而挫其氣也。日耳曼工人聞此言也。復攝心定慮。任虐制之橫行。舉不足擾其甯靜之天。雖然。人各有心。不能自爲翕合。必有一物焉。以溝通之。乃於七十九年。創設民會。共和報於再立支八十年以後。撰述之任。巴司敦主之。巴立論警闢。銷數特暢。雖其時警政極嚴。而國內共和黨。仍自由傳播。至八十八年。自再立支移往倫敦。九十年。民會禁律取消。報亦停刊。

畢斯麥手挽狂瀾。雖有明效。抑甚暫也。當八十一年。爲禁律實行後首次選舉期。黨人選舉名額。減至三十一萬。然未久卽復伸張。八十四年選舉期。增額至五十五萬。八十七年。復增至七十六萬。至九十年。更倍其額。爲一百四十二萬。於是民會厚集勢力。駕日耳曼各黨之上。莫敢與之抗顏行者。畢斯麥嚴酷之禁律。遂虎其頭而蛇其尾。

民會共和黨戰勝畢。堂堂正正之師。縱橫無敵於天下。以素無紀律之工黨。至是而堅忍不拔。嚴整有序。慎始徹終。保守和平。無編制之形式。而有完備之精神。堅強奮發。與位尊權重之歐州大政治家。捨命搏擊。至於成功。而絕無不正之舉。動貽人口實。嗚呼。世有史記以來。勞傭之事業。未有若是之可咏。歌可懽慕者也。蓋若輩皆有高尚之胸襟。優勝之資格。以奏凱於文明之大陸。洵足輝映前古。照耀來今矣。

民會禁律既除。黨人所亟謀者。即修整其內治也。因草創一機關部。舉總理一人。幹事二人。司庫一人。又選任協贊員二人。以輔總理之所不及。前於倫敦刊發之月報。至是輟業。別營新報於柏林。爲交通之總匯。九十一年。黨人會於安弗脫。草意見書。改正各他河之會章。民會共和之原理。至此如大海潮。音震盪。歐陸視前人之造詣。迴不侔矣。今摘述其要旨如左。

中等富戶。浸熾浸昌。而小民之生計。乃愈危。蓋以殖產器具。爲資本家所擅。足

以扼勞力者之吭而制其命也。且勞力者之子女。雖以貧病多不育。然其生常多於死。因之失業饑寒者日衆。貧民富戶。遂如秦越之不相通。雖然。工業愈盛。兩黨之爭攪亦愈烈。民間遂呈岌岌之象。私人獨享之資產。不能恃以無恐。民會通功之原則。與日星並曜而康樂和親之盛治。卽基於此矣。顧成此匡濟之功。舍勞傭其誰屬哉。

工黨之致命於資本家也。必先起政治之決鬪。非然者。既無政治之權利。將無術以改造財權也。而其所以制勝者。則必有紀律以制其蠢動。有膽略以鼓其進取。合衆志策衆力以赴最終之隆軌。是爲民會共和黨第一天職。

無論何國。苟其資本主義與吾國同。則勞力者之利害亦罔弗同。方今世界大通。商場四闢。一國工人之景况。與他國工人有休戚與共之誼。故釋放工黨一舉。萬國同其利害也。日耳曼民會共和黨有鑒於此。故鳴大義以召萬國工黨。是役也。非徒爲工黨謀私利。乃爲全體人類增新福。民間有不均不安者。必思

所以劑其平。不以種族而判等差。是爲根本要圖。而其所要求於政府者。凡分十則。

一、無論男女。年齡在二十以上。皆得享平等選舉權。憲法每二年修改一次。前此政權之制限。悉予廢止。

二、憲法由人民公定。全國城鄉。民皆自治。官吏按期公選。稅則逐年修訂。

三、實行軍國民制度。解除軍籍。凡宣戰媾和。由人民代表議定。邦交危難。由萬國裁判公決。

四、舊律限制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今盡除之。

五、舊律裁抑女權。使不得與男子享同等利益。今廢革之。

六、教化爲私人事業。不當由政府撥款資助。當視爲完全獨立之機關。

七、特設公學。概免學膳費。兒童至就學年齡。悉入之。

八、停止大辟。凡受冤者得自由訴訟。誣告人者罰償如律。

九、民間罹疾或分娩。由公醫診治之。醫藥俱免費。喪葬給以公款。

十、征收人民入款稅與產業稅。以營公眾事業。稅額多寡。由納稅者據實自認。關稅與他項雜稅。概予蠲免。

更設保護工黨律。凡分五則。

一、組織國中與外國之工黨保護律。其目爲五。

甲、酌定適中之工作時刻。日不逾八點鐘。

乙、不及十四齡之兒童。禁止服役。

丙、除本業有特別事件。或爲公眾利益之外。夜分概禁作工。

丁、每星期須接連休息三十六點鐘。

戊、禁止以貨物準折工價。

二、設立勞傭總會及公會。察勘工廠內容。督率整理之。以謀工團之衛生。

三、市野各業諸勞傭。悉平等遇之。刪去主僕名分。

四、擴張公權。鞏固團體。

五、聯邦有羽翼。工黨全體之責。工人居監督之地位。

綜上所列各條件。殆以公團政體爲中樞。而爲人民負興利除弊之責也。此種政體。以民間所有殖產器具。均歸管領。藉免私人資本之流毒。而所以成此政體者。一則以日耳曼工人與世界各國工人。合力協謀。不分畛域也。一則以日耳曼民會共和黨。宜周諮博訪。采良法以圖進行也。究其歸宿。則以公團爲中樞。此則日耳曼民會共和黨所企成者。愛國熱忱。與兼愛主義。並行不悖矣。夫黨人固飭聞馬格司之緒論者也。然不拘拘於馬之理想。故所訂規律。既不言羸率。亦不涉宰物。要之此種規律。宏深肅括。合萬象之心思才力。融鑄於一鑪。而黨員猶未以爲盡善也。方將求精求密。逐時更新。以期其法之敏活而有效。日耳曼民會共和黨。自六十三年至九十年之漸進。已概見於上文。然閱時至暫。而變故迭攪。日耳曼之秉政者。百計摧陷之。惟恐不盡。孰知新造脆弱之共

和黨卒能履險如夷。轉敗爲功。使非有大力者扶翼之。於存亡危急之秋。其能崛興若是乎。蓋所以統一聯邦。重振日耳曼帝國者。固惟普魯士軍人之力。亦畢斯麥之高掌遠蹠。有以成之。若馬藍輩空談懸想。究於實際奚補焉。然則民會黨之統一日耳曼。微普魯士之強盛。吾未見其能幾於成也。

夫黨人生於憂患。備嘗險阻。乃適以養成其休休有容。抑自治之精神。雖有十二狡黠躁進之徒。主張掃蕩政府者。亦爲公衆之所拒斥。旋起旋鋤。終有所懾而不敢逞。即使微露不靖。亦由警吏苛暴激之。使然而非有固結不解之深仇也。然黨人嘗遭禁律之束縛。自有識者視之。殆有玉成之力焉。先是上中二等。人浮慕民黨之勢。隨聲附和。既無嚮義之誠。徒張虛憍之氣。或倚之爲護符。或居之如傳舍。其溺私廢公。幾累全局矣。幸得政府雷霆萬鈞之力。驅除敗類。民黨噉然共白。矚然不滓之風。遂以磨礱而益顯。

抑黨人堅苦卓絕之功候。亦迥非他黨所及其自始迄終。紆回曲折。而卒成大

業者初未嘗有命世之奇英。爲之衝鋒陷陣。闢諸阻障也。以五十餘年之憂患。或幽居黑獄。或竄迹窮荒。幾經忍辱含垢。而終得達其程途。雖亦有智勇兼人者。爲之疏附後先。然以視馬格司賴薩勒之才之美。則瞠乎遠矣。夫民會共和之名義。則馬賴播其種。而挺芽發幹。布夔結實。則全國工人之力也。彼全國工人心目中。他無所羨。惟羨民會共和黨甚矣。共和主義入人之深。而人心歸往之切也。

勤勸節嗇。急公奉法。勞備之美德也。而惟日耳曼民會共和實利導之。標此主義。使人人赴義若渴。物我無間。厥功偉矣。其條件所含之意義。則勉人進取。不以故步自封。當隨時勢遞變。吾人所傾心禱祝者。濟濟工徒。勵志益堅。圖功益遠。而爲之倡率者。更運大智。奮大勇。引之入盡美盡善之域而已。

篇十 掃除政府

以掃蕩政府爲職志者。柏魯亨開其先。俄羅斯虛無黨衍其緒。而提倡最力。聲

望最著者。厥維俄國最貴之世族。裴古甯。裴生於八百十四年。稍長。習礮術。嫻戰陳。波蘭之役。目睹俄政府之慘酷。遂離伍而讀書。四十七年。至巴黎。遇柏魯亨。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四十八年。揭竿事敗。幾殞其身。又以入馬志尼黨。禁錮八年。流之鮮卑。鮮卑總督。其戚也。陰寬之。流四年。而遁至倫敦。壯心未已。嘗其友賈拉瓜。乘俄國亞歷山大帝禪位之際。煽動國人。冀一逞其志。而後快。旋匿居瑞士。力倡掃蕩政府之義。六十九年。創立民黨共和同盟。未逾年。而即散。乃入萬國聯會。又遭馬格司黨之屏逐。七十年。居里昂。潛圖大舉。然已衰病。侵尋。力不足以副其志矣。七十六年。卒。

裴古甯。辨才捷給。氣節凜然。不耽佚樂。不避鉅艱。俄國之學生。德國之工黨。鮮卑放流之志士。俱敬事之。生平之所主者。惟在民法之革命。而以物理學爲之本。力排一切有形無形之限制。直謂上至上帝。下至羣生。皆不許有特權。卽公衆選舉之規則。亦多由於強迫。概在根莠。必去之列。至於人之自由。惟當率循。

莫之爲而爲之。天理而已。天理卽人性。故率性卽所以順理。若夫政典憲法皆附會粉飾之具。斷喪其所固有。又謂處境之優異者卽戕賊人心之本。萬不可雍容坐享。致喪天良。蓋近百年來講民法學者。未有跳脫飛揚。憫然不顧一切。若裴之甚者也。

裴氏嘗手創共和同盟之條約。更宣布闢神之理。廢絕婚姻之禮。凡人之服從政治法律教宗者。皆奴隸也。民族當不分階級。產業并不得承嗣。芸芸之衆均勞同利。無所歧視。富家之私產。概易爲勞傭之公產。全地百工。互敦睦誼。同獲平康。彼持國體國境之說者。皆瞽論也。其鹵莽滅裂之行爲。見於革命問答一書者。尤令人不寒而慄。書中謂革命黨有天賦之權利。如神聖之不可侵犯。無論奉教守道愛國利己一切之志。舉不足搖其掀翻世運之定志。其斬成斯志也。又純用殘刻不仁之法。謂今尙非建樹之時。不如竭全力以破壞之。之爲愈也。

歐州南境。裴說盛行。班瑞二國。其黨尤多。七十九年。將發難於里昂。而不果。八十二年。里昂附近礦工。蠶起爲亂。卒遭警吏之撲滅。株連六十六人。礦工之渠帥曰客魯伯金。皇室之懿親。恂恂有儒者風。且王爵而格致名家也。乃輕身嘗試。與畔黨逞一朝之忿。獨據歐州近世革命傳中之一席。吁。可異已。

客父有采地。蓄佃奴。爲狀至慘。客幼時習見之。重傷之。而不敢言。十六歲登朝參政。與大僚接構。盡得其穢迹。惡之如蛇蝎。旣而司戎政。見軍伍之陋劣。無從整頓。益慨然於時事之不可爲。改習科學。以示韜晦。及聞民黨肇興。景從恐後。黨人上書政府。以自由爲請。顯觸時忌。致起大獄。客亦在縲紲之中。未幾。死於獄者九人。自經者十一人。客亦病甚。昇入醫院。潛遁至瑞士。瑞士時表廠工人。頗頽狼狽。客目不忍靚。深感民黨之不振。坐使愁雲匝地。非改鑄民黨之鐵券。更無施仁術之途。

八十三年。客又受鞠於里昂。則侃侃然語問官曰。天生蒸民。絕無差等。故皆當

享。圓。滿。自。由。之。福。凡。暴。君。酷。吏。濫。用。政。權。阻。遏。人。民。之。聯。會。而。箝。制。其。鼎。新。之。心。者。皆。吾。輩。所。視。爲。大。愆。者。也。且。資。產。爲。古。今。人。戮。力。之。所。得。仍。當。公。諸。天。下。是。之。謂。生。計。平。等。有。悖。理。而。犯。此。例。者。衆。共。嫉。之。綜。其。持。論。殆。括。兩。義。人。皆。受。教。育。而。能。獨。立。人。皆。執。事。業。而。能。生。財。

黨人更進一解曰。選政公操。不足恃以濟困也。試觀法蘭西。雖有一京八兆人。得享公權。其實僅五億人。得任意選舉耳。勞傭則陷溺日深。幾不足比於人類。苟非實行尊重人權之義舉。何以普拯斯民。又有著名黨籍之賈諦安。當就鞫時。自稱世習法律。目擊負債與閉業者之受窘。不禁悲憤交集。每值月終。又見人斂息收租。叫囂墮突。輒爲之心悸不置。思有以挽此頹俗。所以改圖也。然則掃蕩政府云者。不外尊重人格。盡人得以自立。而杜政權之干涉。禁財產之私有。爲人倫之極軌而已。至於人類之所當爲者。亦不當爲之限制也。由民法而論。掃蕩政府之黨。略可分爲三端。一曰。理財學會。此爲民法之所應

有。姑。勿。深。論。二。曰。革。命。乃。類。於。馬。格。司。之。物。理。學。宜。於。昔。不。宜。於。今。且。物。理。學。之。是。否。合。於。民。法。論。者。迄。無。定。評。又。類。於。裴。古。甯。之。譏。訕。宗。教。蕩。廢。婚。制。其。謬。可。哂。實。足。障。人。類。之。進。化。三。曰。非。政。無。法。頗。似。柏。魯。亨。之。說。要。以。人。道。完。備。羣。化。日。新。無。待。刑。法。之。繩。其。後。此。固。教。宗。與。哲。學。之。奢。望。必。俟。諸。久。道。化。成。之。後。而。無。可。期。成。於。旦。夕。者。也。掃。除。政。府。黨。閥。於。此。理。遽。欲。化。侏。儒。爲。長。狄。其。可。得。乎。夫。世。之。所。謂。真。自。由。者。蓋。人。類。養。生。之。所。必。需。而。非。掃。除。政。府。黨。之。所。特。創。也。故。凡。明。理。之。士。確。知。界。限。井。然。決。不。循。其。僻。徑。以。自。誤。而。誤。人。且。世。有。善。人。循。循。焉。視。躬。圭。璧。非。畏。法。也。律。己。之。道。當。如。是。也。寢。假。而。羣。治。日。昌。人。咸。盡。分。守。職。不。假。法。令。科。條。而。自。進。乎。純。美。之。境。豈。非。論。治。者。之。大。快。歟。惟。此。境。不。容。驟。臻。苟。非。道。德。與。歲。月。並。進。豈。可。目。政。府。之。爲。贅。設。夫。政。府。妄。用。其。權。誠。足。爲。進。化。之。梗。然。實。亦。莠。民。之。激。而。使。然。今。尙。未。容。輕。言。更。張。也。屈。指。將。來。固。必。有。廓。清。之。一。日。然。要。以。智。德。勝。而。非。以。力。勝。也。居。今。之。世。卽。欲。政。尙。無。爲。刑。措。不。

用特階之爲厲而已。嗟乎、積習非崇朝可革。昇平非翹足可幾。吾人惟以定志。定力。就現行之朝章國典。徐圖改正。且務求平實而可行。斷不可操切以僨事。則庶有豸乎。

俄羅斯者。發生革命之地也。究其變態。約分三期。一曰。虛無黨胚胎時代。一曰。黨人柔化時代。一曰。黨人猛進時代。跡其所以養成此三期者。則以恃強之俄皇。與積困之農隸。世爲讎敵故也。若夫貴族之與教士。雖曾秉國之鈞。要在皇權凌替之時。破格暫行。故其受功也輕。其受過也亦淺。今試就俄之國勢民情。言廣土衆民。超軼乎歐洲諸國之上。苟不集大權於京邸。聽獨斷於宸衷。如散沙然。奚能膠固。故俄以專制爲主。實較他國爲宜。然數百年來。皇家之威燄愈張。小民既久爲魚肉矣。服田之奴隸。益復備遭荼毒。遂視專制之政體。若豺狼之當道。亂機之伏。厥有由來。溯嘉泰陵及亞歷山大兩皇之世。上流人士早已徧倡自由。至亞歷山大第二世。紹統銳意求新。釋放農隸。獎勵教育。全國喁喁。

向化。惜盛業未半。皇心已怠。且以自由黨之一動而不可復制也。新政遂戛然中止。彼企望眞自由者。不慊於政府求新之紆緩。五十五年至七十年間。虛無黨滌然而起。跡其命意。殆黑智爾物理學之別支。今世學者。斥之爲妖雲怪霧。遏絕民間生機者也。而教化凌夷。智識薄弱之俄人。偏宗此說。以快其凌轢尊親。蔑棄教宗之僻性。凡古昔之所遺傳者。不問善惡。概從屏絕。甚至美術文藝。亦復視若土苴。惟務爲鋤暴。剪強。拯困。濟貧。捨塵世之紛華。圖民生之實利。似此狂放不羈之概。雖或時見成功。然勢終不可以久。遂受感於歐西之民法。而起第二期之柔化黨。柔化黨者。掃除政府黨之變相也。故仍以播散革命種子爲指歸。降志辱身。亦所不恤。然若輩雖從事於游說。冀家喻而戶曉。愚民聞之。每多疑忌。政府又追蹤緝捕之。自七十三年至七十六年間。黨獄大興。赭衣載道。黨人大恚。卽再變而爲剛勁果斷之方略。是爲第三時期。然俄民尙昧於革命之正宗。羣盲並行爲道。殊險。故時作不靖。輒爲政府所翦伐。因又相戒以祕

密。羣趨於刺客之一途。七十八年。薩蘇力奇手斃警察長德來樸夫。其始禍也。厥後。行刺名公鉅卿。若探囊而取物。八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亞歷山大第二皇。遇弒。尤令五州劇目。

俄國亞歷山大第二皇。歐州不世出之賢君也。而竟不免於慘死。罪不在皇而在黨人也。黨中皆少年浮躁。智識闇陋之徒。無端而冒弒君之惡名。其愚真不可及。抑亦思凡隸俄國之民人。同食君王之賜乎。俄民皆疏於學而短於才。就令中等人代掌國權。農隸之困窮。必且更甚於疇曩。故最宜於俄者。莫開明之專制若也。况亞歷山大第二皇。固仁慈英明之主也。黨人以待民賊者待之。不亦惑乎。

俄人嘗游學英德法諸國矣。諸國文明自由之精神。浸潤灌溉。俾之不得不出於二途。二途者何。變法與速亂是也。夫法不變。必出於亂。非亂無以致治。此天下莫逃之公例也。今之俄政府。不能循自然之勢。以臻治理。又不能隨日新月

盛之工業。雍容並進。其不適於時會。夫人知之。循此舊轍。必有分崩離析之一日。不得列於強國之林矣。

且銳鷲陰狠之革命黨。震撼俄之新史者。伊何人乎。上自貴族。下至農隸。一倡百和。甚至女子亦廣同調。尤駭聽聞。如蘇菲亞爲狙擊俄皇之謀主。薩蘇力奇之行刺警長。其尤著者也。黨人年齒多在二十五歲以下。尤爲血氣方剛。智識不足之明證。俄政府不與兩立。亦固其所。然黨人固躁妄取戾。政府亦彈壓失宜也。偶聞騷動。卽逞兵威。稍涉嫌疑。立置重典。酷虐至此。孰不忿而思逞哉。夫彼黨人生受嚴法峻刑之累。身居跼天踏地之中。控訴無門。偵吏四集。或罹大辟。或戍遠邊。一任有司之爲所欲爲。莫敢顯抗。其出於乘隙殺人。不合乎自由原理。與夫立憲政體者。勢使然也。亞歷山大第二皇踐阼以來。黨人嘗上書請開民選國會。從此不復妄動。蓋其所企望者。不外公布立憲。政府何爲而不聽之哉。

進。誦。革。命。之。人。數。合。諸。散。處。四。方。之。同。黨。殆。不。下。數。百。萬。人。然。多。屏。跡。潛。伏。者。
任。俠。之。子。英。英。露。爽。同。黨。卽。以。恩。仇。榮。辱。之。大。事。悉。畀。託。之。蓋。就。俄。之。外。貌。論。
爲。之。民。者。固。不。能。同。時。而。爲。平。民。遑。論。民。黨。之。與。革。命。黨。哉。

泰西民法志下

篇十一 民法正解

泰西民法志。派別流分。積世遞變。上卷略述原委。各家學說之異同。不難按圖索驥。如沈西門傳理雅鄂溫諸派。抱其奢望。指願期成。此欲速不達者也。巴蘭克賴薩勒輩。則以經營共和國。家建立殖產會。爲度世金鍼。至各家之所同者。要以共產合工。豐財和衆。爲本體。其截然異趣者。則或主中樞集權。或重地方自治。雖以馬格司之未嘗明定權限。亦與裴古甯掃除政府意旨。不相融洽。蓋隨時隨地。各有所宜。不能膠持一說以求決也。

下

民法學家。條理萬別。亦有若合符節者。然苟執一格。而曰民法在是。則又不然。何則。民法者。經磨琢而愈瑩。歷百變而常新者也。前古所經歷者。特其善變之幻相耳。今後時移代嬗。更不知遷流胡底。吾人惟當審時度勢。善推其所爲。以達之於所未至者而已。蓋古今人之治此學者。不若他學有豫定之法程。可循

涂守轍。以冀成功也。故研究此至變之學理。不徒引經据史。察知已往。且當參證現在之動機。以測將來。若工業政治羣學倫理。皆於世運之進化。有輔相裁成之力。故此法之所包者最廣。且日新又新也。切求其真諦。徐悟其歸宗。莘莘學子。通今致遠。其先務歟。

民俗無定形。故民法無定制。有志之士。必具靈敏之動機。超範圍而探造化。參羣理而廣甄陶。以振拔水深火熱之黔黎。而登諸衽席。雖然。世變萬殊。濟世之術亦各異。彼不諳生理。妄投雜劑者。適以戕斯民之元氣而已。經綸草昧之民法學家。過當失真。不知循序漸進之理。乃步其後塵者。偏又醉心革命。誤以爲進化之樞機。求其洞達人生與民俗之互爲表裏者。幾曠世不一見。擾攘之徒。更於排斥競爭之制。失之過激。否則不知前程之希望。而以現在爲通郵尙氣。任性不留餘地。此皆前人之通病也。至近世流行歐美之民法。則又拘執條教。闡無生氣。倡之者既無宏遠之識量。不熟權夫本末初終。而爲倒行逆施之舉。

且於人事之繁變錯綜不能以常格囿者亦漠然不加察焉。徧淺若是。吾有以知其無能爲矣。

泰西民法志下
緊昔才人哲士對此設想大都知摧毀而不知改革。凡累世遺傳之嘉種實斯民所資以存養者。昧昧焉竟欲付之一炬。更有得偏而遺其全者。動不滿於工商業之經營。不務裁抑其權。而欲一旦翦滅之。以爲快。嗚呼。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渡海而忘羅針也。至其排擊資本租息諸論。尤多苛激。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凡此諸蔽。講民法學者所當先事廓清也。雖然。緯地經天之業。必有盤根錯節之艱。故此法經數百年之鍛鍊。歷數十輩之磨礪。不知更閱幾世幾人。而後虛願可形諸實事。且登進之途綦險。或不免絕脅折足。是可恫也。然巉巖在望。正所以策勵進行。嗚呼。可不勉哉。

三
德國學者好爲堅明約束。故其治民法學亦斷斷焉。惟重格律。而忘其有善變之機。可隨世道人心爲轉移者也。譬諸封建之法。非斟酌若畫一也。國於歐者。非

國於亞者比。行於前期者。與後相異。又譬諸競爭財產之制。亦非合萬國萬民。而一以貫之也。俗尚也。先傳也。國計也。民生也。道德範圍也。要皆有左右之力。故此制盛行於文教昌明之國。然僅傳世較久之一端。非亙古不祧之定制也。以師密亞丹之善悟。猶謂私人爭競之終局。將賴國家爲之改革。民法何獨不然。故今世所虔誦而膜拜者。萬不能據爲止境。更安能拘迹象而垂定式哉。駱馬諸人。徒狃於普魯士之方略。侈談集權之民法。夫普魯士之振軍備而尊主權者。迫於地勢人事。不得不以霸術固國維其功固。不容沒也。然不能執此以概民法。更不能以普國所宜爭雄競勝之政。目爲全歐各國之通例。而貿然推行於全世界。蓋民法實有大者遠者。於人羣有生成之厚德。更有利導之宏功。儻願聞之乎。請得而縷述之。

一曰。生計學與民法學。互相維繫也。生計爲斯民之根本。研究民法者。必參考生計之升降盛衰。由千百年前。測知千百年後。故今之英國民法學家。卽

倡導生計學之巨子。蓋由尋常學理。及於運會沿革。由運會沿革。而及於天演進化也。

二曰。生計學之道德。賴民法學之廓充也。民法學家。往往利用事機。以行其仁民之教。或以私恩小惠。詬之。此井蛙之見也。在見理稍真者。則以爲高懸繩墨。廓然大公。超然立於塵埃之外。而爲人所難幾。言雖過中。庶幾近之。

三曰。民法學家表暴民生疾苦。語最沈痛也。民黨曉曉詞費。誘起先進諸國。使注意於貧民之慘象。爲全羣利害所繫。而亟思所以調劑之。實爲民法學經世之功也。若誤以爲爭政府之權。冤矣。繼自今。濟困扶危之舉。將有如茶如火之觀。而與政治學有脈絡貫通之明效焉。

四曰。今世通行之財政。經民法學家之引繩批根。遂明如秦鏡也。或謂理財學家固有招人指摘之處。然指摘之者。亦不免溢於其分。秉正不回之士。於民法學家之評隲。蓋嘗節取數端。謂其樹義甚堅也。今條列之如下。

甲、民間無數工人。大率道德墮落。生機危殆。與增進羣福之義。大相刺謬。嗟乎。集千百蠢陋野悍之夫。不知禍福之自求。生命之可貴。衣食居處。尙虞不給。遑論善後之策。養老之方哉。此境不變。而論人羣之自由。既失。理財之依據。有相率爲迷惘。釁亂而已。

乙、今世資本競爭之制。適爲致亂之階梯。非臆斷也。似此亂象。一見諸要約罷工。不啻工黨之自開戰禍。燎原之勢。流毒不可勝言。一見諸民黨發難。如川決隄。汪洋恣肆。波及文明各國。工廠灰燼。商業糜爛。數千百萬無告之流民。無罪無辜。淪胥以亾。其害之酷。古今僅見。且戰禍之後。必繼奇荒。物產阻滯。市肆蕭條。當其衝者。苦痛不減於交戰時也。

丙、耗費物力。爲資本競爭之惡果。而以工業劇爭爲尤甚。其時工藝所成之物。多所毀棄。殖產器具。束諸高閣。損失伊於胡底。且千萬工徒。游手好閒。特自絕其養命之源耳。

丁、資本競爭之制不革。則養成一種荒淫游惰之人。稍知革命史者。當知此種人。實暗釀革命之禍胎也。

戊、爭競之制行。製造之功疏。商人惟知貶植以廣銷。不復求物品之精堅。利用各種實業。遂有江河日下之慨。

己、營私牟利之風熾。講讓型仁之術衰。各種人之道德。因以牯亡。無論職業位望若何。靡不受其影響。

庚、人事顯分階級。營業日危。工界日困。禍即中於蒼生。此皆爭競之制。陰驅而潛率之也。夫工人之境遇。今固較勝於前。然機括尙滯。不能隨智識程度。權利心思而並進。且無以應其求得之分際也。夫工人智能之奮發。誠爲共和進化之本體。然智能愈進。抑鬱不平之氣亦愈顯。苟非忍痛茹苦。以退爲進。吾恐終有潰決之一日矣。

以上諸弊。無可解免。凡宅心公正者。當知改良人事。隱戢亂源。舍民法。其末由。

而其警覺。工衆振起。聾聵厥功。尤偉。且爲名利場中。逐臭夫。痛下針砭。使不敢安享佚樂。則聖賢之用心也。

冷嘲熱罵。最足動人。然類多偏於摧毀。他日者。苟能掃除物理革命專斷諸說。其造福人羣。當尤勝於前矣。然好肆譏評之民法學家。亦有瑕不掩瑜者。蓋其見理明而規畫大。實奠將來理財學之始基。馴致廢止私人資本之爭。百工得任意鳩資營業。履行共產均利之善法也。夫三古以來。事變孔多。載在史策者。要當觀其會通。不得拘牽文義。前固言之矣。今值革故鼎新之世。大要不外合私人爲公團。斯言也。雖不中。不遠矣。

英國哲學家彌勒。亦樂觀工業聯合之成者也。故其言曰。羣化遞進。則工人集合之法。日備及其大成。工人既離富家而自立。得以合資營業。公選總理。而受其節制。總理違法解職。重選一洗專制之舊習。似此持平之論。實取英法諸國民法學說之菁華。而去其秕莠。宜爲寰宇之所傳誦。而遠過於理財學之各大

家也。雖然。民法學簡明理解。行世漸久。不免沿流忘源。或誤趨烏有國之歧徑。更或任性而失之專橫。或泥古而罔知變通。此皆以習慣蔽性靈。未窺道妙也。然學者心目間。苟實能鎔化此等理解。已如驪珠之在握。由是詳爲疏證。未始無壞流之助。試進述之。

欲明民法學之正解。當究觀民生進化之大勢。大勢維何。一面匯集殖產器具。擴充銷路。以公衆權力。轄治資本。而私人獨營之風。絕跡於天壤。卽有時循用舊例。亦不至如今日之橫行。一面則共和黨人得爲合理之要求。享受生計之權利。資本土地。無此疆彼界之分。卽合團舉事。無居賤食貧之患矣。夫民俗之進化。爲治平之基址。人所共知也。惟由此達彼。必有二險象。一曰工業革命。一曰民法革命。

然而民法也者。無非循理結團通功合產。使勞力與資本合爲一家。弭爭端於無形耳。故工衆則純任自然。進求獨立。不懼之工會。而以政治之定理。厝之工。

業之中。直解曰。工業者。由民而生。依民而立。爲民而施。非在上者得參私意於其間也。其進行之方。則合輸財用力爲一體。以樹工界平和之根本而已。

工業自治之制定。則工人之權利責任。同時並進。雖其始。邯鄲學步。每涉迷津。然惟其有過。乃可漸求其無過。精神必出於磨鍊。知慧恆存乎疾理。固然也。故營業之阻。所以促其改良。外力之侵。所以堅其自治。工人而果有斯志也。大業漸定。合四民而互通性情。互聯聲氣。有如國家與地方之關係。休戚榮辱。無異視矣。

惟歷觀史乘。往往有楚材晉用之歎。工徒之英俊。不爲同黨盡力。反投身於豪門。誠憾事也。故民法之所殷殷。屬望者。首當保存工衆人才。勿爲敵作俚。庶融勞力才智爲一鑪。無出柙傷人之禍矣。

鼓吹工會成立者。謂將來殖產之權。當操之衆人。不許富家嘗一臠。是說也。無論其不可行。卽果行之。反流於專制之極。則而以無數之驕子。蹂躪自由之富

人也。夫人各有志。無論民生造何境界。斷不能瘠人以自肥。故凡占有財產之徒。足以維持人類企望之心。初未嘗悖於事理。所患者。私人以領有財產之故。恣情蔑義。顯爲羣蠹。則工黨可行其監督之權。匡正其已甚。不能禁。則攻而去之。無不可也。

此種見解。與史策中之民法。不能離而二之也。傅理雅提倡私人與地方之自由。有扶衰起敝之功。其所規畫者。工人皆得有治產之權。惟須服從民法。不侵他人自由。由擁有資產之人。得任意投資。以營業。且可遷地以爲良。此皆餘子之所不經意者也。

所不滿於史策中之民法者。爲其涉於專斷。逞意以定平均報償之律也。沈西門傅理雅巴蘭克諸人。俱蹈此病。實不切於事勢。夫所謂公道者。含宏罔外。雖寬其格以相繩。亦未見其有當也。古來道學家及律學家。恆欲舉一世而納諸軌物之中。然終束手無善策。今民法學家。更冀幸於萬無一成之事。其爲計亦

左矣。嗚呼、公道之昌明、依羣德而日進、隨人心爲無窮者也。人之願望、繼長增高、常在過去現在之上。無論是何進境、蓋終難滿志躊躇矣。

若夫論工給償、爲生計學家均利之鵠、其理繁複、行之維艱、故通儒皆所不道。然則恃何術以平人事乎？曰：羣治果有發皇之日、則能者任勞、就勞動之淺深、準生計之贏縮、其力不任事者、待人而食、人卽有周卹之義、且人人能視道德爲性命、無論殖產分利、各守名分一秉至公、其異於今世盛行偏駁之制者、固乎遠矣。夫工黨新編之制、如日方中、一切營私廢公之舊例、有煙消霧滅而已。民法學之尤能補助自由者、非有他也、自由二字、爲古今人類所注重、亦爲生民進化之要端、然其爲用也、自有當守之界限、道德義理是矣。若以私人資格、縱心任性、蕩廢藩籬、其不至傾覆不止、故人類自由之極軌、以守道循理爲確當之定評、民生工業皆以是爲源泉、卽萬國公定之商律、亦必以是爲嚮導也。更簡言以明之、則將來民法之集合、惟恃協力通工、以推行於萬國耳、是故世

界承平當在工業調和之後。今所謀者一工業生計之新模型也。其利鈍之機視實驗而定。進行之方不尙躐等。不加強迫。凡人類恪守之定律及自然演進之勢。非外物所能移。惟有因勢利導。庶克有濟耳。總之德性之成。必有眞理以貫澈終始。必有法律以陶淑性情。羣化斯蒸蒸日上。然而尙難實行。者則以智力相角之術。殊適用於今世也。

篇十二 民法與天演比例

夷考泰西民法之進境。有可與達爾文天演之理相通者。溯自沈西門創此學派以來。踵其說者。咸知人類之生存發達。確分三級。一曰家奴。二曰農隸。三曰勞傭。繼自今。必更進於合資通功之一境。蓋積因窮果。誠民法中應有之義也。馬格司與賴薩勒二人。蓋私淑於黑智爾者也。其論民會也。必推本於師說。故多由史學中理財之計畫。入於哲理之理財。及讀達爾文天演論。心嚮往之。馬格司派之學者爲尤甚。夫達氏未嘗有物理之想也。然有時縱論所及。不免落

物理學派之窠臼。與馬說絕相類。故從馬者競附之。且達馬二家。更有可互證者。馬嘗稱世間諸史。爲千古黨爭之紀錄。與達氏物競之說。頗稱同調。雖然以民法之學。證諸達氏擇種留良之理。則言各有指。斷不能併爲一談也。不明斯理。而指殘殺爲平和之祖。失之遠矣。故學者當審辨民法之與天演。是否相通。然因其不可通。遂謂民俗無進化之理。抑又慎矣。

似此疑問。猝難索解。惟與生齒之理。互相比附。而能悟徹。則民法與物競之關係。庶幾可三隅反乎。夫世間生齒。根於二理。一則繁殖無已。時一則營養有定。額以廣博悠久之宇宙。終不免有養不給求之一日。及期而憂人滿。雖農產極富。仍不能相劑於平。故古今之史乘。不外爭利奪食之記載。此一解也。抑爭奪不盡由於人滿。有因民愚而不能盡地利者。如北美州之土人。及歐州人未至以前之澳州人。是已。故按諸史事。人民貧瘠之區。孳乳非不易也。地力不足以給求。遂成競存之世局。此又一解也。

然其競存也。亦有銜接微分之階級。太初則敗於人者。漸滅以盡。漸進則服役爲奴。再進則爲農隸。今則爲附屬資本家之勞傭。要其歷劫不亡者。無非欲利己而勝人耳。故太初之自利心。所謂合狙與虎之德而兼之者也。稍後則知有合羣而利己之策。漸高蓋前以力勝。後以智勝。前以性命相搏。後以技術相馭。脫獸性而入人性。去獠獠而知倫紀。此世運之所以日新也。倘由是而更進。泯勞逸之界。革主傭之名。必將化互爭而至於無爭。民法斯造乎其極矣。

皇古迄今。爭存之風。無時或息。蓋掠奪人食以保生命。此智愚之所同也。縱覽古今民族之盛衰。強者狼戾不仁。弱者委靡垂盡。原其爭端所由起。莫不由民食之艱難。故戰局之開。釁端不一。而因於人口之繁殖。則其犖犖大端也。夫員興至廣。未闢之利源。固待人而興。然歐州進化各國。近百年來。工業驟盛。產額之富。已浮於生齒之增。故居今日而言人滿。尙不知其幾千萬年。無事鯁鯁過慮。雖然。非過慮也。歐亞二州人煙稠密之區。爭存之風。莫可遏抑。剝人自肥之

劣象亦無可揜飾。彼罹兵革凶荒。百業彫敝之地。與夫通都大邑。商務綰轂之區。巧取豪奪。禍更不可終日。試就現在而料將來。生民徧於大陸之時。謂當持何策以善其後。雖具卓識。莫能猝對。無已。則必待德化日新。不規近利。不舞私智。而作人我一體之達觀。則庶乎可以語此矣。

然而民法家於此。固有深思獨見之明。故其所論者。惟在恢張道德之範圍。使物力足以養人而止。其解釋生齒之疑問。則將以發明大道。使人人知樂羣仁讓之爲美德。擴胞與之量。融彼我之見。出其心思。才力爲他人設。身處地以盡其解紛排難之心。於斯時也。裁抑競爭。必有可觀。當不以過庶爲憂矣。

若夫民德之遞進。與爭存之理。有可參觀而互證者。故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隲括史事至廣。此無待言。然生存競爭。實非進化之不二法門也。其間有正。因爲有旁。因爲交互錯縱。以成此蟬蛻之世。豈一端所能罄乎。故論民德之遞進。不揣固陋。條列如左。非攻擊達氏之學理也。引伸推廣。不無益人神智云爾。

一曰人類之進化。凡分三部。政治羣理道德是也。進化云者。謂生存競爭。必就範於理法而已。而正當之判決。則在以道德化。豪強凡緣競爭而結貪婪。戕賊之惡果者。悉仗道德之力。薰修克治。質言之。法律秩序與道德而並茂。私人爲己之心理。有爲羣害者。悉受制裁也。此雖不足盡道德進化之意義。然達眞失實。亦知免矣。○然則人類之進化。道德實爲其樞紐。其蒸蒸日上之機。又依羣理與政治並行。故太古沕穆之世。人跡肇現。初不知有人理。既而層次遞易。悟性與智量同增。愛心與哀思並盛。惟其然也。人各盡其聰明。孜孜汲汲。以求達乎高明之域。世移代嬗。各隨其能量。以遞進乎無垠。○雖然生存競爭之理。非竟一掃而空之也。特其所爲競爭者。與約束競爭之理法俱由鄙儻而進文明耳。况人類競爭。究異於達氏所述之獸性競爭。何以故。以有知識。故入此潮流者。莫不有較高之冀望。智能與年代而俱進。其有志未逮之境。則恃其識力與方術。漸求精審。惟今尙未能暢然意滿耳。○動

物界曰天擇。至於人羣。則曰羣擇。人畜之生理。究有靈蠢之別。或者以天擇之名。羣擇固別。有見解。然不相類之處。不可不辨也。夫人類之進化。有智識品性相輔而成者。由是而民法學家懸揣之新象。竟副所望。則人人通力協謀。仰成於最高尚之道德。又有最審美之法律。作息宴然。羣游熙皞之天。夫是之謂新新。○故以生存競爭爲進化之機括者。淺儒之見也。彼執此。謬解直以世界道德進步爲芻狗。民法不然。於道德與羣理之遞升。具有推挽之力。務期人無棄材。完修齊治平之量地。無遺利極豐亨豫大之觀。盡人享道德之自由。以理識駕馭乎萬類。世運遂進於邳隆。是故競爭制度者。生計中最近之象也。民法者。矯正生計競爭最新之理也。且利用競爭。使規畫久遠。以促進羣治也。不本此旨。而別闢蹊徑。其能免於盲從之誚也。幾希。

二曰。道德之進化。有由微成著者。卽倫理之修明也。倫理起於家庭。夫婦之對待。父母之待子女。尤爲深切著明。試證諸史乘。由家族而達於一國一種。

今後當更擴其量。至包涵世界人類。胥本是道以爲推。○且生機之遞進。有心力日濬。羣理日昌之二要焉。人之所以制勝動物者。以此。此羣之所以優勝他羣者。亦以此。故疏解民法之義。卽謂爲合羣智以治物力而謀公利。亦無不可顯言之。民法者。人羣致福之階梯也。○古有德慧術智足勝君師將相之任。爲萬衆之所信服者。史册統稱之曰非常人。夫非常之人。必不生於蠻獠之羣。固也。然翹然獨異於衆人。人亦奉之若帝天而乃炫己之長。形人之短。復濟以凶德殘虐。其衆則其羣必有渙散之一日。彼非常之一人。亦將隨羣以俱亡。故古來亡國破家。相隨屬也。嗚呼。害羣者。自賊之媒。保民者。求福之基。欲謀一人之安富尊榮。舍民生公衆之利安甯。有他道哉。○由是觀之。合羣之理。愈明。人類進化之效。愈顯。顧生存競爭。仍息息與之相通。不獨人已之間爲然也。族之與族。國之與國。種之與種。亦罔不然。今日者。階級競爭。黨派競爭。月異而歲不同。莫知其所終極。抑惟競爭之勢。愈熾。奇材異能。

愈因之以崛起。或盡覺世牖民之責。或創捨身成物之功。故競爭雖非美名。然以之磨勵人羣。良非無補也。○試以近事證之。愈知競爭之不可已。歐洲各國富強甲全地。無他。各從其類。以互爭雄長而已。人巧已拙。則亟鬪匠心。並駕齊驅。則爭先捷足。夫而後屹然有以自立。藉非然者。削弱之兆。立見。震旦印度墨西哥祕魯諸國。所以濡滯不進者。凡以其不競故。且不徒實業然也。羣治之組織。教育之編制。苟彼善於此。則效法惟恐後時。故政治學術。雖以羣理之昌明。而日臻乎粹美。然競爭終未嘗廢也。特界說較廣。條理尤密。團體之鞏固。財力之殷阜。機械之精良。固事事較勝於前矣。

三曰學術。因時遞變。已往之教育。養成人格之教育也。蓋人類之進化。莫非學術之鍛鍊而成。今生存競爭之理想。教育家以智力相切磨。亦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由是更進。卽爲民會教育。民會教育。非僅貴自立而已。且將推己以及人。惟此境不容一蹴。幾例如孤立之人。決無望其成大功。則必練習。

合羣之德。益以明敏謙抑。忠勤堅忍。諸美質庶幾人理可完。而此諸德者。貿易會與通功營業家培植已不遺餘力。若夫民會教育。其進也以漸。滌其舊染。咸與維新。而後履行之期不遠矣。質言之。民法爲豫備理財學家演習之一格。凡具有較高之識力者。皆與其列。工黨之矯矯者。尤爲主要人物。以是舉有裨於工業。視他人尤重也。○雖然。所謂羣擇者。仍行於其中。蓋就廣義言。固爲延納衆人。而其實際。要不離乎適者生存四字。特其所謂適。尙德不尙力。非復以詐術相高耳。

篇十三 近世民法進行

坐斗室而盱衡時局。最著新象於歐州大陸者。其惟嚴整之民法乎。而德國工黨仍爲五州萬國之前驅。當九十三年選舉之期。共和民黨投票之額。至一百七十八萬六千人。較之三年以前。驟增三十六萬。迨九十八年選舉。更增至二百十萬人。且全院議員。不過三百六十九人。共和民黨中人。已由四十八而增

至五十六。夫豈意料所能及乎。

黨員執持之條件。視前略同。政策則因時漸改。其堅心擁戴者。則爲期增日耳。曼工人之福利也。故其誓衆決行。惟在拒外黨之苛例。裁皇族之糜費。其託名加稅者。抗之必力。不第以其耗於軍備。實因大半出自間接稅。貧民受剝膚之害也。四十六年。頒行海關稅例。黨人堅不承認。更力拒殖民之策。而要求共和之權利。著書立說。結社集會。一一自由。凡有關於工廠法律。恃以保護工黨者。莫不奮全神竭全力以赴之。黨中宏毅堅忍之士。號爲代天理冤之丈俠。剿除國蠹民賊之猛將。故雖仍以和平爲主。其翼操政柄者。亦頗有弄兵潢池之心。然雅不欲躬自發難也。以爲改革之大事。惟有主權者能之。主權在於國家。必將代我盡其力也。

九十八年。開議會於斯都牙德爾。會場中設馬格司賴薩勒二銅像。環以花圈。棗枝。次年。哈諾威議會又增恩吉爾像。且場中更鑄造自由神像。民會共和氣。

象發皇而之數人之感化力。亦隨之以擴張。行見其爲世界之所崇奉。將徧於日所出沒處矣。今考其著作。或達於理學。或洞於時務。文化各國。家有其書。人守其學。或亟起直追。或韜晦待時。藉曰至今尙未大拓規模也。然他日爲史冊中主要之人物。可無待著龜已。

民會共和。既大有造於日耳曼工人。而其不可以定律拘者。又吾黨所同認也。若執馬氏之遺軌。而謂可以推行皆準。則於勢爲不順。彼黨人泥古不通。堅僻自是。偏重馬氏革命之談。不察時局。蛻故入新之理。曾亦思日耳曼今日之象。已非昔比乎。卽有舊染未盡去。而惡燄亦不至如往日之甚乎。且馬固別有和平之條理焉。聯合優勝之黨徒。共赴坦平之大道。固彼所恆言者。是彼亦知激進派之未必有功也。至如美英和諸國之工人。馬又許其能以柔勝剛。然則處今日方新之世運。不當重柔和進化之理乎。

九十九年。盤司敦著書條論馬氏之學說。謂現行制度。若不問其善否。而概闢

之。則貽害民生者實大。因倡柔化國家。推廣協團。以漸進化之議。是書一出。日耳曼頗受激刺。然哈諾威議會中。祇寥寥數人贊成之。裴耳更爲鋒利之詞。堅馬氏之壁壘。而振起其宗風。極詆盤氏之表異。會衆遂決議盤說之不可行。夫日耳曼民會共和合黨之法。殊不適於農民者也。顧九十八年選舉之期。易北河以東之農民。頗依歸之。此依歸之農民。皆屬食力之衆。不足望田主之項背。然灼知所謂田主者。田已抵押得金。徒爲押主盡監守之責。而與農隸同仰息於富家之脅下。故共和黨中人。望田主之入會也。非一日矣。

九百三年。日耳曼國會通常選舉。民會共和黨喜溢眉宇。投票人數。達三百三十萬。較上屆又增九十餘萬。當得議員八十有一人。核諸通國總數。實佔三分之一。惟所得議席。衡以票數而不能適均者。則以聯邦之制。地方議員額數。隨城鎮鄉而各殊。共和黨人大半聚於市鎮。自不得不限於名額也。然黨人雖云優勝。其於日耳曼之憲法。獲利蓋寡。且行政實權。操諸君相。黨人僅居稽察駁議。

之地位。抑亦苦矣。惟能約束政府。俾不敢憑權逞志。則豈無片長之足錄乎。九百五年。日耳曼奇那之會。共和黨更張旗鼓。期奏膚功。乃選任議長二人。幹事四人。會計一人。又公推評議員二人。爲執行部。復選董事九人。以轄治執行部。會中討論人生日用之翔貴。糾衆罷工之方略。蓋謂物品之貴。由保護商業之所釀成。故選舉權與集合權。政府若再加箝束。卽當以罷工相挾制。一倡百和。會衆遂視爲共和當守之義。

日耳曼黨人之要求。公有選權也。非欲播勢力於政府及議院也。特欲利用之。以爲興革之戎器。教育之先河。其所追求者。無非人羣開明。能共襄行政理財諸大事。以成普濟斯人之宏願。是以凡有興作。皆人民之公願。非議院之私言也。而工黨之歸附民法。尤其所切望之端。

黨人抱此奢願。豈百無一償乎。當時教會之工黨。與田野之勞傭。莫不走集於其旗下。政府與保守黨際此危象。不遑盱眙。亦旣退處無權矣。善夫裴耳之言。

曰。俄羅斯之內亂。今日耳曼執政。動魄驚心。實出吾人之望外。蓋政府之所隱憂者。惟恐俄國之硝煙彈雨。延及德境也。且區區俄工。既無憑藉。又無後援。猶能有此豪舉。矧以日耳曼究心國政之工團。既廁足於行間。即可鼓動全軍。同時蠢動乎。此誠不磨之論也。九百七年。重行選舉。共和黨投票數。又增至三百二十六萬。然黨中領袖之所期望。更有遠且大者。初不以是爲滿志也。况又遭異黨之搏擊。祇得議員四十三人。較上屆幾減其半。尤爲憾事。

和蘭國民會共和黨。成立於九十四年。至九百五年。投票人六萬五千。得議員七。其中則藝術家與文學士居多。皆昔之盛唱掃除政府者。至是。乃幡然改圖。尤可嘉許。

丹麥國民會共和。萌芽於七十一年。至九百三年選舉期。投票數五萬六千。得議員十六。六年。投票七萬七千紙。得議員二十四。更溯九百二年以前。哥卑納給之郡廳參議員。半爲民黨中人。領郡長官。且爲黨傑。積至今日。歐州各國民

法之進運。允推丹麥爲後起之秀。遂延及瑞威瑞典二國。丹人自謂有輔導之功焉。

輓近各國之以民會著者。莫比利時若也。各國工人之冤抑。比爲其尤。上無議事之權。下無贍家之樂。積困成愚。積愚成陋。內力脆弱。外侮洊至。是以工時則延長也。傭銀則菲薄也。處境則至卑極劣也。乃沈夢中遽然忽覺。論者以爲大奇。九百八年。投票數五十餘萬。議員三十四。亦佔全院三分之一。貿易會又斐然成章。協力集事。尤非他會所及。是蓋首領得人。斯能日起有功也。

法蘭西號稱革命先進國。乃近三十年來。日耳曼超躍而前。無他。四十八年七十年。法國革命二次。法人驚魂甫定。動極而思靜也。然自七十九年以後。黨衆分爲兩派。一主激烈。推馬格司爲黨魁。一主乘機。與共和黨聯爲一體。至九百年以後。益復分割井然。然要其指歸。實無二致。卒於九百五年。合而爲一。六年。選舉民會黨。投票額一百二十萬。然法人於集團統治機關。猶未能力據上

游也。嘗有議以公產之法革私產者。投筒決可否。否者五百五票。可者祇五十票。顧民會學家散布要津。大而全國。小而一鎮。咸蒙影響。其改革政府之理想。感人尤易入。而貿易會則提倡最力者也。

意大利之民會黨。與掃蕩政府黨。勢分冰炭。內有鬪牆之爭。外遭政黨之忌。岌岌乎危若累卵。況意國工人。於教育理財行政諸方略。晦盲否塞。重以各省程途之隔絕。受病匪伊朝夕。故當九十二年選舉之期。民黨投票數。祇二萬六千耳。九百年。稍增至十七萬五千紙。議員三十二人。四年投票。雖更增至三十二萬。然議員名額。反減存二十七。

意國民會黨人。不徒以糾衆罷工見長也。公衆協議。莫不優爲。其組織農團也。以散處之農。集至二十萬人。尤爲創見。九百二年。乃有罷農之舉。意國力田者。用是稍紓積困。時則民黨締造方新。國勢又孱弱不支。而黨人乃卓然有所建立。尤足令人神往。

西班牙工黨。疇昔所忻慕執鞭者。今已如退院之僧。政治工業窮蹙殊甚。於是掃蕩政府黨鼓動全境。南部尤甚。此蓋由數百年來之顛連疾苦實構成之也。進觀歐東民法之大勢。鋒鋌四射。致足驚人。卽塞爾維亞與勃爾忌利亞。葛爾小國亦有黨派。隸於萬國聯會。奧國之民會共和黨。尤覺精神團結。氣象發皇。所迫求者。公享選舉權。以發展政治之力也。九百七年。黨人投票數一百零五萬。得議員八十七。而基督教民會黨人。以七十二萬二千之投票數。得議員九十六人。夫以奧國之人種錯處。語言龐雜。而無黨爭鬭訟。起於其中。其組織之緻密。境遇之優宜。從可想見矣。

俄羅斯革命之禍。以八十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皇被弑爲最熾。亞歷山大第三皇卽位。甚至懾於革命之陰謀。匿深宮而不敢出。然能陰行其解散黨人消弭衅端之策。國中稍稱治安。黨人亦倦飛知還。靜待時機之至。然國中工廠林立。勞傭斯衆。罷工挾制。事在意中。九十六年。聖彼得堡之罷市。其發軔也。宗奉馬

格司派之黨人。亦於斯時奮起有爲。九十六年。倫敦開萬國民法議會。俄國民黨。遂亦與於觀光之列。

顧黨人之欲速者。以爲財政之進運。非具神驥出櫪。鷲鷹脫鞵之氣概。恐如河清之難涖矣。斯議一倡。前此漏網竄伏之革黨。趨之若鶩。卽締結民會革命之草章。時則九百一年之冬秒也。俄國黨人。亦分二派。一曰民會共和黨。主靜待財運之轉機。一曰民會革命黨。主厲行鉏擊之辣手。外此復有猶太工黨。亦結密會。猶太人之取憎於俄政府。厥維此故。乃更見忌於俄國工人。則以其省嗇善賈。將不利於俄人也。

俄國無政府黨。至今磨刃礪矛。躍躍欲動。其中最有力者。農團也。溯亞歷山大第二皇之世。革命之燄。由外國傳入。今則根深蒂固。已成俄境土產。是以海陸軍畔亂迭起。縱火行刺。警報時聞。是皆專制政體解紐之朕兆。而原其致此種種之慄悍。民黨蓋其淵藪也。

若夫英國之民法。自鄂溫勢衰。及基督教民黨斂迹之後。幾成絕響。間有一二處服膺師說者。亦復偏重革命。非正宗也。惟六十四年創立萬國聯工會。英工協力贊襄。然過此以往。任會象之淳興。英人又祇作壁上觀。夫以馬格司恩吉爾之久居英土。接其道貌。聞其緒論者。改移氣質。頗有其人。然皆異種人居多。而與英國土著。固未能沆瀣一氣也。

八十三年。英國民法。始若睡獅之初醒。其感力雖由於喬治亨利之遞衍。而動機實由於馬格司之教理。喬治亨利者。慷慨善辨。論說亦飆發電流。軼出民法學範圍之外。然頗足新時人之耳目。聞者多樂附之。英國理財新民一大改革。實以喬爲首功。

八十四年。民會共和黨倡設一會。爲英國民法志紀元。黨員歷揭當世財政之弊竇。馬說於是盛行。其倡導之知名士。爲應德門與麥列司二人。應嘗著英國民法志溯源一書。麥列司則著塵寰樂園一書。流播甚廣。麥更負一代詩豪之

盛名會中特設一報。署名曰公道。至今仍刊行不替。八十五年之末。共和會員各持異議。有鼓吹掃蕩政府者。麥列司與白克斯爲其渠帥。二家各著書。鈎新出奇。別建民會同盟。刊發公益報。然風馳不數年。蹶躓隨之矣。

八十四年。有分途異趨之民黨。儵然自別於紛呶。是卽所謂溫和黨也。黨人率爲英俊卓犖之士。敏練有爲。不屑雌伏。所持宗旨。先治己身。擴其學識。洞明當時財產民俗國政諸要端。而後普傳其民法於全國。所刊雜著論說。或登臺宣講。皆精粹有至理。令人志氣發揚。九十八年。黨員某論工人報酬案一篇。脫稿付印。銷數達十二萬。亦可見其聲價矣。其他如韋伯夫婦新著之貿易會學理小史。工業共和。以及沙烏衛耳師諸人之述作。皆足以激發英人。積至九百八十年。倫敦會員增至二千五百人。各地分會更有五百人。九十三年。有勞傭獨立黨。嶄然特立。蓋民法家之究心政治者也。其大綱與溫

和黨相類。黨員中最負時望者。皆隸名於溫和黨。而其訂交最密者。蓋即貿易會是。

民黨流派之繁別。筆難縷述。要之各派中。俱不乏才智超雋之士。幽居發憤。苦心焦思。以救菑卹患爲己任。故自八十三年民法播行而後。沛然莫禦。其首揭之宗旨。卽欲摧除人羣之利己心也。八十七九兩年。黨人騷動。勢燄張甚。幾有舉國若狂之概。既而流失敗壞。不可收拾。此皆由激烈黨人。徇規錯矩。與夫不諳事理。矯揉造作之徒。尸其咎也。考英國近代之民法。盛行馬格司學說。共和黨持之最力。溫和黨亦有陰謀不軌者。繩以依流平進之旨。適形其鑿柄而已。九十五年。英國總選舉屆期。民黨人投票。數止四萬五千耳。濟濟工徒。猶依附舊時之政黨也。他日者。得人闡發民法之遺蘊。內副人情。外順時局。前途甯有涯涘歟。

九百年。創設勞傭代表委辦。廓新曩時之政體。凡若貿易會勞傭獨立黨民會。

共和黨溫和黨皆屬焉。惟共和黨於年杪引退。同年選舉時。委辦喚立基址。無所表見。至九百六年之總選舉。則氣象一新矣。夫民會勞備自由三黨。既無劃定之界限。則分言各黨之成績。不如綜舉委辦投票之實數。計其數爲三十二萬三千。下議院中占議員三十席。

選舉事竣。改勞備代表之名爲勞備黨。事屬創舉。不立定程。從者約一百萬人。內惟二萬一千爲民會黨。餘皆爲貿易會會員。九百八年。勞備黨附於萬國聯工會。人數逾一百五十萬。此黨之經營。最適合於英國情勢。且旨趣純正。不雜馬格司囂張之舊說。尤足稱焉。顧凡遇大興作大變革。猶不免意氣從事。故於開明之民法。猶未達一間也。

奧國之勞備黨。憑藉既厚。措注盡善。遂於九百四年。得握政權。雖未久。卽已退位。然養翎厲鏑。正其吸收權力之最優處。何則。以靜待動。自爲他黨所輸服也。故越四年而重握政權。

民法之不脛而走。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然其始頗不行於美利堅。溯自十九期中葉以前。美國徧地務農。無甚富亦無甚貧。故黑奴以外無階級。歐洲工人之冒險進取者。罔不垂涎其地。英人尤目爲天府。趨之若流水。然皆立志純潔。制行嚴整。學術湛深之士也。移民既庶。歐洲西北方更有奇材異能。挺生崛起。離宗邦而遠涉重洋者。當是時也。美州民族。號爲世界之文明花。非獨風俗純美已也。地處沃衍。允爲財富充物之隩區。特恐承平日久。民多佚樂。不知憂深慮遠耳。迨至中葉以降。忽有倡工業革命之說者。氣燄萬丈。公司四起。財力之雄厚。竟有凌駕千秋。推倒一世之概。然惟三數富豪。實掌握之。失業委頓之勞。傭與歲時而俱衆。宜民善俗。戛乎難哉。

寢假而執業之衆。曾受教澤之涵濡。爲禍猶不甚烈也。無如近覽民風。歐洲東南方文化較遜之人。徙居美州者。絡繹於道。考其程度。殊遜於美國公民。於是左顧則恃富而欺貧。右顧則患貧而仇富。積嫌成釁。岌岌乎有國境分裂之危。

近如糾衆罷工。結黨械鬪。卽其見端。民法學家喘汗圖救之不遑。欲促而進之。民法。羌無明效。莫可言詮。迨至九百二年。工人大會時。一躍而佔強勢。四年。選舉總統。民法學家之候選者。潭泊士。得四十萬八千票。八年。更得五十萬票。且是年。選任總統。優勝者。實爲工黨。而民政黨與共和黨中。得膺候選之傑士。要皆緣能結工黨歡心之故。是蓋公司之制。雄飛宇內。遂鉤引計學家精切之注意也。邇來。美國工黨之最重民法者。厥維俠義會。執行之條件。要之民法肇端之要義。美國已籠而有之。其登進之階。則勞傭其先導歟。

綜上所述。歐洲各國之仰慕民法者。如衆星之拱北辰。鑿飶文化之人。更皆深受激刺。若民法之銳悍。足以矯財政之偏頗。且剷除現行制度之利器也。故光明磊落之士。秃毫枯墨。瘖口噤音。其結果誠未可知。而爭競之風。有心人不復如昔者之稱賞。可斷言矣。抑今人之所豔羨者。卽此毅然不撓之學理。卓然不敗之法基。而更極精研。幾不留餘蘊。足證人心世道。將舍糟粕而取精華也。或

謂實心提倡此民法者。一國中但有數人。得無過少。然民心之丕變。恆始於一二人。則雖曰舊日理財學說之湮。將基於是。胡不可者。嗚呼。天下之美利。當與天下共之。今乃壅於一隅。所以擾攘無甯日也。

抑民法之薰陶。更可以尋常行政之見實測之。試析別爲四。

一曰。國家之視勞傭也。夫國政之與民法。固薰蕕不同器也。然往者政府之於民事。輒同秦越之視肥瘠。邇來則保衛之責。似覺有不容旁貸者。且往昔貧民。匍匐呼號。莫獲如願。逆料後世工人。非但絕無怨懟。或將淡焉若忘。國家之與人民。其改革也若是。誠史冊中絕大之轉機矣。

二曰。理財學與民法之聯屬也。英國理財學子。受民法之感動。至鉅且深。但新著之理財諸書。罔能引申民法。亦惟其然也。頗不逮前世之風行。所以英國人理財之學。龐雜紛歧。至今尙無槩獲也。返觀德國理財學巨子。多兼抱民法學之根柢。故於評隲勞傭之事。頗中肯綮。若泛論現在之財政。更一依

民法之正軌。此不僅名成身退之古人然也。當代魯靈光。赫然理財學大家。且兼通民法學之顯甫爾。亦嘗謂將來世界。惟純正之民法。實擁最大勢力。蓋痛薄俗之難迴。傷貧民之罹厄。識量高出諸家之上。實得力於民法之學也。

三曰。基督教與民法之關會也。說者謂。民法學理。與基督教相反。是荒誕不經之論也。今世之最鉅且艱者。卽以基督教之道德。調和財政之競爭。蓋競爭之風。與生俱來。有生之後。進而益劇。基督教高語靈德。力挽狂瀾。庸劣之農隸家奴。卒得脫幽獄而覩天日者。皆其柔化之功。永垂天壤也。故善體基督教旨。而熟其史乘者。當奉大義以決排財政之禍水。而深恫夫淪於賤役。艱於生計之苦。爲億兆環而待命之人也。且教會中宏毅之士。疾首於爭存與教旨之不相容。馬立司金斯勒二人。蓋嘗堅持正理。以力破自由競爭之曲說矣。四十八年。先創立基督教民法學派。推廣已有成效。日耳曼天主教

會當賴薩勒在世之日亦已廁身民法之中。六十三年其監督開德培亟贊賴說。且著書譏斥爭競之弊習。俾臚僮無以自立。殖產會於以觀成。六十八年。教中之民會黨更進一境。務求工黨之轉禍爲福。其主要條例。則在工人同蒙法律之保護。如工時如庸率如婦稚作工如衛生律如殖產會捐金如減輕傭稅如均分餘利等事。惠澤覃敷。歡聲雷動。民會共和黨亦不得不俯就範圍。而其氣爲之一挫也。德國改正教派之折而入於民法也。自七十八年始也。牧者德脫著書歷詆財政競爭之謬。目之爲非聖無法。因倡言自由平等兼愛諸要義。爲聖經之所特重。勞傭當通功合體。各享其力作所獲之全福。此書與要求廢止私人財產。刪除傭工弊制。頗相髣髴。其首領爲史多勘。手創中權民會。與基督教工人會。依流平進。措置裕如。然頗不滿於共和黨。遂致橫生阻力。七十八年。政府頒行民會禁律。黨人之勢乃大挫。○英國教會近象。頗受共和黨之感化。而知民法學之當治。銳意以研究之。天主教

巨擘梅甯其尤著也。八十八年。盎格魯人種教會大會時。委辦具報民法推行之成績。極贊黨員務本之宏指。是即富室與勞傭兩黨。言歸於好之基也。其擁護工人之毅力。至九百八年大會而更顯。迴溯二十年前。基督教民會黨成立。入會者皆英國聖公會友。所持宗旨。欲以基督教之精義。妙道。解釋今世民財之危局。循是以往。獲效綦多。其導揚此派。勇於赴功者。監督韋司格也。凡屬同志。無分保守黨與自由黨。民法家與非民法家。皆得入會。四曰。人心隨民法爲變遷也。文人學士。重視勞傭。如報章之月異歲不同。無待飜縷矣。乃組織近世共和政體之億兆工人。其心理之蠲舊圖新。憬然於處境之不良。而求副其出谷遷喬之願者。尤非庸耳俗目。所能預知也。是雖舉踵伊始。猶未能從容中道。然改行之速。擇術之精。要有其不可誣者。故昔年馬格司之事功。要在警覺工人。與之更新。今後之所望者。惟在得命世之英。爲之先導。人心之善變。誠日進無疆哉。

篇十四 民法趨重之勢

凡屬圓顛方趾戴高履厚之人類。其腦識心力。無不結集於民法之一途。然憑虛想像。猶未能實踐康莊也。至若競爭之積習。雖曰屢經擯斥。然餘霞散綺。尙留殘迹於人間。久之理財學理。亦爲識者所譏。然行之於百工。法簡事易。故仍樂此不疲。然則民法之見之事實者。何證乎。應之曰。今苟於實業中求其明效。誠無其例。然曠觀世人大勢之傾向。請摘舉犖犖數大端。以資學者之考鏡。

一曰。國定民法也。國家云者。人民大體之合團也。故與各地方。誼關痛癢。一國之風化。始克蒸蒸日上。且以一國之主體。爲人羣與利除害。誠經傳之所恆見。惟篤實踐履。始於今世見之。以英國論。民間有呼號慘戚之聲。國家則調變而疏通之。務革舊時之秕政。此輓近三十年來創見之新象也。然而位尊勢崇之政治家。猶岸然不樂於心。徒以迫於投票人之請求。不容不勉盡己職耳。局勢之變更。若是英國憲政實權。已舍政黨而移諸共和黨人。九百

八年。政府許行養老之議案。凡年逾七十者。每一星期。給予英金五先令。似此降心相從。不可謂非民法之潛移默化也。○德意志政府之推行民法也。視他國爲尤摯。且普魯士舊律。國家當贍養無力治生之衆。而爲失機廢業者謀生也。八十八年。德政府頒發下議院詔書。其大意云。朕必規正民會共和之過舉。朕必翊助工人。共謀潰癰去毒之方。凡工人之病老殘廢者。毋令失所。雖仁政未易徧及。然實國家莫大之天職也。又云。朕甚願大有造於宗邦。得以永慶昇平。可厚儲振災卹貧之財力。且願盡主權之義務。維持工黨之協團。上下一心。始終罔懈。庶幾羣治大進。沒世不忘。於戲。德國緯地經天之大業。基於此矣。所惜帑藏未充。不能驟副所期。然較諸英國恤貧之律。詳略優絀。不可同日語也。○欲觀共和國家之政治。純以人民爲主體。求諸世界新闢之地。乃有足資表率。如英屬之新西蘭者。新西蘭之立國也。以增進羣福爲要鍵。故鐵路電線德律風之類。大都屬國家之業。凡所以利民也。當

新西蘭銀行瀕於傾覆之時。全地震恐。卒恃國家之力。維持保護。以底於平。旋改爲國家銀行。而財政之波瀾永息矣。憲法以哀多益寡。嘉惠百工爲精意。訟庭以抑強扶弱。永絕工人之爭競爲要端。國內貧民。年踰六十五歲者。給予贍銀。初以每年英金十八鎊爲額。繼增至二十六鎊。每星期勻計十先令。餘如婦人選舉權。階級稅則。壽險衛生之善制。制限財產之法團。莫不次第舉行。力矯積習。夫此良法美意之焜耀一世者。其源泉果安在乎。則亦曰。激盪於農佃勞傭之苦。與民法之風湧潮流耳。且因其播種而穫善果也。愈以知民法有仁民之實用。故雖以新西蘭之戶口寡而民智優。不能引爲各地之常例。然亦足以風勵世人。勉圖鴻業。蘄成美備之共和國家。利行保民之實政也。

二曰。通功營業會也。通功營業會。發起已久。何遲回而不遽進乎。則試觀其締造之時。財力人材。悉取給於貧窘愚陋之工人。辛苦墊隘。其難可想。雖然。

溯自創設至今。垂六十年。樹基未固。而流澤頗長者。良由彼中志士。相與慘澹經營耳。故其履行之民法。固尙限於一隅。然內力潛充。外觀有耀。已爲當世之所豔稱。此無他。以民法實發自民間。故英之通功營業會。乃工人之所結合。純屬共和政體。入會者不問執業。不拘國籍。以選柄公操爲要領。會中幹事。由衆選任。總理擔負公衆之責任。同志投貲營業。按法定之額。每一會不得過英金二百鎊。乃以此殖產。獲效甚大。產品大宗。以國中需用者爲主。九百七年。綜計立案之分會。凡一千五百六十六所。會友二百四十三萬三千人。試追溯其經始之時。蓋在四十四年。釀資僅二十八鎊耳。至是乃增至三十二兆鎊。每年周轉之數。一百五兆鎊。年獲贏利十二兆鎊。英國人口五分之一之需用。皆仰給焉。要其繼長增高。實皆造端於二十八鎊之微。可謂九重之臺。基於寸土。蔽日之蔭。始於一枝。故雖民會之疑問。尙未能渙然盡解。然一切理障。賴以廓清者。不爲寡矣。英國而外。德奧比法。意諸國。通功營

業會俱有進境。至程效端務其大。不在贏利之分。尤足令諸國矜式者。丹麥是已。近日愛爾蘭創集之協會。亦羣推爲世界壯觀。○通工營業會者。工人自治獨立之機關也。擴充勞備之財力。程效不可謂不廣。所美猶有憾者。人多存爲己之心。未能擴然大公。惟望民會愈整。則規制愈詳耳。然惟爲己心之未去。更有不可泯之缺憾。蓋愛護勞備。法猶未備。需用者與製造者主客之形勢。終齟齬不相入也。雖然。彼譏評營業會者。每揚其短而抑其長。又豈可據爲定論哉。○且營業會皎如天日之宗旨。又未嘗無實地之發揮。卽如歐洲西部之激進會。創於七十三年饑饉之秋。織工安胥爾爲會長。人數寥寥無幾。釀資僅得法金八十四法郎。強約合英金三鎊八先令。初爲饅首小商。至於今。業此之巨廠。鱗次櫛比。更設大公司。及棉紗廠於康德城。附設印字館。銷行日報。及七日報。編制壽險及養老法。城中戶口十萬五千人。利賴之者。乃至十萬人。會友均受普通之教育。健全之體養。且復能鼓勵美術。其

造福也宏矣。然撫今追昔。教會政黨地主富商各種人。咸出其狐兔之技。以摧鋤工人爲務。樂其愚而利其災。今則氣局一新。詎不足爲工黨慶。宜乎比法和德諸國之通功營業會。師法不遑也。

三曰。民黨改良會也。營業會之渥受歡迎。自不待論。顧民間希望之奢。非止一端也。近五十年來。工業革命之變。起於民會。謀所以恢張羣理者。更進迭起。雖奏效之遲速各殊。而其所同心恪守者。不外永解束縛。希冀福利。爲彼退此進之規畫。於是工廠約章。貿易會業主團體。股東集合。調和委辦等類。相繼成立。各黨縱多異趣。而銳求更新之祈嚮。罔弗同。矯正財政。競爭之規制。亦罔弗同。要皆以民法爲萬法之歸宗。而以重整民會爲樞紐也。

四曰。工業合會也。理財家最足驚人之事象。託始於工業革命。繼自今。方興未艾者。則由於營業之散商。遭公司之蠶食。小康之家。爲巨富之鯨吞也。循是以往。營業非公司不立。世界需求。非大公司不給。於是馳逐角鬪者。皆龐

然之巨商。而工業發達之原理。即可借鏡於此矣。○此象之發見於英者。方之美國。瞠乎其後。蓋美固天然工業團結之地也。其財力之舒展。由於國政之保護。重以地大物博。取求甚便。人民智識。彬彬可觀。政治民會。文學藝術。奔軼絕塵。一切皆遠駕英國之上。或憂其競爭愈熾。危險愈甚。然各工黨首領。見機甚敏。協商價格庸率。而聯行之制。遂爲北美新飛之鷲鳥。且理財學最近之發明。尤足引他州各國研究之興味。○然而聯行之制。非獨行於美土也。德國則有所謂生財會者。異其名而同其實。亦有高掌遠躡之概。推之英奧等國。莫不有然。誠以理財學之自在推行。匯支流而成大河。於勢爲順也。○上文論公司自然發達之途徑。今請更言其性質。夫公司一共和之小影也。正式之聯合法。總理由股東選舉。視股東之迎距爲去留。凡入股者。不限人格。譬之力役於鐵路公司者。亦得爲鐵路公司之股東。而分享其權利。然見之於事實。則公司每爲鉅富之所專。故總理必屬富家之子。夫富家之

子。非有甚愛於其傭役也。所視眈而欲逐者。祇在股息之豐收。雖然。就公司發達之廣義論。則世界財產之實權。已漸脫私團專制之局。蓋公司中職務繁密。總理不能兼營並驚也。必別設各科。分理庶職。而就局廠分理之任者。非必鉅額之股東也。準是以觀。大公司。翊進民會之力。隱合共和政治。較之小販。細商。便利。不啻倍蓰。且由鉅業而改歸國有。爲道至捷。然則財政學者。卽民法學之草案。待議定而頒行也。至如合夥拆息之法。之甚有裨於民法。更不待言。而美國之主持工業者。仍多創立之老成人。智量才識。超越等倫。力足化荆棘爲坦途。以迓民會一統之權。此又不當以常格論矣。

五曰。勞傭共和也。近世。民生之進境。非出於富家之材力。而出於關係最切之編氓。於何證之。證之於勞傭共和。夫往日之勞傭。蠢然不足齒數。今則學校教育。世界知識。犁然具備。而工廠軍事選舉等新政之劇爭。更足以振刷其精神。使知己力之足用。及其肆應之方法。於是夔屈終伸。出九淵而升九

天儼然爲新世界之要人。顧今猶未能仰首伸眉。脫除傭籍也。異日者共和大成。政治之完備。隨財政之變象而俱呈。變象也者。非小商細業突增勢力之謂也。以後例今。適相反矣。

六曰。解脫爭財之網也。競爭陋習。必不容於將來之民會。蓋至是而可豫決也。夫陋習。一日不去。禍源。一日不絕。甚足以傾覆民會。證諸往史。市場惶恐。物產委棄。民生彫敝。皆競爭實階之厲。百工更搶擾昏墊。貽史家之指摘。恥孰甚焉。英國競爭之風。雖不如他國之甚。而亦羞居牛後。故其逞志於世界商場也。一地不宜。徙而之他。逐利自肥。鮮受其病。雖然。美德等國。工業淳興。英人相顧愕眙。蓋恐今日悖而加諸人者。他日亦悖而施諸己也。嗚呼。開埠通商。與其他行政等耳。挾性法以爲約束之具。安用此陵競爲哉。○卽如美國聯行之制。亦不得謂競爭之無弊。彼主張聯行者。固亦有其聳聽之詞。以爲無理之競爭。有百害而無一利。惟旣成聯行。則物價傭率。悉本公意以

爲裁定。富家之贏利。亦復取不傷廉似也。而不知紕繆實甚。工界魁傑。既編聯行。操縱大權。不啻雄據秦關虎視六國工人。其何以堪之。況一切重要用品。皆爲聯行所龍斷。其權力所及。彌綸於政府及民會之閒。事之危害。有甚於此者乎。要之疇昔不法之競爭。凡廁足於生計一途者。浸成坐困。自編制聯行之法起。富家得利。而羣蒙其害。欲救此弊。厥道何由。既不可襲競爭之舊制。又不可行專利之新律。惟有探原於萬國公法。期成民會統治之權。以保障人羣之自由。則聯行之發達。或亦可以引入勝歟。

七曰。心思之促進也。民法之通塞。以實踐二例之偏全爲斷。曷言乎二例。卽適中之工作時刻。與合宜之資生財力也。工作時刻。以每日八點鐘爲差。近改訂之期。可且暮遇之。然改訂由乎公意。而自然發生。乃爲盡善。若出於強迫。已非上乘。甚至狼奔豕突。行險僥倖。風斯下矣。以言合宜之資生財力。自當依科學之律令爲之。詮解無所用其臆度爲也。淺言之。則衣食居處之外。

空氣換新。休養合度。以及家庭樂事。要皆普通人類之所必需。凡傭工得值。當視其所必需。以道德與科學爲準則。前此競爭日劇。工價因之而不平。紛呶無已。今後頓翻前轍。主禱文日用之糧一語。將爲世界勞傭之錦標。蕊榜焉。夫惟最新理想之結穴。必彙此二例而闡揚之。使脫於競爭之害。而進於道德與科學之範圍。是非期成民會統治權不可。此境而終成也。則役事於政治教育公司商鋪。以及轉移百執事。苟其工作時刻。日不踰八點鐘。而所得工資。足供普通生計所必需。庶幾民法有落成之望矣。今試覆審六十年來之歷史。稍有識者。必共認此二例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勢焉。

以上歷舉今世財政民會之種種新象。試更紬繹其要義。則祈嚮雖別。要不出於二途。一曰國家自治。團通功營業會等。將見統轄財政機關之實行也。一曰由散成羣。財團合而成聯行也。二者皆有斡旋世運之智量。消弭羣禍之偉績。前者爲人生謀樂利。後者劑財力於均平。

嗚呼、聯行之雲蒸霞蔚。誠足資世人以金鑑。由是可知民法者。非託諸冥想。垂諸空文也。亦非偏於革命之侈談也。以近世工業之盛。愈知爲最急最切之事。凡馴良樂業之國人。與鼓吹休明之智士。莫不肩荷重任。相與講求。簡言以明之。云。民法所注重者。本勞傭共和之旨。組織同工合本之政體。以道德爲經。以科學爲緯。特標一幟於今日之實業世界。爲謳歌太平之左券。雖曰時會未逢。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將來不朽之宏功。請自今始矣。

篇十五 民法近狀

日耳曼民會共和黨會議緊要事件。略見上篇。今重釋其宏指。蓋欲合傭工之心力。導之以赴福林。必先舉營業之私產。化爲公產。不求利於一黨。而求利全地毯之人羣也。所訂條件。比奧法等國踵起仿行。凡有勞傭共和之國。其渴望參預政權者。無非欲改正財權耳。卽如萬國新議會之議決案。所持宗旨。亦復略同。夫歐洲之立萬國新議會也。踵萬國聯會而起。自八百八十九年至九百

七年。屢會於名都大埠。當集於比京英京時。尙無紀律。因議整理之策。遂乘九百年巴黎會議之際。要分三端。一曰。制定入會人之資格。凡工人會之宗旨。與民法學大致相同者。均得入會。其相同者何也。如民會懋遷營業之悉以歸公也。萬國工人同心協約也。民會黨躬自檢束。秉公理以柔勝政權也。工團克自振拔。而有憲政之能力也。至掃除政府黨。則不得混迹其間。此立法之精意也。二曰。建設萬國民會事務部。擇地於比國都城。選任總書記一人。各國選派使員二人駐所。總司書記。先期組織萬國議會。臨時布置會務。三曰。各國工人會預期造冊報告。彙交議會。藉知世界民法進運之確耗。

萬國議會。自整理革新以後。至九百七年。會議於德國。規制乃愈詳明。是年與會者八百八十六人。代表二十六國。提議關於民法之各種要件。嗚呼。萬國聯會之振新。由成功而臻美備。自充實而發光輝。何其盛也。且曩時之聯會。譬之國會。但有參謀部。而無軍隊。蓋未能如得道之多助。是以相形見絀也。今則歐

州各大邦皆有綱紀秩然之民黨從之者如歸市矣。比都之事務部第爲各國工人溝合之機關。非有綜制聯會之職權。故雖調和斟酌不無效用。然萬國新會之動機。要當分屬於各國之工人也。

準是而論。萬國新聯會關於馬格司之學理。抑甚微也。夫馬固主張革命而欲利用政權以改良民會者也。新聯會則異是。雖謂之同源異流可也。然而規制精神。後勝於前。抑又馬所早料。溯自八十九年會議。迄今通過之議案。美不勝書。苟取而與各國工黨最著名之新例。彼此參觀。前後互證。則其收攬人心而擁實權也。固宜。凡此皆各國仁人哲士。瀝血忱竭。心力經幾。許討論。歷幾許審度。始共表同意而決定者也。故可懸諸象魏。泐諸金石。而爲實行民法之條文。今摘釋其要端於左。

- 一曰。以變革今世財政爲準的。凡殖產器具。贍養資料。悉隸公權。
- 二曰。締合各國工黨。以敏練之舉動。左右政界。爲達的之階。

三曰。民會重要之職。在振起全體平民智德體三大力。使之鍛鍊整飭。堅毅任重。故必日進工人而訓之。激發其良知。增進其毅力。是爲萬國民法之先務。

四曰。平民求得普通選舉權。及公事裁判權。爲參掌高等政權之基址。亦爲工人研究政法之權輿。

五曰。行政與理財之爭勝。務求純正。各具實力。同時赴功。

六曰。集會自由。以及言論出版自由。不受外人之侵犯。

七曰。訂請各國減少工作時刻。以每日八點鐘爲率。蓋按諸工人之教育、體養、心理、道德、家計、均以每日僅此時刻爲適宜。

八曰。普通工徒。日依定程。此外當變通者。如幼童婦女工作之法。務使長幼各得合度之休養。夜工則宜限制。苦役則當廢革。工廠商店家役農佃。須有精審之檢查。免役勞時刻之過久。

九曰。民黨所最不取者。武備是已。夫兵革之起。由於政防國嫌者。非其常例。而富家之恃強抑弱。實其大原也。故資本競爭。既絕迹於天壤。則戰禍自息。今各國置有常備軍。無非財權之護符。此共和政體之厲禁也。宜以民兵或軍國制度代之。使舉國壯丁。依共和之理。任警衛守禦之責。如瑞典民兵然。故各國民黨。對於海陸軍籌費一案。莫或應者。

十曰。議會代表。大半力詆殖民政策之非。謂其僅謀富家勢力之展拓也。顧爲此言者。未免祇知其弊。不知其利。蓋彼所見者。惟富家利有殖民地。吸收其膏澤以自肥耳。餘非所屑意也。其餘各議員。則討論殖民政策。固曰現行之制。非太平之世所宜有。然亦未嘗不信其有實利存焉。

推究命意。不外化私爲公。合散成羣。其當有之形式。與其辦理之次第。竟付闕如。噫嘻。美大之業。豈真需百年必世。而始奏成功乎。若夫參掌政權之理。則嘗反覆言之。其大要厥有二端。曰。普通選舉制。曰。工人集會權。前者爲政治中民

法發達之要理。後者爲實業。勞備革新之利器。世界民黨鞠躬盡瘁。不惜犧牲。一切者以此日耳曼民會共和黨。嘗膽臥薪。藉罷工以謀抵制者。亦以此泛觀歐洲各國民間之景况。人盡注意於普通選舉制。如萬馬奔赴。雖造父不能施以羈勒。俄國革命黨醜詆共和之義。其尤著者也。以言工人集會權。若英若美。皆勢力沈雄。無可控制。凡此選舉集會二要理。與夫根據於二要理之各種權利。爲萬國民法之主宰。各國政府或有思以警吏武力恫喝之者。其猶持杯水以救一車薪之火也。

雖然。民會共和之前程。渺乎無垠。今所得者。抑甚微不足數。夫一國之大。工人恆居大半。而其於一國司法行政之効力。祇類貧子說金。終非己有。英國自昔迄今。確立貴族政體。而其近狀。則又日趨於實利。乃由實利而入共和。所未達者一間耳。進觀法國政治。則與共和尤切近。德國則一切政權。雖操自德皇。然憲法之頒布。財政案之議決。須由內閣占同意較多之數於下議院。而後德皇

裁定施行。是則德國政體。實一階級政體。而以德皇爲首領。奧俄與德略同。意則漸近於共和。西班牙則茫乎未逮也。

美國更有絕大危機焉。苟不爲未雨之綢繆。潰決之期。近懸眉睫。蓋卽富人政治。涌現浮發於美陸也。夫煤油業之始創。僅五十餘年耳。油王駱奇佛拉廁足其間。自六十五年始耳。乃自駱氏經營以來。龐然成一絕大公司。更播影響於他業。風譎雲詭。受其陶化者。羣起爲各大商業之健將。富源無限。商權無限。猶以爲未足。聯行起而統轄資本。其贏率之增高。直無止境。議院代表。求其庇蔭。財權政權。爲所操縱。吁。是真十九期之巨靈也。善夫。九百八年。芝嘉皋議員駱奇之言曰。近年美國商情。私人財富之雄厚。聯行霸術之橫行。足令全世界震驚變色。且釀成驚怪駭愕。不可思議之結果。不僅動搖美國之民法而已。苟不早爲之圖。則各人之自由。終有如泡如影之一日也。

夫美之始祖。越大洋而西也。翩然脫於君主與貴族之手。而舊時積弊。將蕩滌

無餘矣。豈知挾與俱去者。更有爲己之惡習乎。美國人而亦未能免俗也。則地
毳西半之風雲。騷然者甯有已時。是故工業雄飛於世界。自由盡撤其保障。長
此泯棼。不圖挽球。工業團之暴戾恣睢。視暴君酷吏而更過之。以言物質進步。
誠進步矣。然有不可諱者。演出此空前之慘劇也。於此而言挽救。宜何道之從。
哉。夫人之誠心謀善。當其困則易爲功。今日富人政治。方爲一世之所傾心。其
難於圖功。昭然可睹。聯行誠無形之毒蛇猛獸。哉。其貽害於美國各民會。攫利
無饜。擇肥而噬。猛鷲之情。莫可言喻。世界最烈之惡鬪。今美人悍然當其衝。不
知勢燄愈盛者。境地愈危。曷弗近觀而深省乎。美國國基。既創造於歐州。秀出
之民族。其子孫襲先人之餘烈。當有以自拔於流俗。不肯忘身以殉利。今則有
大謬不然者。逞狂熱以謀封殖。舉其先人潔身自好之美德。放廢以至於盡。由
是詭詐百出。惟利是嗜。財權高張。公道否塞。而美人之自由殆矣。欲明公道。以
抑財權。惟有澄心究察。其病根出以堅忍不拔之手段。爲之痛下鍼砭。而修改。

憲法之條理更適於實用。斯尤要者也。以美國光耀史乘之。二次劇戰一爲宣告獨立。一爲釋放奴隸。皆足見美人性格之高尙。才猷之宏遠。其處事也。恆受之以忍。必見之切。而後行之果。今當其前者更爲鉅艱之任。其亦將出以審慎而表著其品性於天下乎。此固愛慕自由者所同聲欣祝者也。

德國民黨首領藍內德有言。民會共和爲全國人民之公團。離羣索居者。僅存二億人。蓋爲地主富家及貴族教士是也。此說確否。無待深論。然近世文明各國之財權政權。要不出若輩之掌握。果循何術而得此權勢。非今所當論。且卽果窮因。有累牘連篇而不能詳者。故欲論定美孚煤油公司之何以有今日。其智術之淺深若何。權謀之廣狹若何。今亦未暇爲之推闡也。僅據議員駱奇之言。則彼之擅鉅資。營大業者。其得志也。皆操術好僞。而破壞人民公守之法律者也。翻觀駱奇佛拉之爲人。精明果斷。洵爲不世出之奇才。則其操縱一業。而就大功者。不足深怪。駱奇之言。似不可盡信。要之是非曲直。他日自有定評。而

爲英人者。更不能搖脣鼓舌。議論人之短長。何則。美之今日。猶英之昔日。今英人陽爲持重。特其欲壑已盈耳。美則絕塵奔軼。猶恐奢願之不克償也。若夫史冊中之事實。泝流尋源。亦饒有興趣。如羅馬之該撒。英之亨利第八。美之駱奇佛拉。皆事功赫赫。在人耳目間。然吾人所汲汲注意者。不在稱先則古。而在彪炳於今世。具大魄力。布大計畫之一人。也是烏可以忽諸。

今試取獨裁政體。階級政體。富人政體。與夫代表人羣之共和政體。各就其地位。而驗其盛衰消長之故。則世界之日趨共和可知矣。夫工黨歷經坎坷。遲之久。而標奇挺秀。蔚成樑棟之材。前章已屢述之。請更言其犖犖大者。爲工黨優勝之左證。

九百五年。奧都維也納城。忽現一新象。爲曠古所未有者。夫維也納驚人。事變屢形紀載。二次被圍於土人。二次受創於拿破崙。歐洲政治家二次會議其地。劃分歐洲疆土。而四十八年大革命之腥風血雨。亦爲彼所目擊而飫聞者。

然較諸是年之事。大小輕重。不可等量齊觀也。當是時也。工人編成大隊。高揚赤幟。游行通衢。無間男女。俱入隊中。據日報之綜計。凡得三十萬人。而民會黨之宣告。則其數爲二十五萬。當其舉旗競進之時。商鋪閉業。百工停市。然絕不聞擾及閭閻也。亦未嘗有警兵干涉之也。且聲容肅穆。無叫囂跋扈之氣。履聲耳語之外。無所聞也。此種嚴整之風。卽銜枚荷戟之兵隊。亦不過是。故其驚人者。不在人數之衆也。議院諸老。莫不相顧動色。卽彼夙稱頑固者。亦覺新世紀之動機勃發。不可復遏。彼大隊工人之所以結合者。無非要求選舉權耳。政府對此激昂之羣情。不得不隨機將順。因於是日。頒行普通選舉制之憲法。夫以數十萬工人。爲此有條不紊之舉。其効忠於國者。奧人宜深長思矣。且不獨奧人受之。各國與有關繫者。皆當欽佩弗諉也。今也撫卷追思。覺其人治躬之嚴。立法之明。俱有深意存乎其間。與今世密切之要義。裨益孔多也。

更舉他例證之。日耳曼民黨之奮進。迄今垂五十年矣。此五十年中。工人受教

育政治之智識。有非最審美之學科。所能啓淪者。方其廣衆會議之時。友朋私談之頃。莫不縱論學問。透闢不留餘蘊。而罷工暨選舉等事。更視爲熟習之程途。朝廷一舉一動。黨首一言一行。皆隨時默記。資爲論究之材料。蓋共和之動機。非復道聽塗說。隨聲附和之比也。深入心府。淪浹於日常生活之中。卽謂馬賴恩諸儒之學理。播種於前。而收穫於今。無不可也。不然。億兆工人。何以有過人之才識。爲寰宇所驚。且仰哉。且日耳曼而外。他國雖遲速不同。要各有其奮發之精神也。

顧所謂勞傭共和者。匹夫匹婦。莫不受凌虐而罹飢寒。此不徒罷工失業時爲然。平日亦無大異也。懷妊之婦。顧家人子女之失養。則臨蓐而起。操勞如常時。其忍心蔑義也。若是言念及之。能不撫膺蹙額乎。以視兒童。其投身工作場也。欲求得溫飽耳。乃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如彼聲黨藉甚之民。黨首裴耳者。雖才具雕龍。傾倒一世。而少時亦迫於凍餒。求安身餬口而不可得。其他可知矣。且

此耐寒忍飢之羣童。入厥力役。僅八歲。或至六歲。卽負重軛。安怪其體養失度。精力早彫乎。長此不變。父傳之子。子傳之孫。同厄於跼天躋地之中。每下愈况。不至儕人類於獸族不止。然彼握財權及政權者。方且一食萬錢。一擲千金。曾不一念小民之疾苦。甚且耗巨金於戰事。或戰事之預備。天下事之至不平者。孰有過於此者哉。

然而哀。哀無告之民。正不知何時脫此孽海也。試縱步英國城市。中觸目皆可悲之象。法國較英尤惡。而意更過之。夫新意大利之志望。欲以海陸軍力稱雄歐陸地。然按其國情。量其國力。非彼蒼兩金。恐難尅期奏績。乃不可爲而強爲之。不恤殘民以逞。舉而納之於溝壑。民也何辜。遭此酷境。間有罷工暴動者。則警吏徧地。悍卒四布。橫施箠楚。慘投網羅。斯民更不堪命矣。不得已而離鄉背井。遠適歐洲各國者。一歲中二十七萬人。徙居美洲各地者。半載中三十五萬人。或有託名經商而遠游者。然貧不聊生。實其苦衷也。

此不僅限於歐西也。東觀俄羅斯其情勢有更迫者。而工業之革新尤爲掀動全局之介紹。何則。富家依附貴胄。以與代表城鄉工人之革黨相搏擊也。以陳舊之政體與最新之運動比權量力。其結果良難臆斷。要之俄廷苟能永恃其兵力。斯其政體可以延存。然革命潛煽。軍心已搖。優勝誰屬。蓋有未易言者。果如民會革命黨之所願。推翻俄廷。則北陲從此多事。鄰國其將盱食乎。

九百七年有傾動一時之旁觀報。暢論俄國之氣象。爲千萬佃工鬱結之戾氣。誠哉是言。俄國勞傭之倡亂。固不外農人要求土地與自由權。其起也。鷙悍非常。足令肆意民上者。引爲炯戒。其蟄伏於強權之下。沈淪於冤谷之中者。既深且久。一旦掉臂昂首。倡言規復其權利。苟得良法以輔導之。俄國農民固樸愿易與者。顧俄政府不此之務。惟欲脅以威而戕其生。攘其臂而奪之食。彼蚩蚩者。救死乏術。乞訴無門。遂乃捐軀洩忿。流血盈野。雖暫爲俄政府所懾伏。然人心浮動。此日飲恨茹痛。不遽爆裂者。猶築脆弱之隄。以防洪水。其潰決可立而

待也。

夫俄羅斯民黨。豈好爲是鹿鋌而魚爛也哉。惟覺有物焉。橫鯁於胸。不得不爲勞傭。一吐氣耳。故其舉事。沈斷有謀。誠如其宣告之書曰。黨人致命於政府。苟其法不本於人民之公意。則盡力改造。履危蹈險。所不辭也。攫禍召亂。所弗恤也。惟然。故一倡羣和。引領攘臂。以求得一當。此其任俠之行。彊忍之志。百折不回。以與政府爲讎。誠史冊中所罕有也。黨人躬爲大逆。不得志。則受極刑而不悔。此風久播於全國。自城鄉工人。以逮海陸軍士。復由軍伍而蔓延學校。一百三十五兆人民。同受革命之傳染。如焚如沸。正不知伊於胡底。九百六年。俄皇特頒諭旨。凡民間占有恆產者。准就現時若干地畝。永據爲世業。乃此諭甫降。匪特無益於民。且擾攘由是愈甚。蓋豪強得肆其兼并。孱弱益增其怨毒也。嗟。天道好虐。禍更深於水火。風雷民生多艱。患莫大於土崩瓦裂。雖有智者。豈能逆料俄羅斯國基之安危。若何其影響於他國之結果。又將何如乎。

英國培根司斐勳爵某嘗著稗史謂英國近狀實分貧富二國嗚呼何其言之洞中癥結也。卽彼奮起東亞之日本亦有敏活之民黨奔走呼籲力圖公益而震旦工業尤似有花木逢春之象行見其於民會革命記中絕塵而先馳也。夫財權政權操自寥寥數輩而與之相持者則無數之勞傭且智德日進團力日堅明知權利與愉快相因而至奈勞傭迫求而不可得長此阨窮其能忍而與之終古乎攘腕奮鬪之過舉其能倖免乎雖欲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則二十期中最重且要之一疑問闡而明之士君子之責也。

釋此疑障果循何道乎不外運以慧識持以平心不當涉於暴激也蓋無論何國苟其實行普通選舉制則民間種種阻礙無不可迎刃而解故事之至要者莫若謀所以革除專制政體與貴族階級政體而俾行政機關代表全體之公意不務其名務其實視民志之從違而不加強制然後能變革民會財權之近狀有利無害有順無逆凡人民合理之需求無不各如其願雖閒有憾其不便

者而固無傷也。故仁政既行，公道大明，舊有之秕政，不得不讓，共和之動機，而和平變革在其中矣。

獨惜今之民法學家，狃於淺謀，闇於大計，語多矜持，情偏武斷，有心人雖欲有所建白，不啻爲所刼持，莫能自効，抑亦不屑爲其所污，以致仁至義盡之舉，而受夸誕不經之誚，嗚呼！民法進步之大障，豈有他哉！民法學家自爲之也。雖然，燭火之光，究不能蔽日月之明，凡鴻模碩畫，歷久而愈瑩，理固然也。顧仰慕歸附之徒，不免爲降材所限，不能與事機相應，遂至廢於半途，敗於垂成，此今古所同慨者。民法之推行，必待矯激之革黨與頑陋之教徒，化莠爲良，專力肆志於當前之實事實理，以求其當，庶幾進學識於開明，圖羣生之福利，是在當代之仁人哲士矣。

今之民法，猶復拘牽於馬格司之學說，且變本加厲，不恤飲鳩以自禍也。當馬氏學說之初行也，學者略不厝意於治心，而惟注重於宰物，前之號治心派者。

亦舍其舊而新是謀。雖學殖膚淺。不能名家。而羣趨若鶩。革命之狂熱。遂乃深中人心。毒徧閭里。當其時。理財學家之矯矯者。李嘉圖也。李學陋識庸。附會馬說。遂流爲定式之教理。轉爲勞傭之縛軛。夫工人之當去其縛軛。馬氏嘗言之矣。今復加縲紲以繫其手足。是落井下石之類也。以釋人類之豪傑。轉爲人類之蠱賊。斯可怪矣。而人類入其彀中。負重軛而甘之如飴。非所謂大惑不解者耶。何以見之。於馬氏之後學。勇猛突過乎其師見之。

夫馬說之所以不諧於世者。大原有三。對於婚制。倫常之悖論。使怙侈滅義者。援爲口實也。凡所舉動。輒自謂不失倫理之要旨。其誤一。對於現行法主一切破壞也。至破壞後。有建設之能力。歟。建設後。能有實效。歟。則皆疑而未定。其誤二。對於教宗。亦悍然反抗也。其誤三。是皆爲工黨進步之阻障。故財政劇爭之風波。終難和平解決也。夫兼愛相役和平。爲基督教特揭之訓旨。而奉其教者。往往守其程式。遺其精理。甚至有反其道而豁刻橫暴。恣情縱欲者。向使馬黨

專就教會之敗象而糾正之。豈非吾黨之所樂從。今乃不擇良莠而概棄之。醱正之教理。彼曷嘗夢見歟。

古今來文人學士。往往毛羽未豐。卽已一成不變。其弊流於執拗。執拗卽護己。非忠於其職。并有妨於羣治者也。民法之進。不幸亦中此病。號稱達識者。每不能忠於所事。置一己之利害於度外。此可慨也。夫所貴於民法者。爲其能去人類之私利耳。今民法學家不能自忘其身。而習於執拗。奚克有濟。工人之不得釋放。咎有攸歸矣。惟居今日以逆料將來。工人有利用議院之智識。參與政治之權利。爲不易之定例矣。

夫現行民法之所重者。在領有殖產資料耳。夫工作之不能離資料固也。而有尤爲重要者。卽團合之原理是已。故爲工人謀。力足以培成團合。斯爲要著。蓋質言之。民法之進。在乎人耳。今使有人於此。能具合羣之達識。又有高尚之德。淵懿之才。卽稱爲民法學之星宿海焉。可也。

然而全才難得。衡才更自不易。彼民會共和黨。殆猶髫齡之學子耳。七十年始露頭角。其組織團體。備歷艱辛。疊嶂重巒。經行不易。而馬氏嘗萃畢生精力於此一途。雄才偉器。名列前茅。後人繩武之。師法之。亦意中事。然人心既有所偏。重勢必蔑視外黨。此其蔽也。惟其處萬難之境。希非常之功。其志量不可謂非加人一等。彼其草創之始。莫不從艱苦卓絕而來。聚千百輩不學無術猜忌。渙散之工人。使知利害相關。出入相友之要道。已甚難矣。而卒成協力同工之義舉。其熱誠不足多乎。

今者工業萬殊。而其漸趨於大同。則洞若觀火。故如比國丹國之貿易會。及同功會。已與民黨耦。俱無猜。意國勞備。迭出會黨。亦與民法學者。揖讓一堂。推之各國近况。凡有紀律之勞備。要皆爲民法學之羽翼也。

各國民法學家。所未加深察者。卽佃工之利害也。何言之。美州農產繁殖。物價銳減。他國佃工。當立專則爲之保護。卽不能久行。亦當防弊於一時。顧僅有俄

國之革命黨。嘗討論農佃事宜。暨歐州民法最顯之芬蘭。亦嘗慨切論之耳。向之民法學家。驚於虛動。以蔑視政府爲高。今之民法學家。麗於實。則以共產。合工爲務。不可謂非學術之進境也。循是以行。將見人羣各執一解者。見智見仁。各隨分量。無所用其黨同伐異之褊心。彼日耳曼議員。初與民會共和黨不相能。今則相喻相諒。幾幾合同而化矣。各國黨派亦同感於民法之眞際。集思公益。以期大成。豈難致功於異日乎。而吾黨尤注意者。則今日民黨之條例。與議會決議之案。無復與教宗婚制倫理及正當之愛國心相及者。其明認之天職。在於釋放勞傭。而亦含有理財行政之概念。彼出其私智。妄議教宗婚禮等事者。是捨棄應爲之職。而自招咎戾也。且以彼所爲。本不得假託民法之名也。民會革命之大略。具如前述。顧或有懼其變之驟。而憚不敢發者。則奧國勞傭黨閱歷之程途。可覆按也。奧之勞傭。迭操政柄。九百四年至八年。正其得志之時。然內力不充。而必借助於外援。故成功蓋鮮。以是知人生志願。恆囿於習性。

狃於遺俗。不克一展。故吾人所引爲大戒者。蹈常襲故而不知變耳。不變之害更甚於驟變。嗚呼。勞備振新之事業。誠吾人所當虛已體察。悉心輔弼者矣。爲一事而徒恃血氣。不推原於智德。無問其爲革命爲作亂。其究也。菑害並至。雖有善者。末如之何。欲免其害。惟有定識。定力。擇善而從。不激不隨。進於大道耳。吾黨禱祀以求者。二十期大放光明。徧引世界勞備。進於和親康樂安平之途而已。凡留心世道者。於此各抒偉論。有所匡贊。功德甯有量歟。

篇十六 結論

上章論述民會共和黨。欲藉參議政治之權。以遂大志。意法俄等國之民氣。激昂尤甚。民法之行於各國。已爲文明工黨所服膺。如民會黨貿易會等。世界勞備之團體。駸駸乎有衆川歸海之勢。由是可知民法之發展。有博大精深之學理。爲其中堅。今特見其先兆耳。其含蓄而未露者。無有限量。際斯時代。有可乘之勢。卽勃發而不可遏抑。閭閻之蠢動。農民之肇亂。是其例也。他若俄國不遵

法律之勞備。盲從革命。勢尤猖獗。雖有民法學家數輩。力主和平。然迫於境遇。不得不流於矯激。歐州東部尤甚。

嗟夫。四顧蒼茫。風濤日惡。各國有心人。所當惕然於時局之岌岌也。吾人目擊貧富之劇鬪。將袖手作壁上觀乎。抑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甯見政界紛擾爭權。肆毒漠然無所動於中乎。將切望新工業之丕建。得明智忠信之賢者引而置諸蕩平之境乎。

夫所謂平和解決者。英國工人不聞怨毒之聲。其殆庶幾乎然人心難測。未可恃以無恐。亟當體察內情。審度外遇。視需乏而施救濟也。且英工受病至深。一由於富人之壓制。一由於當道之玩忽。二大惡。此起彼應。工人遂迭遭厄運。而膜視工人。勢如秦越。尤爲英國之通病。惟其然也。故至七十年而國家尙無普及教育之制。及觀蘇革蘭行政理財。皆較英倫爲遲。而教育之制。完備獨早。比長絜短。英國之弊。從可知矣。

十九期中。英人之役於工廠者。得價較優。然國家之於佃工。絕不眷念及之也。夫農業爲一國生產之大宗。農佃之責任又最重。而乃取償獨少。施報失均。士夫且以下交農民爲恥。似此棄本逐末。輕薄傲慢。雖欲爲時雍之於變。厥道無由。革命之機。安可倖免乎。

時事固非。轉圜有望。勞傭之請求。無復見拒矣。爲民上者。亦知工人之需。願甚殷。不得不割棄一分之權利。故當九百八年。盎格魯人大會時。輿情踴躍。提論必本於正理。忌之者。雖欲誣以革黨。而不能盛會告竣。聲譽彌重。行見執政諸公。降心折節。其成效爲何如乎。

夷考美國近史。民政中人。尤多爲民宣力之忠讜。九百八年前。總統羅斯福。在議會宣言曰。注重民法。舍各大公司治權一統之外。更提出監督工業合團之財政。重稅承嗣之巨產。貧民負擔之宜減。輕兒童雇役之須禁。止婦女工作時刻之應縮。短普通工人之每日八時工作。類皆至理名言。至若總理之任責之。

政府。業主。義務。宜。早。日。裁。決。尤。屬。別。開。生。面。蓋。羅。總。統。以。高。尚。之。人。格。倡。純。正。之。法。理。植。基。已。美。明。效。可。期。美。人。苟。遵。其。方。略。急。起。直。追。行。見。疑。障。盡。釋。而。美。滿。之。前。程。肇。於。是。矣。

國。力。者。改。良。民。俗。之。一。助。也。然。成。績。在。公。團。而。不。在。國。家。良。以。國。權。之。爲。物。祇。宜。民。善。俗。之。一。支。體。耳。古。今。史。冊。所。書。更。多。缺。憾。胡。足。獨。當。一。面。哉。至。如。英。之。民。會。特。重。國。家。之。形。式。以。爲。事。權。專。屬。則。推。行。盡。利。然。國。家。之。主。動。君。威。也。其。代。表。則。吏。權。也。於。自。由。乎。何。有。於。工。業。之。繁。難。曲。折。更。屬。不。能。兼。顧。況。君。威。吏。權。流。弊。滋。多。如。英。國。溫。和。黨。之。所。主。張。者。久。招。人。齒。冷。矣。夫。民。法。大。昌。之。日。卽。自。由。誕。世。之。日。更。何。用。是。專。斷。之。權。力。爲。內。之。理。想。外。之。實。行。無。論。理。財。行。政。道。德。倫。理。皆。屬。民。法。之。所。包。羅。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狹。隘。之。政。策。更。安。從。而。施。之。哉。

是。故。民。非。國。也。而。實。包。含。國。家。之。至。理。以。全。國。之。民。力。革。故。鼎。新。國。家。亦。與。之。

同化故民法之原理超乎國家之上而使政府官吏隨潮流而俱進不能矯同立異於其間也若夫國家之變革則非本論所及茲不贅

民法之真際可覘諸今世民俗之遞進十一篇中已論之矣夫處紛爭濁亂之世而民法皎然瑩澈純以刪繁就簡之法團爲其中樞蓋惟資本產業權統於一無間主傭戮力赴功小民乃有來蘇之望小之不受競爭專利之禍大之能造子孫黎民之福顧團合之理要不限於百工之一途推之政治之組織亦必萃羣智羣力補苴張皇以進於至善之域故欲改鑄國家蒸進羣治振新實業皆以研究民法爲無上上乘舍此他求庸有當乎

民法之界域至廣容受古來強種大族之遺德舉所謂自由公道兼愛事人者合而有之且兼希伯來人之信義基督教之博愛希臘人之善俗羅馬國之法意鎔鑄於一爐惟其衆美畢具故不當以一偏之見擬之例如人類之釋放自由非數十百人之所能爲力也以數十百人爲之仍專制而非共和也別黑白

而定一尊。則民法尙矣。其指高。其意遠。雖竭學者之心力。猶難得豁然開朗之一境。况九萬里之圓。與甚廣。豈能不崇朝而徧及。要惟有銖積寸累之功。庶幾慰造極登峯之願。吾人盍共勉之。

抑民法之發明。所以策怠者而使之進也。彼憚於致力者。亦以爲高遠難幾耳。豈知植根之地。固甚切近。約言之。一有智識之自愛而已。且以民法之先導。使人人知所以自愛而已。常人不能察。以爲民法與爲己之公例相反。謬矣。人生而有。大欲。因所利而利之。仁莫大焉。若夫克治己私。以身殉道。則惟天縱之聖賢能之。此外。林林而總總者。舍養欲給求之外。無他望也。此其爲道易明。民法之足重。蓋亦有功於此焉耳。

若夫爭利之途。至今而極。極則必衰。勢固然也。國家乘此而行仁民之政。收草偃風行之效。又至易也。曷觀城鎮鄉之團體乎。爲地方整理百務。與國家同時進行。他如通功營業會也。貿易會也。裁判機關也。種種新制。皆足爲工業合併

之導線。卽公司聯行之日。新不已。亦爲民會統治。工業之先河。將來集衆善而爲一大成。競爭之風絕。美備之法行。登三成五之休風。將且暮遇之矣。

民法之學。既非國家握最高之權。然則與國家有何關係哉。無亦裁戰國家之威力。以調和民志。擴張民權。自由結集。無稍隔闕焉耳。是故民法之關鍵。莫如增人自治之力。而負人羣之責任也。大道之行。非自上而下。亦非自下而上。惟上下相感。融洽無間。各民會合爲一體。無遠近。無內外。溥博周徧。無稍等差。譬諸一身。之有百體。一木之有千枝。猶未足明其關係之切也。有之。其惟井田之制乎。人各自治其田。而彼此仍同其利害。有相助無相軋也。又如英之政體。於自由團合之理。亦不相背。其內閣之召集。不擇何黨。不拘何律。而爲一國中志同道合之賢者。挾忠信以相結納。斯亦民會自由之真理也已。

一會之成。必有其基。一人一家是已。此一人一家之能自治與否。卽全會治亂所由繫也。自治云者。復古而已。古者有家族村落之制。此家族村落者。各以其

人分治。其地之廣狹。視丁口多寡。爲準。足養生也。亦有租稅。取於民者。還爲民用。謀公益也。夫劃區分治。古有其名。今務其實矣。

然國家固有應盡之職。內則確立政府。外則使集合成國之人民。皆得獨立自治。此其事非異人任也。夫人民於國政民生之智識。國家能牖啓之。種族疆土之積嫌。國家能消融之。如英之於印度。埃及美之於古巴。斐律濱。皆其例也。且美人急公好義。安知他日者。不予墨西哥附近蕃殖之黑人。解其羈軛。而消除種界之嫌乎。凡此皆須爲民上者。善體民心。而民之生計。及其自治精神。同時進於完美。始足語之。今也民智甫開。有日進無疆之勢。得仁人之提攜獎勵。爲道至順也。善夫。英前相沙士勃雷之言曰。福之及人。無獨有偶。施者受者。交受其益。苟反乎斯道。如曩日不恤民依之政府。則直可轉一解曰。害之及人。亦無間。彼此受者。固損。施者亦未爲得也。而民之所以成此並利之偉舉者。端在聯絡全國。中自由各團。使之親睦若一家而已。

他如恃財重利之衰替。非無因也。觀於傭率之改訂。而知富人有所不安矣。然謂民法與財政。同其意趣。則又不然。蓋財政學之所要。在於研究爭競之原因。而條舉其例案。民法則專明爭競之結果。而考其由盛至衰。自有入無之迹象。二者之優劣。無論科學家言。道德家言。其必以民法爲不祧也。審矣。且民法進行之鵠。惟在破除理財學之所謂定例也。者。理財學家以一人爲己之心理。爲治學之基址。民法學則直斥之爲腐儒之見。謂其瞽於人性之本善。與民俗演進之公例也。兩家之異同得失。明者當自辨之。

至於生齒一端。固有迫於生存競爭之故。遂有議及限制孳生者。吾儕亦不能有異議也。按生物學家言。一國一族最不幸之事。惟人類之自殺耳。此風於古爲甚。凡限制人口之國。必萎弱衰退。不足與他國競。且人之生也。至廢棄一身。一家之道德心。而一瞑弗顧。其能長保其國與族之光榮者。蓋亦僅矣。雖然。欲弭生存競爭之惡習。固民法學家之所有事。故於現行之限制孳生法。亦視爲

當務之急也。

馬格司學派所預言者。富家由盛而之衰。必將敗於工業世界也。然覘之美德。近世聯行制度之發達。乃有大不然者。素封之子。才雄力厚。非弱不任事者。比是故聯行巨子。理財財產。定傭率。制物價。廣業場。不獨運籌一國。兼能操縱全地。其淳興也。亦何足怪。又如羅馬喀類基委尼斯貴族爲政。亦著能名。雖其職權。終見削奪。然別有原因。非其智之不逮也。誠如馬格司之言。富人貴族。其勢自衰。則亦安用是民法爲者。惟不得不用也。故順前局而整飭之。使羣庶皆振刷精神。以謀功利。而避毒害。斯爲民法學者之專責。噫嘻。文明工團之擴張。自由爭競之絕迹。當世攬權者之與民法。乃有一絕大之轉捩。請拭目以觀其後。馬氏又有誤解者。則注重破滅。而忽視積累也。故其立言也。以爲資本之勢。日長炎炎。則爲暴日益甚。工人之積困。愈無可以解免。抑知不然。勞傭共和。爲民會進化之祖。勞傭之智識道德。與世運同時並進。誠無愧爲新民之導師。萬國

大同之前驅。苟不爾者。甯有沐浴太平之一日哉。嗚呼。民法至終之歸宿。乃在羣德是誠。相需甚殷者也。橫極太空。縱極永劫。惟道德足以宰天下。民法之重要。惟在發展財政之真自由。其成之也。以性理與道德爲基。是故學分體用。德判公私。相劑相成。羣福乃備。世未有離心離德而克成事者也。

且夫立政行法。或行於全國。或行於一隅。皆屬機軸而已。其推行之善否。全恃乎運用機軸者之心理。假令一國中鐵路之權。盡歸國領。苟無惠民之實心。以濟之。不移時而怨讟繁興矣。蓋任何良法。不將之以仁民之心。徒虛名耳。抑恃此心而不運之。以實力推之於實政。則又煦子之仁義。不如其已也。嗟乎。吾人不欲實造乎財政之共和。則亦已耳。如曰欲之。其亦自造適宜之資格。以應合之哉。自由之資格。純高貴。凡嗜利營私。依人自大之心理。決不可以僞爲任一國也。其士民夸誕而徇利。其婦人炫飾以爭榮。則自由終無望也。自由最莊嚴不驕。入狗苟蠅營之黨。自由最神聖。不產於闌葺荏苒之鄉。而謂可以剽

竊其名乎。昔者英儒密耳敦嘗謂北美立國始祖求得之自由。乃從勤勉中得來。若輩伏處於英國司多亞朝暴君之下。含奇冤。伸苦志。衝鋒犯難。百折不撓。所以爲自由爭者。勇莫勇於此矣。吾人誠有志學古人乎。則彼富人政體者。夫何難投檄討之。談笑麾之乎。

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文明各國力圖改革之心理。不期而盡同。美國尤諸國之望也。世之盛也。朝市無黷貨之風。草野成大同之治。無一人不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而工人之由愚而智。由困而亨。則尤以通功營業會爲轉機之信而有徵者也。其勢力則推暨彌廣。蒸蒸日上。蒸蒸焉發酵而無垠。曩者富役貧。強凌弱。種種留污。不難掃除而廓清之矣。噫嘻。偉人之筆舌。潛發有功。志士之胸襟。包涵至廣。一萌之茁。露新機焉。一髮之動。繫全身焉。比利時國康德城之織工會。豈不足爲世界所矜式乎。景運方新。卜之今日。而吾人所馨香祝之者。則通功營業之制。實行於農田。舉數千年豪族專權之習。始於阿泐瀨底漸及泥羅兩河之沿。

而阻全地。毬文明之進化者。鋤而去之。絕遺種焉。詎不快歟。

學子至今稱道弗衰者。拿破崙之倡霸於法。戰伐紛紜。雖小必詳也。然明者視之。不值一哂。蓋彼以至不仁逞暴一時。而不知至仁之始足以定天下也。仁之見端。莫通功營業會。若吾欲詠歌之。吾更膜拜之。

雖然。咸韶之奏。不成於一音。文繡之華。不彰於一色。通功營業會。洵美矣。而無如常人怠忽。因循。望樂郊而裹足也。是當變之以漸。不求功於旦暮。斯羣情樂附之矣。且自來民法學家。每不能驟行其志。必待人羣之智識日高。德性已純。紀綱確立。三者完而后。所志償。蓋人羣之生理。必適於內外諸境。始能有順。無逆。生理愈高。則與爲相副之諸境。亦愈精。噫。工人囿於卑劣。亦欲求得此高且精者乎。民法之所以訓練之者。始以猛厲。繼以勤敏。終於嚴肅。夫而後當大任。而無難矣。抑今所渴望於工人者。循德力智識以擴充團合之量。豈惟吾黨之私願。率天下之人咸利賴之也。

世果臻大同之盛軌乎。人知有生之足樂。卽知有職之當守。盡職之外。餘力屬諸己也。而繕性修學之事。緣之以起。其或愚不識學。惰不任事者。民法將有以輔導而策勵之。更有病羸者。則鳩貲扶養。而體格健全。膂力未衰者。固無一人不爲公衆服役。卽無一人非有功於民會。以是言爭競。其異於今之所謂爭競者遠矣。且人皆直諒忠信。詐僞無所施。強力無所用。其制勝爭競者。亦與今日所恃者絕異。然此猶消滅之徵驗也。至於積累之事功。則發達最高之人格。是凡天然稟賦之有利於羣者。必求其暢遂。非特遂一人之志。并直爲民衆之大福。以故人人得盡其長。凡於靈德物理文藝美術有所發明者。就其益羣之淺深。民法學家一一予以相當之酬報。且彼盡職之餘。繕性修學。各從所好。至是而自由二字。乃見其真相。吾瞑目而想像之。躍然如將遇之已。

證諸往史。民生進化。不一其術。而綰工業之權。以福斯民。則異趨同揆也。且人民自由集團。自由營業。與倫理政治理財之進境。相劑而不相妨。卽按諸物質

學藝術之競進。亦交相爲用。故集團營業。無往而不宜者也。況風行已久。歷著成效。雖規制之大小疏密。隨習俗風土而萬有不同。然循名以核實。人盡得展其才力。心思不失。己不侵人。羣道於是立。且人之中有奇才異能出焉。更得用才之地。爲斯民興美利。卽觀於今日之共和市府。其效大可觀矣。是故純粹之民法。其進境也無窮。循序上達。持以恆心。舉所謂膠持欲速積憤傷心。一切諸弊。掃蕩無餘。至是而貧富貴賤。渾於無形。盜竊亂賊。不作於世。合民衆之力。直達最高之希望。政體則經權互用。遵王道之蕩平。民生則教養兼隆。躋斯世於仁壽。於戲。何其盛也。丁納遜嘗謂人生福利。不惟其獨。惟其羣。相役相愛。而福備矣。抑又聞之沈西門曰。黃金世界。非過去而未來也。諒哉言乎。

泰西民法志下卷終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公法新編

第一卷爲公法綱領第二卷爲平時公例第三卷爲戰時公例第四卷爲局外公例體例完備外交家祕寶刊印二冊價洋五角

美國治法要略

蓋美國者合各邦而成全國始於家終於國而大都權輿於學論治家起治國止計二十章一冊價洋三角

華英讞案定章考

中西互控之案近來日益繁多是書一一詳明一冊價洋五分

英國憲政輯要

天下立憲之國未有超越於英國之上者凡在軍民皆宜考究一冊價洋二角

印度刑律

英主所任人員均應遵守定法凡一切刑律共錄二十章印度與華例之異同又一冊共三本價洋七角五分

11468

一册

321.8

廿

M4
D956.03

1



3 0790 4880 1

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

翻印
必究

上海廣學會藏版

泰西民法志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58

44174